呂著

中國通史

下冊

中國通史

下冊

呂思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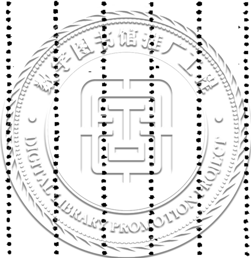
開明書店



于康嘉置於民卅六、四、十五、
滬上旅次



下冊目錄



第十九章　中國民族的由來

在上册中，我曾按文化的項目，把歷代文化的變遷，敍述了一個大略，現在卻要依據時代，略敍我們這一個民族國家幾千年來盛衰的大略了。　社會是整個的，作起文化史來，分門別類，不過是我們分從各方面觀察，講到最後的目的，原是要集合各方面，以說明一個社會的盛衰，卽其循著曲綫進化的狀況的。但是這件事很不容易。史事亡失的多了，我們現在，對於各方面所知道的多很模糊，因而貿貿然據不完不備的材料，來說明一時代的盛衰，往往易流於武斷。而且從中學到大學，永遠是以時爲經，以事爲緯的，將各時代的事情，複述一徧，雖然詳略不同，而看法失之單純，亦難於引起興趣。所以我這部書，變換一個方法，上册先依文化的項目，把歷代的情形，加以敍述，然後這一册依據時代，略述歷代的盛衰。讀者在讀這一册時，對於歷代的社會狀況，先已略有所知，則涉及時措辭可以從略，不至有頭緒紛繁之苦；而於歷代盛衰的原因，亦更易於明瞭了。

敍述歷代的盛衰，此卽向來所謂政治史。中國從前的歷史，所以被人譏誚爲帝王的家譜，爲相斫書，都由其偏重這一方面之故。然而矯枉過正，以爲這一方面，可以視爲無足重輕，也是不對的。　現在的人民，正和生物在進化的中途需要外骨保護一樣。　這話怎樣說呢？　世界尚未臻於大同之境，人類的利害，不能免於彼此對立，就不免

要靠著武力或者別種力量互相剝削，在一個團體之內，雖然有更高的權力以平判其是非曲直，而制止其不正當的競爭，在各個團體之間，卻至今還沒有，到被外力侵犯之時，卽不得不以強力自衛，此團體卽所謂國家。一個國家之中，總包含著許多目的簡單，有意用人力組成的團體，如實業團體，文化團體等都是。此等團體，和別一個國家內性質相同的團體，是用不著分界限的，能合作固好，能合幷更好。無如世界上現在還有用強力壓迫人家，掠奪人家的事情，我們沒有組織，就要受到人家的壓迫掠奪，而浸至無以自存了。這是現今時代國家的所以重要。世界上的人多著呢？爲什麼有些人能合組一個國家，有些人卻要分做兩國呢？這個原因，最重要的，就是民族的異同，而民族的根柢，則爲文化。世界文化的發達，其無形的目的，總是向著大同之路走的，但非一蹴可幾。未能至於大同之時，則文化相同的人民可以結爲一體，通力合作，以共禦外侮；文化不相同的則不能然，此卽民族國家形成的原理。在現今世界上，非民族的國家固多，然總不甚穩固。其內部能平和相處，強大民族承認弱小民族自決權利的還好，其不然的，往往演成極激烈的爭鬥；而一民族強被分割的，亦必出死力以求其合；這是世界史上數見不鮮的事。所以民族國家，在現今，實在是一個最重要的組織，若干人民，其文化能互相融和而成爲一個民族，一個民族而能建立一個強固的國家，都是很不容易的事。苟其能之，則這一個國家就是這一個民族在今日世界上所以自衞而對世界的進化盡更大的責任的良好工具了。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民族國家，這是無待於言的。一個大民族，固然總是融合許多小民族而成，然其中

亦必有一主體。爲中國民族的主體的，無疑的是漢族了。漢族的由來，在從前是很少有人提及的。這是因爲從前人地理知識的淺薄，不知道中國以外還有許多地方之故。至於紀載：邃古的時代，自然是沒有的。後來雖然有了，然距邃古的時代業已很遠；又爲神話的外衣所蒙蔽。一個民族不能自知其最古的歷史，正和一個人不能自知其極小時候的情形一樣。如其開化較晚，而其鄰近有先進的民族，這一個民族的古史，原可藉那一個民族而流傳；中國卻又無有。那麼，中國民族最古的情形，自然無從知道了。直至最近，中國民族的由來，才有人加以考究，而其初還是西人，到後來，中國人才漸加注意。從前最占勢力的是「西來說，」即說中國民族，自西方高地而來。其中尤被人相信的，爲中國民族來自黃河上源崑崙山之說。此所謂黃河上源，乃指今新疆省的于闐河；所謂崑崙山，即指于闐河上源之山。這是因爲：(一)中國的開化，起於黃河流域。(二)漢武帝時，漢使窮河源，說河源出於于闐。史記大宛列傳說：天子案古圖書，河源出於崑崙。後人因漢代去古未遠，相信武帝所案，必非無據之故。其實黃河上源，明明不出于闐，若說于闐河伏流地下，南出而爲黃河上源，則爲地勢所不容，明明是個曲說。而崑崙的地名，在古書裏也是很神祕的，並不能實指其處，這只要看楚辭的招魂，淮南子的地形訓和山海經便知。所以以漢族開化起於黃河流域，而疑其來自黃河上源，因此而信今新疆西南部的山爲漢族發祥之地，根據實在很薄弱。這一說，在舊時諸說中，是最有故書雅記做根據的，而猶如此，其他更不必論了。

茫昧的古史，雖然可以追溯至數千年以上，然較諸民族的緣起，則是遠後的。所以追求民族的起原，實當求之

於考古學，而不當求之於歷史。考古學在中國，是到最近才略見曙光的。其所發見的人類，最古的是一九〇三年河北房山縣周口店所發見的北京人。㊁據考古學家的研究，其時約距今四十萬年。其和中國人有無關係，殊不可知，不過因此而知東方亦是很古的人類起原之地罷了。其和歷史時代可以連接的，則為民國十年遼寧錦西沙鍋屯，河南澠池仰韶村，及十二三年甘肅臨夏，寧定，民勤，青海貴德及青海沿岸所發見的采色陶器，和俄屬土耳其斯單所發見的酷相似。考古家安特生，㊂因謂中國民族，實自中亞經新疆，甘肅而來。但采陶起自巴比侖，事在西元前三千五百年，傳至小亞細亞，約在西元前二千五百年至二千年，傳至希臘，則在二千年至一千年，俄屬土耳其斯單早有銅器，河南，甘肅，青海之初期則無之，其時必在西元二千五百年之前，何以傳播能如是之速？製銅之術，又何以不與製陶並傳？斯坦因㊃在新疆考古，所得漢，唐遺物極多，而先秦之物，則絕無所得，可見中國文化在先秦世實尚未行於西北，安特生之說，似不足信了。㊄民國十九年以後，山東歷城的城子崖，滕縣的安上村，都發見黑色陶器。江蘇武進的奄城，金山的戚家墩，吳縣的磨盤山，黃壁山，浙江杭縣的古蕩，良渚，吳興的錢山漾，嘉興的雙棲，平湖的乍浦，海鹽的澉浦，亦得有新石器時代的石器，陶器，其中杭縣的黑陶，頗與山東相類。又河域所得陶器，皆為條文及席文，南京，江，浙和山東鄒縣，福建武平，遼寧金縣，貔子窩及香港的陶器，則其文理為幾何形。又山東，遼寧有有孔石斧，朝鮮，日本有有孔石廚刀，福建廈門，武平有有溝石錛，南洋羣島有有溝石斧，大洋洲木器所刻動物形，有的和中國銅器相像，北美阿拉斯加的土器，也有和中國相像的。然則中國沿海一帶，實自有其文化。據民國十七年以後中

央研究院在河南所發掘安陽的侯家莊，濬縣的大賚店，兼有采色黑色兩種陶器，而安陽縣北的小屯村，即一八九八，九九年發見甲骨文字之處世人稱爲殷墟的，亦有幾何文的陶器。又江、浙石器中，有戈矛及鉞，河域惟殷墟有之。鬲爲中國所獨有，爲鼎之前身，遼東最多，仰韶亦有之，甘肅，青海，則至後期才有。然則中國文化，在有史以前，似分東西兩系。東系以黑陶爲代表，西系以采陶爲代表，而河南爲其交會之地。采陶爲西方文化東漸的，代表中國固有的文化的，實爲黑陶。 試以古代文化現象證之：（一）「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而魚鼈則爲常食。（二）衣服材料，以麻絲爲主，裁製極其寬博。（三）古代的人民，是巢居或湖居的。（四）其貨幣多用貝。（五）在宗教上又頗敬畏龍蛇。皆足證其文化起於東南沿海之處。采陶文化之爲外鑠，似無疑義了。 在古代，亞洲東方的民族，似可分爲三派，而其處置頭髮的方法，恰可爲其代表，這是一件極有趣味的事。即北族辮髮，南族斷髮，中原冠帶。 爾雅釋言說：「齊，中也。」釋地說：「自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同，東至日所出爲大平，西至日所入爲大蒙。」齊即今之臍字，本有中央之義。古代的民族，總是以自己所居之地爲中心的，齊州爲漢族發祥之地，可無疑義了。然則齊州究在何處呢？我們固不敢斷言其即後來的齊國，然亦必與之相近。又爾雅釋地說：「中有岱嶽，」而泰山爲古代祭天之處，亦必和我民族起原之地有關。文化的發展，總是起於大河下流的，埃及和小亞細亞即其明證。與其說中國文化起於黃河上流，不如說其起於黃河下流的切於事情了。 近來有些人，竊見此中消息，卻又不知中國和南族之別，甚有以爲中國人即是南族的，這個也不對。南族的特徵是斷髮文身，斷髮

即我國古代的髡刑，文身則是古代的黥刑，以南族的裝飾為刑，可見其曾與南族相爭鬥，而以其俘虜為奴隸。近代的考古學，證明長城以北的古物，可分為三派：（一）打製石器，其遺跡西起新疆，東至東三省，而限於西遼河，松花江以北，環繞著沙漠。（二）細石器，限於興安嶺以西。與之相伴的遺物，有類似北歐及西伯利亞的，亦有類似中歐及西南亞的，二者均係狩獵或畜牧民族所為。（三）磨製石器，北至黑龍江昂昂溪，東至朝鮮北境，則係黃河流域的農耕民族所為，其遺物多與有孔石斧及類鬲的土器並存，與山東龍口所得的土器極相似。可見我國民族，自古即介居南北兩民族之間，而為東方文化的主幹了。㈥

㈠ 不但古代史籍缺乏之時，即至後世，史籍號稱完備，然我們所要知道的事，仍很缺乏而多錯誤。把現代新史學的眼光看起來，現在人類對於過去的知識，實在是很貧乏的。

㈡ Peking man。案此名為安特生所命，協和醫學院解剖學教授步達生(DavidsonBlack)名之為 Sinanthropus Pekinensis，葉為耽名之曰震旦人，見所著震旦人與周口店文化，商務印書館本。

㈢ J. G. Andersson。

㈣ Sir Aurel Stein。

㈤ 此說略據金兆梓中國人種及文化由來，見東方雜誌第二十六卷第二期。

㈥ 步達生言仰韶村沙鍋屯的遺骸，與今華北人同，日本清野謙次亦謂貔子窩遺骸，與仰韶村遺骸極相似。

第二十章　中國史的年代

講歷史要知道年代，正和講地理要知道經緯綫一般，有了經緯綫，才知道某一地方在地球面上的某一點，和其餘的地方距離如何？關係如何？有了年代，才知道某一件事發生在悠遠年代中的某一時，當時各方面的情形如何？和其前後諸事件的關係如何？不然，就毫無意義了。

正確的年代，原於（一）正確（二）不斷的記載，中國正確不斷的記載，起於什麼時候呢？那就是周朝厲宣二王間的共和元年。下距民國紀元二千七百五十二年，西曆紀元八百四十一年，在世界各國中，要算是很早的了。但是比之於人類的歷史，還如小巫之見大巫。世界之有人類，其正確的年代雖不可知，總得在四五十萬年左右。歷史確實的紀年，只有二千餘年，正像人活了一百歲，只記得一年不到的事情，要做正確的年譜，就很難了。雖然歷史無完整的記載，歷史學家仍有推求之法。那便是據斷片的記載，涉及天地現象的，用曆法推算。中國用這方法的也很多。其中較為通行的，一為漢書律曆志所載劉歆之所推算，一為宋朝邵雍之所推算。劉歆所推算：周朝八百六十七年，殷朝六百二十九年，夏朝四百三十二年，虞舜在位五十年，唐堯在位七十年。周朝的滅亡，在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六十七年，西曆紀元前二百五十六年，則唐堯的元年，在民國紀元前四千二百十五年，西曆紀元前二千

三百零五年。據邵雍所推算，則唐堯元年，在民國紀元前四千二百六十八年，西曆紀元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據曆法推算本是極可信據的，但前人的記載，未必盡確，後人的推算也不能無誤，所以也不可盡信。不過這所謂不可信，僅係不密合，論其大概，還是不誤的。孟子公孫丑下篇說：「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盡心下篇說：「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樂毅報燕惠王書，稱頌昭王破齊之功，說他「收八百歲之蓄積。」韓非子顯學篇說：「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㊀都和劉歆，邵雍所推算，相去不遠。古人大略的記憶，十口相傳，是不會大錯的。然則我國歷史上可知而不甚確實的年代，大約在四千年以上了。

自此以上，連斷片的記錄，也都沒有，則只能據發掘所得，推測其大略，是為先史時期。人類學家把人類所用的工具，分別他進化的階段，最早的為舊石器時期，次之為新石器時期，都在有史以前，更次之為青銅器時期，更次之為鐵器時期，就在有史以後了。我國近代發掘所得，據考古學家的推測：周口店的遺迹，約在舊石器前期之末，距今二萬五千年至七萬年。甘肅，河南遺迹，早的在新石器時期，在西曆紀元前二千六百至三千五百年之間；晚的在青銅器時期，在西曆紀元前一千七百至二千六百年之間。案古代南方銅器的發明，似較北方為早，則實際上，我國開化的年代，或許還在此以前。

中國古書上，有的把古史的年代，說得極遠而且極確實的，雖然不足為憑，然因其由來甚遠，亦不可不一發其覆。案續漢書律曆志載蔡邕議曆法的話，說元命苞，乾鑿度，都以為自開闢至獲麟，㊀二百七十六萬歲。司馬貞補三

皇本紀，則說春秋緯稱自開闢至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據漢書律曆志，劉歆的三統曆法，以十九年爲一章，四章爲一蔀，二十蔀爲一紀，三紀爲一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年，乃是六百十三元之數。漢書王莽傳說莽下三萬六千歲曆，三萬六千被乘於九十一，就是三百二十七萬六千年了。這都是鄉壁虛造之談，可謂毫無歷史上的根據。

㊀ 此七百餘歲但指周言。

㊀ 獲麟是春秋的末一年，在西元前四八一年。

第二十一章　古代的開化

中國俗說，最早的帝王是盤古氏。古書有的說他和天地開闢並生，有的說他死後身體變化而成日月，山河，草木等，㈠這自然是附會之辭，不足爲據。後漢書南蠻傳說：漢時長沙，武陵蠻㈡的祖宗，喚做盤瓠，乃是帝嚳高辛氏的畜狗。當時有個犬戎國，爲中國之患。高辛氏乃下令，說有能得犬戎吳將軍的頭的，賞他黃金萬鎰，還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令下之後，盤瓠銜了吳將軍的頭來。遂背了高辛氏的公主，走入南山，生了五男五女，自相夫妻，成爲長沙，武陵蠻的祖宗。現在廣西一帶，還有祭祀盤古的。閩浙的畲民，則奉盤瓠爲始祖，其畫像仍作狗形。有人說：盤古就是盤瓠，這話似乎很確。但是後漢書所記，只是長沙，武陵一支，而據古書所載，則盤古傳說，分布之地極廣，而且絕無爲帝嚳畜狗之說，㈢則盤古，盤瓠，究竟是一是二，還是一個疑問。如其是一，則盤古本非中國民族的始祖；如其是二，除荒渺的傳說外，亦無事迹可考；只好置諸不論不議之列了。

在盤古之後，而習慣上認爲很早的帝王的，就是三皇，五帝。三皇，五帝之名，見於周官外史氏，並沒說他是誰。後來異說甚多，㈣其較古的，還是風俗通引含文嘉，以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史記五帝本紀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之說。燧人，伏羲，神農，不是「身相接」的，五帝則有世系可考。㈤案五帝之說，原於五德終始，五德終始之說，創

自鄒衍，鄒衍是齊人，周官所述的制度，多和管子相合，疑亦是齊學。古代本沒有一個天子世代相承；即一國的世系，較爲連貫的，亦必自夏以後。夏，殷兩代，後世的史家，都認爲當時的共主，亦是陷於時代錯誤的。據史記夏，殷本紀所載，明明還是盛則諸侯來朝，衰則諸侯不至，何況唐，虞以上？所以三皇，五帝，只是後人造成的一個古史系統，實際上怕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但自夏以後，一國的世系，既略有可考；而自黃帝以後，諸帝王之間，亦略有不很正確的世系；總可藉以推測古史的大略了。

古代帝王的稱號，有所謂德號及地號，㊅ 德號是以其所做的事業爲根據的，地號則以其所居之地爲根據。案古代國名，地名，往往和部族之名相混，還可以隨著部族而遷移，所以雖有地號，其部族究在何處，仍難斷言。至於德號，更不過代表社會開化的某階段；或者某一個部族，特長於某種事業；并其所在之地而不可知，其可考見的眞相，就更少了。然既有這些傳說，究可略據之以爲推測之資。傳說中的帝王，較早而可考見社會進化的迹象的，是有巢氏和燧人氏。有巢氏教民構木爲巢，燧人氏教民鑽木取火，見於韓非子的五蠹篇。稍後則爲伏羲，神農。伏羲氏始畫八卦，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神農氏斵木爲耜，揉木爲耒；日中爲市；見於易經的繫辭傳。有巢，燧人，神農，都是德號，顯而易見。伏羲氏，易傳作包犧氏，包伏一聲之轉。據風俗通引含文嘉，是「下伏而化之」之意，義化亦是一聲。他是始畫八卦的，大約在宗教上很有權威，其爲德號，亦無疑義。這些都不過代表社會進化的一個階段，究有其人與否，殊不可知。但各部族的進化，不會同時，某一個部族，對於某一種文化，特別進步得早，是可以有的。如此，我們雖不

能說在古代確有發明巢居，取火，佃漁，耕稼的帝王，卻不能否認對於這些事業有一個先進的部族。既然有這部族，其時地就該設法推考了。伏羲古稱為大昊氏，風姓，據左氏僖公二十一年所載，任，宿，須句，顓臾四國，是其後裔。任在今山東的濟寧縣，宿和須句，都在東平縣，顓臾在費縣。神農，禮記月令疏引春秋說，稱為大庭氏。左氏昭公十八年，魯有大庭氏之庫，魯國的都城，即今山東曲阜縣。㊆然則伏羲，神農，都在今山東東南部，和第十九章所推測的漢族古代的根據地，是頗為相合的了。

神農亦稱炎帝，炎帝之後為黃帝，炎黃之際，是有一次戰事可以考見的，古史的情形，就更較明白了。史記五帝本紀說：「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弗能征，而蚩尤氏最為暴，」「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又說：「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㊇軒轅「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其說有些矛盾。史記的五帝本紀，和大戴禮記的五帝德，是大同小異的，大戴禮記此處，卻只有和炎帝戰於阪泉，而並沒有和蚩尤戰於涿鹿之事。神農，蚩尤，都是姜姓。周書史記篇說：「阪泉氏徙居獨鹿，」獨鹿之即涿鹿，亦顯而易見。然則蚩尤，炎帝，即是一人，涿鹿，阪泉，亦係一地。太平御覽州郡部引帝王世紀轉引世本，說涿鹿在彭城南，彭城是今江蘇的銅山縣，㊈世本是古書，是較可信據的，然則漢族是時的發展，仍和魯東南不遠了。黃帝之後是顓頊，顓頊之後是帝嚳，這是五帝說的舊次序。後人於其間增一少昊，這是要改五德終始之說相勝的次序為相生，又要顧全漢朝是火德而云然，無足深論。㊉但是有傳於後，而被後人認為共主的部族，在古代總是較強大的，其事迹仍舊值得考據，

則無疑義。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說：炎帝，黃帝，少昊，都是都於曲阜的，而黃帝自窮桑登帝位，少昊氏邑於窮桑，顓頊則始都窮桑，後徙帝丘。他說「窮桑在魯北，或云窮桑卽曲阜也。」帝王世紀向來認爲不足信之書，但只是病其牽合附會，其中的材料還是出於古書的，只要不輕信其結論，其材料仍可采用。左氏定公四年說：伯禽封於少昊之墟，昭公二十年說「少昊氏有四叔，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則窮桑近魯，少昊氏都於魯之說，都非無據。帝丘地在今河北濮陽縣，爲後來衛國的都城。顓頊徙帝丘之說，乃因左氏昭公十七年「衛顓頊之虛」而附會，然左氏此說，與「陳大昊之墟，」「宋大辰之虛，」「鄭祝融之虛」並舉大辰，無論如何，不能說爲人名或國名⊕⊖ 則大昊，祝融，顓頊，亦係天神，顓頊徙都帝丘之說，根本不足信了。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正妃嫘祖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此卽後人指爲少昊的。「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生高陽，」高陽卽帝顓頊。後人以今之金沙江釋此文的江水，鴉龍江釋此文的若水，此乃大誤。古代南方之水皆稱江。史記殷本紀引湯誥說「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既修，萬民乃有居，」其所說的江，卽明明不是長江。⊕⊜ 呂覽古樂篇說：「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可見若水實與空桑相近。山海經海內經說：「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木焉，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說文桑字作𣎵，若水之若，實當作叒，仍係桑字，特加口以象根形，後人認爲若字實誤。楚辭的若木，亦當作桑木，卽神話中的扶桑，在日出之地。⊕⊜ 然則顓頊，帝嚳，蹤跡仍在東方了。

繼顓頊之後的是堯，繼堯之後的是舜，繼舜之後的是禹。堯，舜，禹的相繼，據儒家的傳說，是純出於公心的，卽所

謂「禪讓，」亦謂之「官天下。」但莊子盜跖篇有堯殺長子之說，呂覽去私，求人兩篇，都說堯有十子，而孟子萬章上篇和淮南子泰族訓，都說堯只有九子，很像堯的大子是被殺的。(一四) 後來竹書紀年又有舜囚堯，並偃塞丹朱，使不與堯相見之說。劉知幾因之作疑古篇，把堯，舜，禹的相繼，看作和後世的篡奪一樣。其實都不是真相。古代君位與王位不同，在第三章中，業經說過。堯，舜，禹的相繼，乃王位而非君位，這正和蒙古自成吉思以後的汗位一樣。成吉思以後的大汗，也還是出於公舉的。(一五) 前一個王老了，要指定一人替代，正可見得此時各部族之間，已有較密切的關係，所以共主之位，不容空闕。自夏以後，變為父子相傳，古人謂之「家天下，」又可見得被舉為王的一個部族，漸次強盛，可以久居王位了。

堯，舜，禹之間，似乎還有一件大事，那便是漢族的開始西遷。古書中屢次說顓頊，帝嚳，堯，舜，禹和共工，三苗的爭鬥，(一六) 共工，三苗，都是姜姓之國，似乎姬，姜之爭，歷世不絕，而結果是姬姓勝利的。我的看法，卻不是如此。國語周語說：「共工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卑，鯀稱遂共工之過，禹乃高高下下，疏川導滯，」似乎共工和鯀，治水都是失敗的，至禹乃一變其法。然禮記祭法篇說：「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則共工氏治水之功，實與禹不相上下。後人說禹治水的功績，和唐，虞，夏間的疆域，大抵根據書經中的禹貢，其實此篇所載，必非禹時實事。書經的皋陶謨載禹自述治水之功道：「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九川特極言其多。四海的海字，乃晦暗之義。古代交通不便，又各部族之間，多互相敵視，本部族以外的情形，就茫昧不明，所以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一七) 州，洲本係一字，

亦卽今之島字，說已見第十四章。說文川部：「州，水中可居者。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此係唐虞夏間九州的眞相，決非如禹貢所述，跨今黃河長江兩流域。同一時代的人，知識大抵相類，禹的治水，能否一變共工及鯀之法，實在是一個疑問。堙塞和疏導之法，在一個小區域之內，大約共工，鯀，禹，都不免要並用的。但區域旣小，無論堙塞，卽疏導，亦決不能挽回水災的大勢，所以我疑心共工，鯀，禹，雖然相繼施功，實未能把水患解決，到禹的時代，漢族的一支，便開始西遷了。堯的都城，漢書地理志說在晉陽，卽今山西的太原縣。鄭玄詩譜說他後遷平陽，在今山西的臨汾縣。帝王世紀說舜都蒲阪，在今山西的永濟縣。又說禹都平陽，或於安邑，或於晉陽，安邑是今山西的夏縣。這都是因後來的都邑而附會。太平御覽州郡部引世本說：堯之都後遷涿鹿；孟子離婁下篇說：「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這都是較古之說。涿鹿在彭城說已見前。諸馮，負夏，鳴條，皆難確考。然鳴條爲後來湯放桀之處，桀當時是自西向東走的，則鳴條亦必在東方。而周書度邑解說：「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這雖不就是禹的都城，然自禹的兒子啓以後，就不聞有和共工，三苗爭鬥之事，則夏朝自禹以後，逐漸西遷，似無可疑。然則自黃帝至禹，對姜姓部族爭鬥的勝利，怕也只是姬姓部族自己誇張之辭，不過只有姬姓部族的傳說，留遺下來，後人就認爲事實罷了。爲什麼只有姬姓部族的傳說留遺於後呢？其中仍有個關鍵。大約當時東方的水患，是很烈的，而水利亦頗饒。因其水利頗饒，所以成爲漢族發祥之地。因其水患很烈，所以共工，鯀，禹，相繼施功而無可如何。禹的西遷，大約是爲避水患的。當時西邊的地方，必較東邊爲瘠，所以非到水久治無功時，不肯遷徙。然旣遷徙之後，因地

瘠不能不多用人力，文明程度轉因此進步，而留居故土的部族，轉落其後了。這就是自夏以後，西方的歷史傳者較詳，而東方較爲茫昧之故。然則夏代的西遷，確是古史上的一個轉捩，而夏朝亦確是古史上的一個界畫了。

㈠ 徐整三五曆記說：「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淸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五運歷年記說：「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五體爲四極，五嶽，血液爲江河，筋脈爲地里，肌肉爲田土，髮髭爲星辰，皮毛爲草木，齒骨爲金石，精髓爲珠玉，汗流爲雨，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爲黎甿。」

㈡ 長沙，武陵，皆後漢郡名。長沙，治今湖南長沙縣，武陵，治今湖南常德縣。

㈢ 據路史：會昌有盤古山，湘鄉有盤古堡，雩都有盤古祠，成都，淮安，京兆，亦皆有盤古廟。會昌，今江西會昌縣，湘鄉，今湖南湘鄉縣。雩都，今江西雩都縣。成都，今四川成都縣。淮安，今江蘇淮安縣。京兆，今西京。

㈣ 三皇異說：白虎通或說，無遂人而有祝融。禮記曲禮正義說：鄭玄注中候勑省圖引運斗樞，無遂人而有女媧，案淮南子天文訓覽冥訓，論衡談天，順鼓兩篇，都說共工氏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缺，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而司馬貞補三皇本紀說係共工氏與祝融戰，則女媧，祝融一人。祝融爲火神，燧人是發明鑽木取火的，可見其仍係一個部族。五帝異說：則漢代的古學家，於黃帝，顓頊之間，增加了一個少昊，於是五帝變成六人。鄭玄注中候勑省圖，乃謂德合五帝坐星，即可稱帝。故「實六人而爲五」，然總未免牽强。東晉晚出的僞古文尚書的僞孔安國傳序，乃將三皇中的燧人除去，而將黃帝上升爲三皇，於是六人爲五的不通，給他彌縫過去了。僞古文尚書今已判明其爲僞，人皆不之信，東漢古學家之說，則尚未顯被推翻。但古學家此說，不過欲改五德終始說之相勝爲相生，而又顧全漢朝之爲火德，其作僞實無以異，而手段且更拙。案五德終始之說，創自鄒衍，本依五行相勝的次序。依他的說法，是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所以秦始皇自以爲水德，而漢初自以爲土德。到劉向父子出，改五德的次序爲五行相生，又以漢爲堯後。而黃帝的稱號爲黃，黃爲土色，其爲土德，無可移易。如此，依五帝的舊次，顓頊金德，帝嚳水德，堯是木德，與漢不同德了。於其間增一少昊爲金德，則顓頊水德，帝嚳木德，堯爲火德，與漢相同；堯以後則虞土，夏金，殷水，周木，而漢以火德承之，秦人則被視爲閏位，不算入五德相承

次序。這是從前漢末年發生，至後漢而完成的一套五德終始的新說，其說明見於後漢書賈逵傳，其不能據以言古代帝王的統系，是毫無疑義的了。

(五) 據史記五帝本紀及大戴禮記帝繫篇其統系如左：

黃帝—玄囂—蟜極—帝嚳—堯

黃帝—昌意—帝顓頊—窮蟬—敬康—句望—蟜牛—瞽叟—舜

帝顓頊—鯀—禹

(六) 服虔說，見禮記月令疏。

(七) 帝王世紀說伏羲都陳，乃因左氏有「陳大昊之墟」之語而附會，不足信，見下。又說神農氏都陳徙魯，則因其承伏羲之後而附會的。

(八) 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名軒轅，他書亦有稱爲軒轅氏的，案古書所謂名，兼包一切稱謂，不限於名字之名。

(九) 服虔謂涿鹿爲漢之涿郡，即今河北涿縣。皇甫謐，張晏謂在上谷，則因漢上谷郡有涿鹿縣而云然，皆據後世地名附會，不足信。漢涿鹿縣，即今察哈爾涿鹿縣。

(十) 說見注四。

(十一) 近人或謂即後漢書朝鮮半島的辰國，證據未免太乏。

(十二) 淮，泗，汝皆不入江，而孟子滕文公上篇說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亦由於此。

(十三) 此據王筠說，見說文釋例。

(十四) 俞正燮即因此疑之，見所著癸巳類稿眾證。

(十五) 詳見第四十五章。

(十六) 淮南子天文訓，兵略訓，都說共工與顓頊爭，原道訓說共工與帝嚳爭。周書史記篇說：共工亡於唐氏。書經堯典說舜流共工於幽州。荀子

議兵篇說：禹伐共工。書經堯典又說：舜遷三苗於三危。甫刑說：「皇帝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疏引鄭注以爲顓頊，與國語楚語相合。而戰國魏策，墨子兼愛，非攻，韓非子五蠹篇，亦均載禹征三苗之事。

㊉㊀　見爾雅釋地，中國西北兩面並無海，而古稱四海者以此。

第二十二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夏代事迹，有傳於後的，莫如大康失國少康中興一事。這件事，據左氏，周書，墨子，楚辭所載，㊀ 大略是如此的。禹的兒子啓，荒於音樂和飲食。死後，他的兒子大康兄弟五人，起而作亂，是為五觀。大康因此失國，人民和政權，都入於有窮后羿之手。大康傳弟仲康，仲康傳子相。㊀ 羿因荒於遊畋，又為其臣寒浞所殺。寒浞占據了羿的妻妾，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喚做澆，一個喚做豷。夏朝這時候，依靠他同姓之國斟灌和斟尋。寒浞使澆把他們都滅掉，又滅掉夏后相。使澆住在喚做過，豷住在喚做戈的地方。夏后相的皇后，是仍國的女兒，相被滅時，正有身孕，逃歸母家，生了一個兒子，是為少康。做了仍國的牧正。寒浞聽得他有才幹，使澆去尋找他。少康逃到虞國。虞國的國君，把兩個女兒嫁給他，又把喚做綸的地方封他。有一個喚做靡的，當羿死時，逃到有鬲氏，就從有鬲氏收合斟灌，斟尋的餘衆，把寒浞滅掉。少康滅掉了澆，少康的兒子杼又滅掉了豷。窮國就此滅亡。這件事，雖然帶些神話和傳說的性質，然其匡廓尚算明白，頗可據以推求夏代的情形。舊說的釋地，是全不足據的。左氏說：「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又說：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窮石即非夏朝的都城，亦必和夏朝的都城相近。路史說：安豐有窮谷，窮水，就是窮國所在，其地在今安徽霍邱縣。漢書地理志注引應劭說：有窮是偃姓之國，臯陶之後。據史記五帝本紀，臯陶之後，都是封在安徽六安一帶

的。過不可考。戈，據左氏，地在宋，鄭之間。㊂春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穀梁作任，地在今山東的濟寧縣。虞國當係虞舜之後，舊說在今河南的虞城縣。周書稱大康兄弟五人爲「般之五子。」又說：「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般似即後來的亳殷，在今河南的偃師縣。㊃彭壽該是立國於彭城的。案世本說禹都陽城，地在今河南的登封縣，西遷未必能如此之速。綜觀自大康至少康之事，似乎夏朝的根據地，本在安徽西部，而逐漸遷徙到河南去，入於上章所引周書所說的「自洛汭延於伊汭」這一個區域的。都陽城該是夏朝後代的事，而不是禹時的事。從六安到霍邱，地勢比較高一些，從蘇北魯南避水患而遷於此，又因戰爭的激盪而西北走向河南，似乎於情事還合。

但在這時候，東方的勢力，亦還不弱，所以後來夏朝卒亡於商。商朝的始祖名契，封於商。鄭玄說地在大華之陽，即今陝西的商縣，未免太遠。史記殷本紀說：「自契至於成湯八遷。」世本說契居蕃，契的兒子昭明居砥石，昭明的兒子相土居商丘，揚雄兗州牧箴說「成湯五徙，卒歸於亳」合之恰得八數。蕃當即漢朝的蕃縣，爲今山東的滕縣。商丘，當即後來宋國的都城，爲今河南的商邱縣。五遷地難悉考。據呂覽愼大，具備兩篇，則湯嘗居郼，郼即韋，爲今河南的滑縣。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說：「湯受命而王，作宮邑於下洛之陽，」此當即亳殷之地。詩商頌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顧在今山東的范縣。昆吾，據左氏昭公十二年傳楚靈王說：「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該在今河南的許昌縣，而哀公十七年，又說衞國有昆吾之觀，衞國這時候，在今河北的濮陽縣，則昆吾似自河北遷

於河南。史記殷本紀說：「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桀敗於有娀之虛，桀奔於鳴條。」左氏昭公四年，「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韓非子十過篇亦有這話，仍作娀，則有娀卽有仍。鳴條爲舜卒處，已見上章。合觀諸說，商朝似乎興於今魯豫之間，湯先平定了河南的北境，然後向南攻桀。桀敗後是反向東南逃走的。觀桀之不向西走而向東逃，可見此時伊洛以西之地，還未開闢。

據史記夏殷本紀，夏朝傳國共十七代，商朝則三十代。商朝的世數所以多於夏，大約是因其兼行兄終弟及之制而然。後來的魯國，自莊公以前，都是一生一及，吳國亦有兄終弟及之法，已見第二章，這亦足以證明商朝的起於東方。 商朝的事迹，較夏朝傳者略多。據史記：成湯以後，第四代大甲，第九代大戊，第十三代祖乙，第十九代盤庚，第二十二代武丁，都是賢君，而武丁之時，尤其強盛。 商朝的都城，是屢次遷徙的。第十代仲丁遷於隞，地在今河南滎澤縣。㊄第十二代河亶甲居相，在今河南內黃縣。第十三代祖乙遷於邢，在今河北邢臺縣。到盤庚才遷回成湯的舊居亳殷。第二十七代武乙，復去亳居河北。今河南安陽縣北的小屯村，卽發見龜甲獸骨之處，據史學家所考證，其地卽史記項羽本紀所謂殷墟，不知是否武乙時所都。至其第三十代卽最後一個君主紂，則居於朝歌，在今河南淇縣。綜觀商朝歷代的都邑，都在今河南省裏的黃河兩岸，還是湯居亳，營下洛之陽的舊觀。周朝的勢力，卻更深入西北部了。

周朝的始祖名棄，是舜之時居稷官的，封於邰。歷若干代，至不窋，失官，奔於戎狄之間。再傳至公劉，居邠，仍從事

於農業。又十傳至古公亶父，復爲狄所逼，徙岐山下。郃，舊說是今陝西的武功縣。邠是今陝西的邠縣，岐是今陝西的岐山縣。近人錢穆說：左氏昭公元年說：金天氏之裔子臺駘封於汾川，周書度邑篇說：武王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汾即邠，郃則因臺駘之封而得名，都在今山西境內。亶父踰梁山而至岐，梁山在今陝西韓城縣，岐山亦當距梁山不遠。㊅據他這說法，則後來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在今陝西鄠縣界內的，不是東下，乃是西上了。河，汾下流和渭水流域，地味最爲肥沃，周朝是農業部族，自此向西拓展，和事勢是很合的。

古公亶父亦稱大王，周至其時始強盛。傳幼子季歷以及文王，論語說他「三分天下有其二」㊆文王之子武王，遂滅紂。文王時曾打破耆國，而殷人振恐，武王則渡孟津而與紂戰，耆國，在今山西的黎城縣，自此向朝歌，乃今出天井關南下的隘道，孟津在今河南孟縣南，武王大約是出今潼關到此的，這又可以看出周初自西向東發展的方向。

然武王雖勝紂，並未能把商朝滅掉，仍以紂地封其子武庚，而使其弟管叔，蔡叔監之。武王崩，子成王幼，武王弟周公攝政，管，蔡和武庚都叛。據周書作雒解，是時叛者，又有徐，奄及熊，盈。徐即後來的徐國，地在泗水流域，奄即後來的魯國，熊爲楚國的氏族，盈即嬴，乃秦國的姓。可見東方諸侯，此時皆服商而不服周。然周朝此時，頗有新興之氣。周公自己東征，平定了武庚和管叔，蔡叔，滅掉奄國。又使其子伯禽平定了淮夷，徐戎。於是封周公於魯，使伯禽就國，又封大公望於齊，又經營今洛陽之地爲東都，東方的舊勢力，就給西方的新勢力壓服了。

周公平定東方之後，據說就制禮作樂，攝政共七年，而歸政於成王。周公死後，據說又有所謂「雷風之變」這件事情，見於書經的金縢篇。據舊說：武王病時，周公曾請以身代，把祝策藏在金縢之匱

中。周公死，成王葬以人臣之禮。天大雷雨，又刮起大風，田禾都倒了，大木也拔了出來。成王大懼，開金縢之匱，才知道周公請代武王之事，乃改用王禮葬周公，這一場災異，才告平息。據鄭玄的說法，則武王死後三年，成王服滿了，才稱自己年紀小，求周公攝政。攝政之後，管叔，蔡叔散布謠言，說周公要不利於成王，周公乃避居東都，成王盡執周公的屬黨。遇見了雷風之變，才把周公請回來。周公乃重行攝政。此說頗不合情理，然亦不會全屬子虛。左氏昭公七年，昭公要到楚國去，夢見襄公和他送行。子服惠伯說：「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據此，周公曾到過楚國，而史記蒙恬列傳，亦有周公奔楚之說，我頗疑心周公奔楚及其屬黨被執，乃是歸政後之事。後來不知如何，又回到周朝。周公是否是善終，亦頗有可疑，殺害了一個人，因迷信的關係，又去求媚於他，這是野蠻時代常有的事，不足爲怪。如此，則兩說可通爲一。楚國封於丹陽，其地實在丹淅二水的會口，⑧ 正當自武關東南出之路，據周公奔楚一事，我們又可見得周初發展的一條路綫了。

成王和他的兒子康王之時，稱爲西周的盛世。康王的兒子昭王，「南巡守不返，卒於江上，」⑨ 這一個江字，也是南方之水的通稱。其實昭王是伐楚而敗，淹死在漢水裏的，所以後來齊桓公伐楚，還把這件事情去詰問楚國。⑩ 周朝對外的威力，開始受挫了。昭王子穆王，西征犬戎。其時徐偃王強，後漢書東夷傳謂其「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後書此語，未知何據。⑪ 禮記檀弓下篇載徐國容居的話，說「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駒王疑即偃王，則後書之說，亦非全屬子虛，被壓服的東方，又想恢復其舊勢了。然穆王使楚伐徐，偃王走死，則仍爲西方所壓服。

穆王是周朝的雄主，在位頗久，當其時，周朝的聲勢，是頗振起的，穆王死後，就無此盛況了。穆王五傳至厲王，因暴虐，爲國人所逐，居外十四年。周朝的卿士周公，召公當國行政，謂之共和。厲王死於外，才立其子宣王。宣王號稱中興，然其在位之三十九年，與姜氏之戎戰於千畝，爲其所敗。千畝在今山西的介休縣，則周朝對於隔河的地方，業經控制不住，西方戎狄的勢力，也漸次擡頭了。至子幽王，遂爲犬戎和南陽地方的申國所滅。幽王滅亡的事情，史記所載的，恢詭有類平話，決不是眞相。左氏昭公二十六年，載周朝的王子朝告諸侯的話，說這時候「攜王干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十一) 則幽王死後，西畿之地，還有一個攜王。周朝當時，似乎是有內憂兼有外患的。攜王爲諸侯所廢，周朝對於西畿之地，就不能控制了。而且介休敗了。出武關向丹，淅的路，又已不通，只有對於東畿，還保存著相當的勢力。平王於是遷居洛陽，號稱東周，其事在西元前七七〇年。

㈠ 左氏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周書嘗麥解，墨子非樂，楚辭離騷。

㈡ 夏朝此時，失掉的是王位，並非君位，所以仍舊相傳。

㈢ 見左氏哀公十二年。

㈣ 即下文引春秋繁露說湯作官邑於下洛之陽的。官宮二字古通用，作官邑就是造房屋和城郭。商朝的都城所在，都稱爲亳，此地大約本名殷，商朝因此所以又稱殷朝。

㈤ 隞，書序作囂，書序不一定可信，所以今從史記。隞的所在，亦有異說。但古書皆東周至漢的人所述，尤其大多數是漢朝人寫下來的，所用的大抵多是當時的地名，所以古書的釋地，和東周，秦，漢時地名相近的，必較可信。如隞即敖，今之滎澤縣，爲秦，漢間敖倉所在，以此釋仲丁所遷之隞，確

實性就較大些。這是治古史的通例，不能一一具說，特於此發其凡。

(六) 見所著周初地理考。

(七) 泰伯下篇。

(八) 宋翔鳳說，見過庭錄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考。

(九) 史記周本紀文。

(十) 見左氏僖公四年。

(十一) 博物志亦載徐偃王之事，但後漢書所據，並不就是博物志，該是同據某一種古說的。

(十二) 即東都之地，見左氏宣公三年。

第二十三章　春秋戰國的競爭和秦國的統一

文化是從一個中心點，逐漸向各方面發展的。西周以前所傳的，只有後世認爲共主之國一個國家的歷史，其餘各方面的情形，都很茫昧。固然，書闕有間，不能因我們之無所見而斷言其無有，然果有文化十分發達的地方，其事實也決不會全然失傳的，於此，就可見得當時的文明，還是限於一個小區域之內了。東周以後則不然，斯時所傳者，以各強國和文化較發達的地方的事迹爲多，所謂天子之國，轉若在無足重輕之列。原來古代所謂中原之地，不過自泰岱以西，華嶽以東，大行以南，淮、漢以北，爲今河南、山東的大部分，河北、山西的小部分。渭水流域的開發，怕還是西周興起以來數百年間之事。到春秋時代，情形就大不然了。當時號稱大國的，有晉、楚、齊、秦，其興起較晚的，則有吳、越，乃在今山西的西南境，山東的東北境，陝西的中部，甘肅的東部，及江蘇、浙江、安徽之境。在向來所稱爲中原之地的魯、衞、宋、鄭、陳、蔡、曹、許等，反夷爲二三等國了。這實在是一個驚人的文化擴張。其原因何在呢？居於邊地之國，因爲和異族接近，以競爭磨礪而強，而其疆域亦易於拓展，該是其中最主要的。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㊀即此便可見得當時王室的衰弱。古代大國的疆域，大約方百里，至春秋時則夷爲三等國，其次等國大約方五百里，一等國則必方千里以上，已見第三章。當西周之世，合東西兩畿之地，優足當春秋

時的一個大國而有餘，東遷以後，西畿既不能恢復，東畿地方又頗受列國的剝削，周朝自然要夷於魯，衛了。古語說：「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這只是當時的一個希望。事實上，所謂王者，亦不過限於一區域之內，並不是普天之下，都服從他的。當春秋時，大約吳，楚等國稱雄的區域原不在周朝所管轄的範圍內，所以各自稱王。周天子所管轄的區域，因強國不止一個，沒有一國能盡數懾服各國，所以不敢稱王，只得以諸侯之長，即所謂霸主自居，這話在第三章中，亦已說過。所以春秋時代，大局的變遷，繫於幾個霸國手裏。

春秋之世，首起而稱霸的是齊桓公。當時異民族雜居內地的頗多，也有相當強盛的，同族中的小國，頗受其壓迫。（一）本來古代列國之間多有同姓或婚姻的關係。（二）其不然的，則大國受了小國的朝貢，亦有加以保護的義務。（三）到這時候，文化相同之國，被文化不同之國所壓迫，而互相救援，那更有些甫在萌芽的微茫的民族主義在內了。所以攘夷狄一舉，頗為當時之人所稱道。在這一點上，齊桓公的功績是頗大的。他曾卻狄以存邢，衛，又嘗伐山戎以救燕。㊀而他對於列國，征伐所至亦頗廣。曾南伐楚，西向干涉晉國內亂，晚年又曾經略東夷。古人說「五霸桓公為盛，」信非虛語了。

齊桓公的在位，係自前六八五至六四三年。桓公死後，齊國內亂，霸業遽衰。宋襄公欲繼之稱霸。然宋國較小，實力不足，前六三八年，為楚人所敗，襄公受傷而死，北方遂無霸主。前六三二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㊁楚國的聲勢才一挫。

此時的秦國，亦已盡取西周舊地，東境至河，為西方一強國，然尚未能干涉中原之事。秦穆公初和晉國競爭不勝，前六二四年打敗了晉國的兵，亦僅稱霸於西戎。中原之地，遂成為晉，楚爭霸之局。前五九七年，楚莊王敗晉於邲，㊂稱霸。五九一年卒。此時

齊頃公亦圖與晉爭霸。前五八九年，爲晉所敗。五七五年，晉厲公又敗楚於鄢陵。㊄然楚仍與晉兵爭不息。至五六一年，楚國放棄爭鄭，晉悼公才稱爲復霸。五四六年，宋大夫向戌，善於晉，楚的執政，出而合二國之成，爲弭兵之會，晉，楚的兵爭，至此才告休息。自城濮之戰至此，凡八十七年。　弭兵盟後，楚靈王強盛，北方諸侯多奔走往與其朝會。然靈王奢侈而好兵爭，不顧民力，旋因內亂被弒。此時吳國日漸強盛，而楚國政治腐敗，前五〇六年，楚國的都城，爲吳闔閭所破，楚昭王藉秦援，僅得復國，楚國一時陷於不振，然越國亦漸強，起而乘吳之後。前四九六年，闔閭伐越，受傷而死。四九四年，闔閭子夫差破越。夫差自此驕侈，北伐齊，魯，與晉爭長於黃池。㊅四七三年，越句踐滅吳，越遂徙都琅邪，與齊，晉會於徐州，㊆稱爲霸王。然根基因此不固，至三三三年，而爲楚所滅。

此時已入於戰國之世了。㊇春秋之世，諸侯只想爭霸，卽爭得二三等國的服從，一等國之間，直接的兵爭較少，有之亦不過疆埸細故，不甚劇烈。至戰國時：則（一）北方諸侯，亦不復將周天子放在眼裏，而先後稱王。（二）二三等國已全然無足重輕，日益削弱，而終至於夷滅，諸一等國間，遂無復緩衝之國。（三）而其土地又日廣，人民又日多，兵甲亦益盛，戰爭遂更烈。始而要陵駕於諸王之上而稱帝，再進一步，就要徑圖幷吞，實現統一的欲望了。　春秋時的一等國，有發展過速，而其內部的組織，還不甚完密的，至戰國時，則臣強於君的，如齊國的田氏，竟廢其君而代之，勢成分裂的，如晉之趙，韓，魏三家，則索性分晉而獨立。看似力分而弱，實則其力量反更充實了。邊方諸國，發展的趨勢，依舊進行不已，其成功較晚的爲北燕。天下遂分爲燕，齊，趙，韓，魏，秦，楚七國。　六國都爲秦所幷，讀史的人，往

往以為一入戰國，而秦即最強，這是錯誤了的。秦國之強，起於獻公而成於孝公，獻公之立，在西元前三八五年，是入戰國後的九十六年，孝公之立，在西元前三六一年，是入戰國後的一百二十年了。先是魏文侯任用吳起等賢臣，侵奪秦國河西之地。後來楚悼王用吳起，南平百越，北幷陳，蔡，卻三晉，西伐秦，亦稱雄於一時。楚悼王死於公元前三八一年，恰是入戰國後的一百年，於是楚衰而魏惠王起，曾攻拔趙國的邯鄲。[9] 後又伐趙，為齊救兵所敗，秦人乘機恢復河西，魏遂棄安邑，徙都大梁。[10] 秦人渡蒲津東出的路，就開通了。然前三四二年，魏為逢澤之會，[11] 戰國秦策稱其「乘夏車，稱夏王，[12] 朝天子，天下皆從，」則仍處於霸主的地位。其明年，又為齊所敗。於是魏衰而齊代起，宣王，湣王兩代，儼然稱霸東方，而湣王之時為尤盛。相傳蘇秦約六國，合從以擯秦，即在湣王之時。戰國七雄，韓，魏地都較小，又逼近秦，故其勢遂緊急，燕，趙則較偏僻，國勢最盛的，自然是齊，秦，楚三國。楚襲春秋以來的聲勢，其地位又處於中部，似乎聲光更在齊，秦之上，所以此時，齊，秦二國，似乎是合力以謀楚的。戰國策說：張儀替秦國去騙楚懷王：肯絕齊，則送他商於的地方六百里。[13] 楚懷王聽了他，張儀卻悔約，說所送的地方，只有六里。懷王大怒，興兵伐秦。兩次大敗，失去漢中。後來秦國又去誘他講和，前二九九年，懷王去和秦昭王相會，遂為秦人所誘執。這種類乎平話的傳說，是全不足信的，事實上，該是齊，秦合力以謀楚。然而楚懷王入秦的明年，齊人即合韓，魏以伐秦，敗其兵於函谷；[14] 前二九六年，懷王死於秦，齊又合諸侯以攻秦；則齊湣王似是合秦以謀楚，又以此為秦國之罪而伐之的，其手段亦可謂狡黠了。先是前三一四年，齊國乘內亂攻破燕國。宋王偃稱強東方，前二八六年，又為齊，楚，魏所滅。此舉

名爲三國瓜分，實亦是以齊爲主的，地亦多入於齊。齊湣王至此時，可謂臻於極盛。然過剛者必折。前二八四年，燕昭王遂合諸侯，用樂毅爲將，攻破齊國。湣王走死，齊僅存聊，莒，卽墨三城。(十五) 後來雖藉田單之力得以復國，然已失其稱霸東方的資格了。東方諸國中，趙武靈王頗有才略。他不與中原諸國爭衡，而專心向邊地開拓。先滅中山(十六) 又向今大同一帶發展，意欲自此經河套之地去襲秦。前二九五年又因內亂而死。七國遂惟秦獨強。 秦人遂對諸侯施其猛烈的攻擊。前二七九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明年，遂破楚都郢，楚東北徙都陳，後又遷居壽春。(十七) 直逃到今安徽境內了。對於韓，魏，亦時加攻擊。前二六〇年，秦兵伐韓，取野王，上黨路絕，降趙。秦大敗趙兵於長平，坑降卒四十萬。(十八) 遂取上黨，北定太原。進圍邯鄲，爲魏公子無忌合諸國之兵所敗。前二五六年，周朝的末主赧王爲秦所滅。二四九年，又滅其所分封的東周君。二四六年，秦始皇立。史記秦本紀說：這時候，呂不韋爲相國，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大概并吞之計，和呂不韋是很有關係的。後來呂不韋雖廢死於蜀，然秦人仍守其政策不變。前二三〇年，滅韓。二二八年，滅趙。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不中。秦大發兵以攻燕。二二六年，燕王喜奔遼東。二二五年，秦人滅魏。二二三年，滅楚。二二二年，發兵攻遼東，滅燕。二二一年，卽以滅燕之兵南滅齊，而天下遂統一。

秦朝的統一，決不全是兵力的關係。我們須注意此時交通的便利，列國內部的發達，小國的被夷滅，郡縣的漸次設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本有趨於統一之勢；而秦人特收其成功。 秦人所以能收成功之利，則(一)他地處西垂，開化較晚，風氣較爲誠樸。(二)三晉地狹人稠，秦地廣人稀，秦人因招致三晉之民，使之任耕，而使自己

之民任戰。（三）又能奉行法家的政策，裁抑貴族的勢力，使能盡力於農戰的人民，有一個邀賞的機會。該是其最重要的原因。

㈠ 見左氏隱公六年。

㈡ 這個燕該是南燕，在今河南的封邱縣。史記說他就是戰國時的北燕，在今河北薊縣，怕是弄錯了的，因為春秋時單稱為燕的，都是南燕。即北燕的初封，我疑其亦距封邱不遠，後來才遷徙到今薊縣，但其事無可考。

㈢ 今山東濮縣。

㈣ 今河南郯縣。

㈤ 今河南鄢陵縣。

㈥ 今河南封邱縣。

㈦ 今山東諸城縣。

㈧ 春秋時代，始於周平王四十九年，即魯隱公元年，為西元前七二二年，終於前四八一年，共二百四十二年。其明年為戰國之始，算至前二二二年秦滅六國的前一年為止，共二百五十九年。

㈨ 今河北邯鄲縣。

㈩ 今河南開封縣。

⑪ 在開封。

⑫ 此夏字該是大字的意思。

⑬ 即今商縣之地。

㉔ 在今河南靈寶縣西南，此爲自河南入陝西的隘道的東口，今之潼關爲其西口。

㉕ 聊，今山東聊城縣。莒，今山東莒縣。即墨，今山東平度縣。

㉖ 今河北定縣。

㉗ 鄢，即鄢陵。鄧，今河南鄧縣。西陵，今湖北宜昌縣。郢，今湖北江陵縣。吳闔廬所入之郢，尙不在江陵，但其地不可考，至此時之郢，則必在江陵，今人錢穆，童書業說皆如此

㉘ 野王，今河南沁陽縣。上黨，今山西晉城縣。長平，今山西長平縣。

第二十四章　古代對於異族的同化

中國民族，以同化力的偉大聞於天下，究竟我們對於異族的同化，是怎樣一回事呢？說到這一點，就不能不著眼於中國的地理。亞洲的東部，在世界上，是自成其爲一個文化區域的。這一個區域，以黃河，長江兩流域爲其文化的中心。其北爲蒙古高原，便於游牧民族的住居。其南的粵江，閩江兩流域，則地勢崎嶇，氣候炎熱，開化雖甚早，進步卻較遲。黃河，長江兩流域，也不是沒有山地的，但其下流，則包括淮水流域，㈠擴展爲一大平原，地味腴沃，氣候適宜，這便是中國民族的文化最初函毓之處。漢族，很早的就是個農耕民族，居於平地的。他所遇見的民族，就其所居之地言之，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住在山地的，古代稱爲山戎，多數似亦以農爲業，但其農業不及中國的進步。一種是住在平地，大約是廣大的草原上，而以畜牧爲業的，古人稱爲騎寇。春秋以前，我族所遇的，以山戎爲多，戰國以後，才開始和騎寇接觸。

夷，蠻，戎，狄，是按著方位分別之辭，並不能代表民族，但亦可見得一個大概。在古代，和中國民族爭鬥較烈的，似乎是戎狄。據史記五帝本紀，黃帝就北逐獯粥，未知確否。㈡到周朝初年，則和所謂獯粥或稱爲獫狁，犬戎或稱爲昆夷，串夷的爭鬥甚烈，㈢而後來周朝卒亡於犬戎。這是在今陝西的中部，甘肅的東部，涇，渭二水流域的，東周以後，

大約逐漸爲秦人所征服。在其東方的，春秋所載，初但稱狄，後分爲赤狄，白狄。白狄在今陝西境內，向東蔓延到中山。赤狄在今山西，河北境內，大部爲晉所幷。㊃ 在周朝的西面的，主要的是後世的氐，羌。氐人在今嘉陵江流域，即古所謂巴。羌人，漢時在今黃河，大通河流域。㊄ 據後漢書所載，其初本在黃河之東，後來爲秦人所攘斥，才逃到黃河以西去的。據書經牧誓，羌人曾從武王伐紂。又尚書大傳說：武王伐紂的兵，前歌後舞，後漢書說這就是漢時所謂巴氐的兵。這話大約是對的，因爲漢世還有一種出於巴氐的巴，渝舞，有事實爲證。然則這二族，其初必不在今四川，甘肅境內，大約因漢族的開拓而向西南方走去的。和巴連稱的蜀，則和後世的賨字是一音之轉，亦即近世之所謂暹。據牧誓，亦曾從武王伐紂。戰國時，還在今漢中之境，南跨成都。後因和巴人相攻，爲秦國所幷。

在東北方的民族，古稱爲貉。此族在後世，蔓衍於今朝鮮半島之地，其文明程度是很高的，但詩經已說王錫韓侯，其追其貊。㊅ 周官亦有貉隸，可見此族本在內地，箕子所封的朝鮮，決不在今朝鮮半島境內，怕還在山海關以內呢？

在後世東北之族，還有肅愼，即今滿洲人的祖宗。左氏昭公九年，周朝人對晉國人說：「自武王克商以來，肅愼，燕，亳，吾北土也。」此燕當即南燕，亳疑即湯所居之亳，則肅愼亦在內地，後乃隨中國的拓展而東北徙。 國語晉語說：成王會諸侯於岐陽，楚與鮮卑守燎，則鮮卑本是南族，後來不知如何也遷向東北了。據後漢書說：鮮卑和烏丸，都是東胡之後。此二族風俗極相像，其本係一個部落，豪無可疑。東胡的風俗，雖少可考，然漢代歷史傳者已較詳，漢人說他是烏丸，鮮卑所自出，其說該不至誤。南族斷髮，鮮卑婚姻時尚先髡頭，即其原出南族之證。然則東胡也是從內

地遷徙出去的了。

在南方的有黎族，此即後世所謂俚。古稱三苗爲九黎之君，三苗係姜姓之國，九黎則係黎民。[十] 此即漢時之長沙武陵蠻，爲南蠻的正宗。近世所云苗族，乃蠻字的轉音，和古代的三苗之國無涉，有人將二者牽合爲一，就錯了。史記說三苗在江，淮，荊州，[八] 戰國魏策：吳起說：三苗之國，在洞庭，彭蠡之間，[九] 則古代長江流域之地，主要的是爲黎族所占據，楚國達到長江流域後，所開闢的，大約是這一族的居地。 在沿海一帶的，古稱爲越，亦作粵。此即現在的馬來人，分布在亞洲大陸的沿岸，和南洋羣島，地理學上稱爲亞洲大陸的眞沿邊的。此族有斷髮文身和食人兩種風俗，在後世猶然，古代沿海一帶，亦到處有這風俗，可知其爲同族。吳，越的初期，都是和此族雜居的。即淮水流域的淮夷，徐戎，山東半島的萊夷，亦必和此族相雜。[十] 隨著吳，越等國的進步，此族亦漸進於文明了。 西南的大族爲濮，此即現在的倮儸，其居地本在今河南，湖北兩省間。[十一] 楚國從河南的西南部，發展向今湖北省的西部，所開闢的，大約是此族的居地。此族又從今湖北的西南境，分布向貴州，雲南。戰國時，楚國的莊蹻，循牂牁江而上，直達滇國，[十二] 所經的，也是這一族之地。莊蹻到滇國之後，楚國的巴，黔中郡，[十三] 爲秦國所奪，莊蹻不能來，就在滇國做了一個王。其地雖未正式收入中國的版圖，亦已戴漢人爲君，和現在西南土司，以漢人爲酋長的一樣了。

禮記王制說古代的疆域，「北不盡恆山，」此所謂恆山，當在今河北正定縣附近，即漢朝恆山郡之地。[十四] 自此以南的平地，爲漢族所居，這一帶山地，則山戎所處，必得把他開拓了，才會和北方騎寇相接，所以漢族和騎寇的

接觸，必在大原，中山和戰國時北燕之地開闢以後。做這件事業的，就是燕，趙二國。趙武靈王開闢雲中，雁門，代郡，燕國則開闢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十五) 把現在熱，察，綏，遼寧四省一舉而收入版圖。

綜觀以上所述，漢族特其文化之高，把附近的民族，逐漸同化，而漢族的疆域，亦即隨之拓展。和漢族接近的民族，當漢族開拓時，自然也有散向四方，即漢族的版圖以外去的，然亦多少帶了些中原的文化以俱去，這又是中國的文化擴展的路逕。這便是在古代中國同化異民族的眞相。

(一) 以古地理言之，則江，河之間，包括淮，濟二水。今黃河下流，爲古濟水入海之道，黃河則在今天津入海。

(二) 如史記此說是確的，則當時的獯粥，決不在後來獯粥所在之地。

(三) 獫狁亦作玁狁，犬戎亦作畎戎，戎又作夷。此犬或畎字乃譯音，非賤視詆毀之辭，昆夷亦作混夷，緄夷，夷亦可作戎，和串夷亦都是犬字的異譯，說見詩經皇矣正義。

(四) 據左氏和杜預注，赤狄種類凡六：曰東山皋落氏，在今山西昔陽縣。曰廧咎如，在今山西樂平縣。曰潞氏，在今山西潞城縣。曰甲氏，在今河北雞澤縣。曰留吁，在今山西屯留縣。曰鐸辰，在今山西長治縣。白狄種類凡三：曰鮮虞，即戰國時的中山。曰肥，在今河北藁城縣。曰鼓，在今河北晉縣。又晉閔呂相絕秦，說「白狄及君同州，」則白狄亦有在陝西的。

(五) 大通河，古湟水。

(六) 韓奕。迫不可考。

(七) 見禮記緇衣疏引書經呂刑鄭注。

(八) 史記五帝本紀。

(九) 史記吳起列傳同，又見韓詩外傳。

(十) 禮記王制說：「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此被字爲髮字之假借字，即斷髮，可見夷蠻之俗相同。左氏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可見東夷亦有食人之俗。續漢書郡國志：「臨沂有叢亭。」注引博物志曰：「縣東界次睢，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臨沂今山東臨沂縣。

(十一) 國語鄭語韋注云：濮爲南陽之國。

(十二) 今雲南昆明縣。

(十三) 巴郡，今四川江北縣。黔中郡，今湖南沅陵縣。

(十四) 後避文帝諱改常山。

(十五) 雲中，今山西大同縣。雁門，今山西右玉縣。代郡，今山西代縣。上谷，今察哈爾懷來縣。漁陽，今河北密雲縣。右北平，今河北盧龍縣。遼西，今河北撫寧縣。遼東，今遼寧遼陽縣。

第二十五章　古代社會的綜述

周和秦，是從前讀史的人把他看作古今的界綫的。我們任意翻閱舊書，總可見到「三代以上」「秦，漢以下」一等辭句。從前人的見解，固然不甚確實，也不會全屬虛誣；而且既有這個見解，也總有一個來歷。然則所謂三代以上，到底是怎樣一個世界呢？

人，總是要維持其生命的；不但要維持生命，還要追求幸福，以擴大其生命的意義；這是人類的本性如此，無可懷疑。人類在生物史上，其互相團結，以謀生存，已不知其若干年了。所以其相親相愛，看得他人的苦樂，和自己的苦樂一般；喜歡受到同類的嘉獎，而不願意受到其批評；到人己利害不相容時，寧可犧牲自己，以保全他人；卽古人之所謂仁心者，和其愛自己的心，一樣的深刻。專指七尺之軀爲我，或者專指一個極小的團體爲我，實在是沒有這回事的。人類爲要維持生命，追求幸福，必得和自然鬥爭。和自然鬥爭，一個人的力量，自然是不彀的，於是乎要合力；合力之道，必須分工；這都是自然的趨勢。分工合力，自然是範圍愈大，利益愈多，所以團體的範圍，總是在日擴而大。但是人類的能力是有限的在進行中，卻不能不形成敵對的狀態，這是爲什麽呢？皇古之世，因環境的限制，把人類分做許多小團體。在一個團體之中，個個人的利害，都是相同的，在團體以外卻不然；又因物質的欲求，不能

穀都給足；團體和團體間就開始有爭鬥，有爭鬥就有勝敗，有勝敗就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分。「人不可以害人的，害人的必自害。」這句話，看似迂腐，其實卻是眞理。你把迷信者流因果報應之說去解釋這句話，自然是誣罔的，若肯博觀事實，而平心推求其因果，那正見得其絲豪不爽。對內競爭和對外競爭，雖競爭的對象不同，其爲競爭則一。既然把對物的爭鬥，移而用之於對人，自可將對外的爭鬥，移而用之於對內。一個團體之中，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分，不必說了。即使無之，而當其爭鬥之時，基於分工的關係，自然有一部分人，專以戰爭爲事，這一部分人自將處於特殊的地位。前此團體之中，個個人利害相同的，至此則形成對立。前此公衆的事情，是由公衆決定的，至此，則當權的一個人或少數人，漸漸不容公衆過問，漸漸要做違背公衆利益的措置，公衆自然不服，乃不得不用強力鎮壓，或者用手段對付。於是團體之中，有了階級，而形成現代的所謂國家。　以上所述，是從政治上立論的。其變遷的根原，實由於團體和團體的互相爭鬥，而團體和團體的互相爭鬥，則由於有些團體，迫於環境，以掠奪爲生產的手段。所以其眞正的根原，還是在於經濟上。　經濟的根柢是生產方法。在古代，主要的生業是農業，農業的生產方法，是由粗而趨於精，亦即由合而趨於分的，於是形成了井田制度，因而固定了五口八口的小家族，使一個團體之中，再分爲無數利害對立的小團體。從前在一個團體之內，利害即不再對立的氏族制度，因此而趨於崩潰了。氏族既已崩潰，則專門從事於製造而以服務性質，無條件供給大衆使用的工業制度，亦隨之而崩潰。人，本來是非分工合力不能生存的，至此時，因生活程度的增高，其不能不互相倚賴愈甚，分配之法既廢，交易之法，乃起而代之，本行

於團體與團體之間的商業，乃一變而行於團體之內人與人之間，使人人的利害，都處於對立的地位。於是乎人心大變。 在從前，團體與團體之間，是互相嫉視的，在一個團體之內，是互視為一體的。至此時，團體之內，其互相嫉視日深。在團體與團體之間，卻因生活的互相倚賴而往來日密，其互相了解的程度，即隨之而日深，同情心亦即隨之而擴大。又因其彼此互相仿效，以及受了外部的影響，而內部的組織，不得不隨之而起變化，各地方的風俗，亦日趨於統一。民族的同化作用，即緣此而進行。政治上的統一，不過是順著這種趨勢推進。再徹底些說，政治上的統一，只是在當時情況之下，完成統一的一個方法。並不是政治的本身，真有多大的力量。 隨著世運的進展：井田制度破壞了。連公用的山澤，亦為私人所占。工商業愈活躍，其剝削消費者愈深。在上的君主和貴族，亦因其日趨於腐敗奢侈，而其剝削人民愈甚。戰爭習慣了，就養成一種特別階級，視戰鬥為壯快，征服為榮譽的心理，與其出汗，毋寧出血了。此即孔子和其餘的先秦諸子所身逢的亂世。追想前一個時期：列國之間，戰爭還不十分劇烈。一國之內，雖然已有階級的對立，然前此利害共同時的舊組織，還有存留，而未至於破壞淨盡。秩序還不算十分惡劣，人生其間的，也還不至於十分痛苦，好像帶病延年的人，雖不能算健康，還可算一個準健康體，此即孔子所謂小康。再前一個時期，內部毫無矛盾，對外毫無競爭，則即所謂大同了。在大同之世，物質上的享受，或者遠不如後來，然而人類最親切的苦樂，其實不在於物質，而在於人與人間的關係，所以大同時代的境界，永存於人類記憶之中。不但孔子，即先秦諸子，亦無不如此。⊖ 這不是少數人的理想高尚，乃是受了大多數人的暗示而然的。 人類生當此際，實應把其所以

致此之由，徹底的加以檢討，明白其所以然之故，然後將現社會的組織，摧毁之而加以改造。這亦非古人所沒有想到，先秦諸子，如儒，墨，道，法諸家，就同抱著這個志願的，但其所主張的改革的方法，都不甚適合。 道家空存想望，並沒有具體實行的方案的，不必說了。墨家不講平均分配，而專講節制消費，也是不能行的。儒家希望恢復井田，法家希望制止大工商業的跋扈；把大事業收歸官營；救濟事業亦由國家辦理，以制止富豪的重利盤剝；進步些了。然單講平均地權，本不能解決社會的經濟問題，兼講節制資本，又苦於沒有推行的機關。在政治上，因為民主政治，廢墜的久了，諸家雖都以民為重，卻想不出一個使人民參與政治的辦法，而只希望在上者用溫情主義來撫恤人民，尊重輿論，用督責手段，以制止臣下的虐民。在國與國之間，儒家則希望有一個明王出來，能夠處理列國間的紛爭，而監督其內政；法家因為與起較後，漸抱統一的思想，然秦朝的統一，和貴族的被裁抑，都只是事勢的遷流，並不能實行法家的理想，所以要自此再進一步，就沒有辦法了。在倫理上，諸家所希望的，同是使下級服從上級。臣民該服從君主，兒子要服從父親，婦女要服從男子，少年該服從老人。他們以為上級和下級的人，各安其分，各盡其職，則天下自然太平，而不知道上級的人受不到制裁，決不會安其分而盡其職。 總而言之：小康之世，所以發展向亂世，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世運只能向前進，要想改革，只能順其前進的趨勢而加以指導。先秦諸子中，只有法家最看得出社會前進的趨勢，然其指導亦未能全然合法。他家則都是想把世運逆挽之，使其回到小康以前的時代的，所以都不能行。

雖然如此，人類生來是避苦求樂的，身受的苦痛，是不能使人不感覺的，既然感覺了，自然要求擺脫。求擺脫，總得有個辦法，而人類憑空是想不出辦法來的。世運只有日新，今天之後，只會有明天，而人所知道的，最新亦只是今日以前之事，於是乎想出來的辦法，總不免失之於舊，這個在今日尚然，何況古代？最好的時代是過去了，但永存於人類想望記憶之中。雖回憶之，而並不知其眞相如何，乃各以其所謂最好者當之。合衆人的所謂最好者，而調和折衷，造成一個大略爲衆所共認的偶象，此即昔人所謂三代以前的世界。這個三代以前的世界，其不合實際，自然是無待於言的。這似乎只是一個歷史上的誤解，無甚關係，然奉此開倒車的辦法爲偶象而思實踐之，就不徒不能達到希望，而且還要引起糾紛。

㊀ 道家無論已，即最切實際的法家亦然。如管子亦將皇，帝，王，霸分別治法的高下；史記商君列傳亦載商君初說秦孝公以帝王之道，秦孝公不能用，乃說之以富國强兵之術都是。

第二十六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秦始皇盡滅六國事在西元前二二一年，自此至西元一八九年，董卓行廢立，東方州郡，起兵討卓，海內擾亂分裂，共四百十年，稱爲中國的盛世。在這一時期之中，中國的歷史情形是怎樣呢？「英雄造時勢，」只是一句誇大的話。事實上，英雄之所以成爲英雄，正因其能順著時勢進行之故。「時勢造英雄，」這句話倒是眞的，因爲他能決定英雄的趨向。然則在這一個時期之內，時勢的要求，是怎樣呢？依我們所見到的，可以分爲對內對外兩方面：對內方面，在列國競爭之時，不能注全力於內治；即使注意到，亦只是局部的問題，而不能該括全體，只是一時的應付，而不能策畫永久。統一之後，就不然了。阻礙之力旣去，有志於治平的，就可以行其理想。對外方面，當時的人看了中國，已經是天下的一大部分了。未入版圖的地方，較強悍的部落，慮其爲中國之患，該有一個對策；較弱小的，雖然不足爲患，然亦是平天下的一個遺憾，先知先覺的中國人，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亦有其應盡的責任。所以在當日，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對內建立一個久安長治的規模。（二）對外把力所能及的地方，都收入中國版圖之內，其未能的，則確立起一條防綫來。

秦始皇所行的，正順著這種趨勢。

在古代，阻礙平天下最大的力量，自然是列國的紛爭。所以他幷吞六國之後，決計不再行封建，「父兄有天下，而子弟爲匹夫。」郡的設立，本來是軍事上控扼之點，第三章中業經說過。六國新滅，遺民未曾心服，自然有在各地方設立據點的必要。所以秦滅六國，多以其地設郡。至六國盡滅之後，則更合全國的情形，加以調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當時的郡守，就是一個不世襲的大國之君，自亦有防其專擅的必要。所以又每郡都派一個御史去監察他。㈡

要人民不能反抗，第一步辦法，自然是能除其武裝。好在當時，金屬鑄成的兵器，爲數有限，正和今日的槍械一般，大略可以收盡的。於是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鑄以爲金人和鍾鐻。㈢

最根本的，莫過於統一人民的心思了。原來古代社會，內部沒有矛盾，在下者的意見，總和在上者一致，此即所謂「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㈣後世階級分化，內部的矛盾多了，有利於這方面的就不利於那方面。自然人民的意見，不能統一。處置之法，最好的，是使其利害相一致；次之則當求各方面的調和，使其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此即今日社會主義和民主政治的原理。但當時的人，不知此理。他們不知道各方面的利害衝突了，所以有不同的見解，誤以爲許多方面各有其不同的主張，以致人各有心，代表全國公益的在上者的政策，不能順利進行。如此，自有統一全國人的心思的必要。所以在管子法禁，韓非子問辨兩篇中，早有焚書的主張。秦始皇及李斯，就把他實行了。把關涉到社會政治問題的「詩，書，百家語」都燒掉，只留下關係技術作用的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涉及社會，政治

問題的，所許學的，只有當代的法令；有權教授的人，卽是當時的官吏。始皇，李斯此舉，認爲不合時代潮流，他是百口無以自解的，認爲有背於古，則實在寃枉。他們所想囘復的，正是古代「政教合一，官師不分」之舊。古代的情形是如此，清朝的章學誠是發揮得十分透徹的。㊃

以上是秦始皇對內的政策。至於對外，則北自陰山以南，南自五嶺以南至海，秦始皇都認爲應當收入版圖。於是使蒙恬北逐匈奴，取河南之地。㊄ 把戰國時秦，趙，燕三國北邊的長城連接起來，東起現在朝鮮境內，㊅ 西至現在甘肅的岷縣，成立了一道新防綫。南則略取現在廣東，廣西和越南之地，設立了桂林，南海，象三郡。㊆ 取今福建之地，設立了閩中郡。楚國莊蹻所開闢的地方，雖未曾正式收入版圖，亦有一部分曾和秦朝交通，秦於其地置吏。

秦始皇，向來都說他是暴君，把他的好處一筆抹殺了，其實這是寃枉的。看以上所述，他的政治實在是抱有一種偉大的理想的。這亦非他一人所能爲，大約是法家所定的政策，而他據以實行的。這只要看他用李斯爲宰相，言聽計從，焚詩書，廢封建之議，都出於李斯可知。 政治是不能專憑理想，而要顧及實際的情形的，卽不論實際的情形能行與否，亦還要顧到行之之手腕。秦始皇的政策雖好，行之卻似過於急進。北築長城，南收兩越，除當時的征戰外，還要發兵戍守；既然有兵戍守，就得運糧餉去供給他；這樣，人民業已不堪賦役的負擔。他還沿著戰國以前的舊習慣，虐民以自奉。造阿房宮，在驪山起墳墓，㊇ 都窮極奢侈；還要到處去巡遊。統一雖然是勢所必至，然而人的見解，總是落後的，在當時的人，怕並不認爲合理之舉，甚而至於認爲反常之態。況且不必論理，六國夷滅，總有一班失其

地位的人，心上是不服的，滿懷著報讎的憤恨，和復舊的希望。加以大多數人民的困於無告而易於煽動，一有機會，就要乘機而起了。

㈠當時還每郡都設立一個尉，但其權遠在太守之下，倒是不足重視的。

㈡秦都咸陽，今陝西咸陽縣。

㈢論語季氏。

㈣阬儒一事，乃因有人誹謗始皇而起，當非欲盡滅儒生，並不能與焚書之事並論。

㈤今之河套。

㈥秦長城起樂浪郡遂城縣，見晉書地理志。

㈦大略桂林是今廣西之地，南海是今廣東之地，象郡是今越南之地。

㈧驪山，在今陝西臨潼縣。

第二十七章　秦漢間封建政體的反動

秦始皇帝以前二一〇年，東巡死於沙丘。㊀他大的兒子，名喚扶蘇，先已謫罰到上郡去，㊁做蒙恬軍隊中的監軍了。從前政治上的慣例，太子是不出京城，不做軍隊中的事務的，苟其如此，就是表示要不立他的意思。所以秦始皇的不立扶蘇，是豫定了的。史記說秦始皇的少子胡亥，寵幸宦者趙高，始皇死後，趙高替胡亥運動李斯，假造詔書，殺掉扶蘇，蒙恬而立胡亥，這話是不足信的。㊂胡亥既立，是爲二世皇帝。誅戮羣公子。又殺掉蒙恬的兄弟蒙毅。最後，連勞苦功高資格很老的李斯都殺掉。於是秦朝的政府，失其重心，再不能箝制天下了。皇帝的家庭之中，明爭暗鬥，向來是很多的，而於繼承之際爲尤甚。這個並不起於秦朝，但在天下統一之後，皇室所管轄的地方大了，因其內部有問題而牽動大局，使人民皆受其禍，其所牽涉的範圍，也就更廣大了。秦始皇之死，距其盡滅六國，不過十二年，而此禍遂作。

秦始皇死的明年，戍卒陳勝，吳廣起兵於蘄。㊃北取陳。勝自立爲王，號張楚。分兵四出徇地，郡縣多殺其守令以應。六國之後，遂乘機並起。　秦朝政治雖亂，兵力尙強；諸侯之兵，多是烏合之衆；加以心力不齊，不肯互相救援；所以秦將章邯，倒也所向無敵。先打破了陳勝，吳廣，又打死了新立的魏王。戰國時楚國的名將，卽最後支持楚國而戰死

的項燕的兒子項梁，和其兄子項籍，起兵於吳，引兵渡江而西。㊄以居巢人范增的遊說，立楚懷王的後裔於盱眙，㊅仍稱爲楚懷王。㊆項梁引兵而北，兵鋒頗銳，連戰皆勝，後亦爲章邯所襲殺。章邯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北圍趙王於鉅鹿。㊇　北強南弱，乃是東晉以後逐漸轉變成功的形勢。自此以前，都是北方的軍隊，以節制勝，南方的軍隊，以剽悍勝的。尤其是吳，越之士，漢書地理志上，還稱其「輕死好用劍。」　項梁既死，楚懷王分遣項籍北救趙，起兵於沛的劉邦卽漢高祖西入關。㊈項籍大破秦兵於鉅鹿。漢高祖亦自武關而入。此時二世和趙高，不知如何，又翻了臉，趙高弒二世，立其兄子嬰，嬰又刺殺高，正當紛亂之際，漢高祖的兵已到霸上，㊉子嬰只得投降，秦朝就此滅亡。此事在前二〇六年。

既稱秦之滅六國爲無道，斥爲強虎狼，滅秦之後，自無一人專據稱尊之理，自然要分封。但是分封之權，出於何人呢？讀史的人，都以爲是項籍。這是錯了的。項籍縱使在實際上有支配之權，形式上決不能專斷，況且實際上也未必能全由項籍一個人支配？　項籍既破章邯之後，亦引兵西入關。漢高祖先已入關了，卽遣將守關。項羽怒，把他攻破。進兵至鴻門，⊕㊀　和高祖幾乎開戰。幸而有人居間調解，漢高祖自己去見項籍，解釋了一番，戰事得以未成。此時卽議定了分封之事。這一件事，史記的自序，稱爲「諸侯之相王，」可見形式上是取決於公議的。其所封的：爲（一）六國之後，（二）亡秦有功之人，（三）而楚懷王則以空名尊爲義帝，（四）實權則在稱爲西楚霸王的項籍。⊕㊁這是摹放東周以後，天子僅擁虛名，而實權在於霸主的。分封的辦法，我們看史記所載，並不能說他不公平。漢朝人

說：楚懷王遣諸將入關時，與之約：先入關者王之，所以漢高祖當王關中，項籍把他改封在巴蜀，漢中為背約。姑無論這話的眞假，卽使是眞的，楚懷王的命令，安能約束楚國以外的人呢？這且不必論他。前文業經說過：人的思想，總是落後的，觀於秦漢之間而益信。封建政體，既已不能維持，於是分封甫定，而叛亂卽起於東方。項籍因為是霸王，有征討的責任，用兵於齊。漢高祖乘機，北定關中。又出關，合諸侯之兵，攻破彭城。項籍雖然還兵把他打敗，然漢高祖堅守滎陽，成皋，㊀㊂得蕭何鎭守關中，繼續供給兵員和糧餉。遣韓信渡河，北定趙，代，東破齊。彭越又直接擾亂項籍的後方。至前二〇二年，項籍遂因兵少食盡，為漢所滅。從秦亡至此，不過五年。

事實上，天下又已趨於統一了。然而當時的人，怕不是這樣看法。當楚，漢相持之時，有一策士，名喚蒯徹，曾勸韓信以三分天下之計。漢高祖最後攻擊項籍時，和韓信，彭越相約合力，而信，越的兵都不會，到後來，約定把齊地盡給韓信，梁地盡給彭越，二人才都引兵而來，這不是以君的資格分封其臣，乃是以對等的資格立分地之約。所以漢高祖的滅楚，以實在情形論，與其說是漢滅楚，無寧說是許多諸侯，亦卽許多支新崛起的軍隊，聯合以滅楚，漢高祖不過是聯軍中的首領罷了。楚既滅，這聯軍中的首領，自然有享受一個較衆為尊的名號的資格，於是共尊漢高祖為皇帝。然雖有此稱號，在實際上，未必含有沿襲秦朝皇帝職權的意義。做了皇帝之後，就可以任意誅滅廢置諸王侯，怕是當時的人所不能想像的，這是韓信等在當時所以肯尊漢高祖為皇帝之故。不然，怕就沒有這麼容易了。漢初異姓之王，有楚王韓信，梁王彭越，趙王張敖，韓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長沙王吳芮。這都是事實上先已存在，

不得不封的，並非是皇帝的意思所設置。漢高祖滅楚之後，即從婁敬，張良之說，西都關中，當時的理由是關中地勢險固，且面積較大資源豐富易於據守及用以臨制諸侯，可見他原只想做列國中最強的一國。　但是事勢所趨，人自然會做出不被思想所拘束的事情來的。不數年間，而韓信，彭越，都以漢朝的詭謀被滅。張敖以罪見廢，韓王信，英布，臧荼，都以反而敗。臧荼之後，立了一個盧綰，是漢高祖生平第一個親信人，亦因被譏而亡入匈奴。到前一九五年漢高祖死時，只賸得一個地小而且偏僻的長沙國了。天下至此，才眞正可以算是姓劉的天下。其成功之速，可以說和漢高祖的滅楚，同是一個奇迹。這亦並不是漢高祖所能爲，不過封建政體，到這時候業已自趨於沒落罷了。

以一個政府之力統治全國，秦始皇是有此魄力的，或亦可以說是有此公心替天下廢除封建，漢高祖卻無有了。既猜忌異姓，就要大封同姓以自輔，於是隨著異姓諸侯的滅亡，而同姓諸國次第建立。其中尤以高祖的長子齊王肥，封地既大，人民又多，且居東方形勝之地，爲當時所重視。㈣　宗法社會中，所信任的，不是同姓，便是外戚。漢初功臣韓信，彭越等，不過因其封地大，所以特別被猜忌，其餘無封地，或者僅有小封土的，亦安能「與官同心？」漢高祖東征西討，頻年在外，中央政府所委任的，卻是何人呢？幸而他的皇后呂氏是很有能力的。他的母家，大約亦是當時所謂豪傑之流；他的哥哥呂澤和呂釋之，都跟隨高祖帶兵；妹夫樊噲，尤其是功臣中的佼佼者；所以在當時，亦自成爲一種勢力。高祖頻年在外，京城裏的事情，把持著的便是他，這只要看韓信，彭越，都死在他手裏，便可知道。所以高祖死後，嗣子惠帝，雖然懦弱，倒也安安穩穩的做了七年皇帝。惠帝死後，嗣子少帝，又做了四年。不知何故，㈤

爲呂后所廢而立其弟。呂后臨朝稱制。又四年而死。呂后生著的時候，雖然封了幾個母家的人爲王，卻都沒有到國。呂后，其實並無推翻劉氏，重用呂氏的意思，所任用的，還是漢初的幾個功臣，這班人究竟未免有些可怕，所以臨死的時候，吩咐帶北軍的呂祿，南軍的呂產，[六]「據兵衞宮，」不要出去送喪，以防有人在京城裏乘虛作亂。此時齊王肥已經死了，子襄繼爲齊王。其弟朱虛侯章在京城裏，暗中派人去叫他起兵。漢朝派功臣灌嬰去打他。灌嬰到滎陽，和齊王連和，於是前敵形成了僵局。丞相陳平，大尉周勃等，乃派人運動呂祿，交出兵權。呂祿猶豫未決，周勃用詐術突入北軍，運動軍人反對呂氏。把呂祿，呂產和其餘呂氏的人都殺掉。於是陰謀，說惠帝的兒子都不是惠帝所生的，就高帝現存的兒子中，擇其最長的，迎立了代王恆，是爲文帝。齊王一支人，自然是不服的。文帝乃運用手腕，即分齊地，封朱虛侯爲城陽王，朱虛侯之弟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七] 城陽王不久就死了。濟北王以反被誅。漢初宗室，外戚，功臣的三角鬥爭，至此才告結束。

當時的功臣，所以不敢推翻劉氏，和漢朝同姓分封之多，確實是有關係的，所以封建不能說沒有一時之用。然而異姓功臣都滅亡後，所患的，卻又在於同姓了。要剗除同姓諸侯尾大不掉之患，自不外乎賈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一語。這話，當文帝時，其實是已經實行了的，齊王襄傳子則，則死後沒有兒子，文帝就把他的地方，分爲齊，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六國，[八] 立了齊王肥的庶子六人。又把淮南之地，分成三國。但吳，楚仍是大國，吳王濞尤積有反心。鼂錯力勸文帝以法繩諸侯，文帝是個因循的人，沒有能徹底實行。前一五七年，文帝死，子景帝立。鼂錯做了

御史大夫，即實行其所主張。前一五四年，吳王聯合楚，趙，膠西，膠東，菑川，濟南造反，聲勢很盛。幸而吳王不懂得兵謀，「屯聚而西，無他奇道，」爲周亞夫所敗。於是景帝改定制度，諸侯王不得治民，令相代治其國。到武帝，又用主父偃之計，令諸侯得以其地，分封自己的子弟，在平和的手腕中，把「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一語，徹底實行了。封建政體反動的餘波，至此才算解決。從秦二世元年六國復立起，到吳，楚之亂平定，共五十六年。

(一) 今河北邢臺縣。

(二) 今陝西綏德縣。

(三) 史記李斯列傳所載的全是當時的傳說，並非事實。秦，漢間史實，如此者甚多。

(四) 今安徽宿縣。

(五) 今江蘇之江南，古稱江東。古所謂江南，指今湖南。

(六) 居巢，今安徽巢縣。盱眙，今安徽盱眙縣。

(七) 以祖謚爲生號。

(八) 今河北平鄉縣。

(九) 沛，今江蘇沛縣。

(十) 在今陝西長安縣東。

(十一) 在今陝西臨潼縣。

(十二) 都彭城，當時稱其地爲西楚。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

(十三) 滎陽，今河南滎澤縣。成皋，今河南汜水縣。

(十四) 又有淮南王長，燕王建，趙王如意，梁王恢，代王恆，淮陽王友，皆高帝子。楚王交，高帝弟。吳王濞，高帝兄子。

(十五) 呂后女魯元公主，下嫁張敖，敖女為惠帝后。史記說他無子，佯為有身，取美人子，殺其母，名為己子，惠帝崩立，既長，聞其事，口出怨言，為呂后所廢，此非事實。張皇后之立，據漢書本紀，事在惠帝四年十月，至少帝四年僅七年，少帝至多不過七歲，安有知怨呂后之理。

(十六) 祿，釋之子。產，澤子。

(十七) 城陽治莒，今山東莒縣。濟北治盧，今山東長清縣。

(十八) 濟南治東平陵，今山東歷城縣。菑川治劇，今山東壽光縣。膠西治高苑，今山東桓臺縣。膠東治即墨，今山東即墨縣。

第二十八章　漢武帝的內政外交

在第二十六章裏所提出的對內對外兩個問題，乃是統一以後自然存在著的問題，前文業經說明了。這個問題，自前二〇六年秦滅漢興至一四一年景帝之死，共六十六年，久被閣置著不提了。這是因爲高帝，呂后時，忙於應付異姓功臣，文帝，景帝時，又存在著一個同姓諸王的問題；高帝本是無賴子，文，景二帝，亦只是個尋常人，凡事都只會蹈常習故之故。　當這時候，天下新離兵革之患，再沒有像戰國以前年年打仗的事情了。郡縣長官，比起世襲的諸侯來，自然權力要小了許多，不敢虐民。諸侯王雖有荒淫昏暴的，比之戰國以前，自然也差得遠了。這時候的中央政府，又一事不辦，和秦始皇的多所作爲，要加重人民負擔的，大不相同。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人人都急於自謀，你只要不去擾累他，他自然會休養生息，日臻富厚。所以據史記平準書說：在武帝的初年，海內是很爲富庶的。但是如此，就算了麽？須知社會並不是有了錢就沒有問題的。況且當時所謂有錢，只是總算起來，富力有所增加，並不是人人都有飯喫，富的人富了，窮的人還是一樣的窮，而且因貧富相形，使人心更感覺不平，感覺不足。而對外的問題，時勢亦逼著我們不能閉關自守。漢武帝並不是眞有什麽本領的人，但是他的志願，卻較文，景二帝爲大，不肯蹈常習故，一事不辦，於是久經閣置的問題，又要重被提起了。

當時對內的問題，因海內已無反側，用不到像秦始皇一般，注意於鎮壓，而可以謀一個長治久安之策。這個問題，在當時的人看起來重要的有兩方面：一個是生計，一個是教化，這是論理上當然的結果。衣食足而知榮辱，生計問題，自然在教化之先；而要解決生計問題，又不過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二者；這亦是論理上當然的結果。最能解決這兩個問題的，是那一家的學術呢？那末言平均地權和教化者，莫如儒家；言節制資本者，莫如法家。漢武帝，大家稱他是崇儒的人，其實他並不是眞懂得儒家之道的。他所以崇儒，大約因爲他的性質，是誇大的，要做些表面上的事情，如改正朔，易服色等，而此等事情，只有儒家最爲擅長之故。所以當時一個眞正的儒家董仲舒，提出了限民名田的主張，他並不能行。他的功績，最大的，只是替五經博士置弟子，設科射策，勸以官祿，使儒家之學，得國家的提倡而地位提高。但是照儒家之學，生計問題，本在教化問題之先；卽以教化問題而論，地方上的庠序，亦重於京城裏的大學，這只要看漢書禮志上的議論，便可以知道。武帝當日，對於庠序，亦未能注意，卽因其專做表面上的事情之故。

至於法家，他用到了一個桑弘羊，行了些榷鹽鐵、酒酤，均輸等政策。據鹽鐵論看來，桑弘羊是確有節制資本之意，並非專爲籌款的。但是節制資本而藉官僚以行之，很難望其有利無弊，所以其結果，只達到了籌款的目的，節制資本，則徒成虛語，且因行政的腐敗，轉不免有使人民受累的地方。其餘急不暇擇的籌款方法，如算緡錢，舟車，令民生子三歲卽出口錢，及令民入羊爲郞，入穀補官等，更不必說了。因所行不順民心，不得不用嚴切的手段，乃招致張湯，趙禹等，立了許多嚴切的法令，以壓迫人民。秦以來的獄吏，本來是偏於殘酷的，加以此等法律，其詒害自然更深

了。他用此等方法，搜括了許多錢來，做些什麼事呢？除對外的武功，有一部分，可以算是替國家開拓疆土，防禦外患外，其餘如封禪，巡幸，信用方士，大營宮室等，可以說全部是浪費。山東是當時誅求剝削的中心，以致末年民愁盜起，幾至釀成大亂。

武帝對外的武功，卻是怎樣呢？當時還威脅著中國邊境的，自然還是匈奴。此外秦朝所開闢的桂林，南海，象三郡和閩中郡，秦末漢初，又已分離為南越，閩越，東甌三國了。現在的西康，雲，貴和四川，甘肅的邊境，即漢人所謂西南夷，則秦時尚未正式開闢。東北境，雖然自戰國以來，燕國人業已開闢了遼東，當時的遼東，且到現在朝鮮境內，㊀然漢族的移殖，還不以此為限，自可更向外開拓。而從甘肅向西北入新疆，向西南到青海，也正隨著國力的擴張，而可有互相交通之勢。在這種情勢之下，推動雄才大略之主，向外開拓的，有兩種動機：其一，可說是代表國家和民族向外拓展的趨勢，又其一則為君主個人的野心。匈奴，自秦末乘中國內亂，戍邊者皆去，復入居河南。漢初，其雄主冒頓，把今蒙古東部的東胡，甘肅西北境的月氏，都征服了。到漢文帝時，他又征服了西域。西域，即今新疆省之地。㊁漢時分為三十六國。㊂其種有塞，有氐羌。塞人屬於高加索種，都是居國，其文明程度，遠在匈奴氐羌等遊牧民族之上。匈奴設官以收其賦稅。漢高祖曾出兵征伐匈奴，被圍於平城，㊃七日乃解。此時中國初定，對內的問題還多，不能對外用兵，乃用婁敬之策，名家人子為長公主，嫁給冒頓，同他講和，是為中國以公主下嫁外國君主結和親之始。文，景兩代，匈奴時有叛服，文景不過發兵防之而已，並沒建立一定的對策。到武帝，才大出兵以征匈奴，前一二七年，

恢復河南之地，匈奴自此移於漠北。一一九年，又派衛青，霍去病絕漠攻擊，匈奴損折頗多。此外較小的戰鬥，還有多次，兵事連亙，前後共二十餘年，匈奴因此又漸移向西北。漢武帝的用兵，是很不得法的，他不用功臣宿將，而專用衛青，霍去病等椒房之親。紀律既不嚴明，對於軍需，又不愛惜，以致士卒死傷很多，物質亦極浪費。㊄只因中國和匈奴，國力相去縣絕，所以終能得到勝利。然此乃國力的勝利，並非戰略的勝利。至於其通西域，則更是勤於侈心。他的初意是聽說月氏爲匈奴所破，逃到今阿母河濱，要想報匈奴的讎，苦於無人和他合力，乃派張騫出使。張騫回來後，知道月氏已得沃土，無報讎之心，其目的已不能達到了。但武帝因此而知西域的廣大，以爲招致了他們來朝貢，實爲自古所未有，於是勤於侈心，要想招致西域各國。張騫在大夏時，看見邛竹杖，蜀布，問他從那裏來的？他們說從身毒買來。㊅於是億想，從四川，雲南，可通西域。派人前去尋求道路，都不能通。㊆後來匈奴的渾邪王降漢，今甘肅西北部之地，收入中國版圖，通西域的路，才正式開通。前一〇四年，李廣利伐大宛，㊇不克。武帝又續發大兵，一〇一年，到底把他打下。大宛是離中國很遠的國。西域諸國，因此懾於中國兵威，相率來朝。還有一個烏孫，也是游牧民族，當月氏在甘肅西北境時，烏孫爲其所破，依匈奴以居。月氏爲匈奴所破，是先逃到伊犂河流域的。烏孫借匈奴的助力，把他打敗，月氏才逃到阿母河流域，烏孫卽占據伊犂之地。渾邪王降漢時，漢朝尚無意開其地爲郡縣，張騫建議，招烏孫來居之。烏孫不肯來，而匈奴因其和中國交通，頗責怪他。烏孫恐懼，願「壻漢氏以自親。」於是漢朝把一個宗室女兒嫁給他。從此以後，烏孫和匈奴之間有問題，漢朝就不能置之不問，漢書西域傳說：「漢用憂勞無寧歲，」很有

怨對的意思。案西域都是些小國，漢攻匈奴，並不能得他的助力，而因此勞費殊甚，所以當時人的議論，大都是反對的。但是史事複雜，利害很難就一時一地之事論斷。（一）西域是西洋文明傳布之地。西洋文明的中心希臘，羅馬等，距離中國很遠，在古代只有海道的交通，不甚密切，西域則與中國陸地相接，自近代西力東漸以前，中西的文明，實在是恃此而交流的。（二）而且西域之地，設或為遊牧民族所據，亦將成為中國之患，漢通西域之後，對於天山南北路，就有相當的防備，後來匈奴敗亡後，未能侵入，這也未始非中國之福。所以漢通西域，不是沒有益處的。但這只是史事自然的推遷，並非當時所能豫燭。　朝鮮：漢初燕人衛滿走出塞，把箕子之後襲滅了，自王朝鮮。傳子至孫，於前一〇八年，為漢武帝所滅。將其地設置樂浪，臨屯，眞番，玄菟四郡。㊈　朝鮮半島的主要民族是貉族，自古即漸染漢族的文化，經此長時期的保育，其漢化的程度愈深，且因此而輸入半島南部的三韓，㊉　和海東的日本，實為中國文化在亞洲東北部最大的根據地。　南方的東甌，因為閩越所攻擊，前一三八年，徙居江，淮間。南越和閩越，均於前一一一年，為中國所滅。當時的西南夷：在今金沙江和黔江流域的，是夜郎，滇，邛都，在岷江和嘉陵江上源的，是徙，筰都，冉駹，白馬。在今橫斷山脈和瀾滄，金沙兩江間的，是嶲昆明。㊉㊀　兩越既平，亦即開闢為郡縣，確立了中國西南部的疆域。　今青海首府附近，即漢人稱為河湟之地的，為羌人所據。這一支羌人係屬游牧民族，頗為中國之患。前一一二年，漢武帝把他打破，設護羌校尉管理他，開闢了今青海的東境。

㊀　漢初守燕國的舊疆，以浿水為界，則秦界尚在浿水以西。浿水，今大同江。

㊁ 西域二字，義有廣狹，漢書西域傳說西域之地，「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北方的大山，即今天山，南方的大山，即沙漠以南的山脈，略為新疆與西藏之界。河係今塔里木河。玉門，陽關，都在今甘肅敦煌縣西。此乃今天山南路之地。其後自此西出，凡交通所及之地，亦概稱為西域，則其界限並無一定，就連歐洲亦都包括在內。

㊂ 後分至五十餘。

㊃ 今山西大同縣。

㊄ 如霍去病，史記稱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用兵，「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類此。」衛青，霍去病大出塞的一役，漢馬死者至十餘萬匹，從此以馬少，就不能大舉。李廣利再征大宛時，兵出敦煌的六萬人，私人自願從軍的，還不在其內，馬三萬匹，回來時，進玉門關的只有一萬多人，馬一千多匹。史家說這一次並不乏食，戰死的亦不多，所以死亡如此之多，全由將吏不愛士卒之故。可見用人不守成法之害。

㊅ 今印度。

㊆ 當時蜀物入印度，所走的，當係今自四川經西康，雲南入緬甸的路。自西南夷求通西域的使者，「傳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當即今緬甸之地。

㊇ 大宛都貴山城，乃今之霍闡。

㊈ 樂浪，今朝鮮平安南道及黃海，京畿二道之地。臨屯為江原道地。玄菟為咸鏡南道。眞番跨鴨淥江上流。至前八二年，罷眞番，臨屯，以并樂浪，玄菟。

㊉ 馬韓，今忠清，全羅兩道。弁韓，辰韓，今慶尙道。

⑪ 夜郎，今桂州桐梓縣。滇今雲南昆明縣。邛都，今西康西昌縣。徙，今四川天全縣。筰都，今西康漢源縣。冉駹，今四川茂縣。白馬，今甘肅成縣。滇昆明，在今昆明，大理之間，乃行國。

第二十九章 前漢的衰亡

漢武帝死後，漢朝是經過一次政變的，這件事情的眞相，未曾有傳於後。武帝因迷信之故，方士神巫，多聚集京師，至其末年，遂有巫蠱之禍，皇后自殺。大子據發兵，把誣陷他和皇后的江充殺掉。武帝認爲造反，亦發兵勦辦。大子兵敗出亡，後被發覺自經而死。當大子死時，武帝兒子存在的，還有燕王旦，廣陵王胥，昌邑王髆，武帝迄未再立大子。前八七年，武帝死，立趙婕妤所生幼子弗陵，是爲昭帝。霍光，上官桀，桑弘羊，金日磾同受遺詔輔政。趙婕妤先以譴死。褚先生補外戚世家說：是武帝怕身死之後，嗣君年少，母后專權，先行把他除去的。漢書霍光傳又說：武帝看中了霍光，使畫工畫了一幅周公負成王朝諸侯的圖賞給他。武帝臨死時，霍光問當立誰？武帝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這話全出揑造。武帝生平，溺於女色，他大約是個多血質的人，一生行事，全憑一時感情衝動；安能有深謀遠慮，豫割嬖愛？霍光乃左右近習之流，僅可以供驅使。上官桀是養馬的。金日磾係匈奴休屠王之子，休屠王與渾邪王同守西邊，因不肯降漢，爲渾邪王所殺，乃係一個外國人，與中國又有殺父之讎。朝臣中卽使無人，安得託孤於這幾個人？當他們三個人以武帝遺詔封侯時，有一個侍衞，名喚王莽，他的兒子，喚做王忽，揚言道：「皇帝病時，我常在左右，那裏有這道詔書？」霍光聞之，切責王莽，王莽只得把王忽殺掉。然則昭帝之立，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就可想而知了。

昭帝既立，燕王謀反，不成而死。桑弘羊，上官桀都以同謀被殺。霍光的女兒，是上官桀的兒媳婦，其女即昭帝的皇后。上官桀，大約因是霍光的親戚而被引用，又因爭權而翻臉的，殊不足論，桑弘羊卻可惜了。⊖ 前七四年，昭帝死，無子。霍光迎立昌邑王的兒子賀，旋又爲光所廢，而迎大子據之孫病已於民間，是爲宣帝。昌邑王之廢，表面上是無道，然當昌邑羣臣二百餘人被殺時，在市中號呼道：「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則昌邑王因何被廢，又可想而知了。大子據敗時，妻妾子女悉被害，只有一個宣帝繫獄，此事在前九一年。到前八七年，即武帝死的一年，據說有望氣者說：「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就派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殺之。」幸而有個丙吉，「拒閉使者，」宣帝才得保全。因而遇赦。案大子死後，武帝不久即自悔。凡和殺大子有關的人，都遭誅戮。大子係閉門自縊，腳踹開門，和解去他自縊的繩索的人都封侯。上書訟大子寃的田千秋，無德無能，竟用爲丞相。武帝的舉動如此，宣帝安得繫獄五年不釋？把各監獄中的罪人，不問罪名輕重，盡行殺掉，在中國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這回事的，這是和中國，至少是有史以來的中國的文化不相容的，武帝再老病昏亂些，也發不出這道命令。如其發出了，拒絕不肯執行的，又豈止一個丙吉？然則宣帝是否武帝的曾孫，又很有可疑了。今即舍此勿論，而昌邑王以有在國時的羣臣，爲其謀主，當斷不斷而敗，宣帝起自民間，這一層自然無足爲慮，這怕總是霍光所以迎立他的眞原因了罷？宣帝既立，自然委政於光，立六年而光死，事權仍在霍氏手裏。宣帝不動聲色的，逐漸把他們的權柄奪去，任用自己的親信。至前六六年，而霍氏被誅滅。

霍光的事情眞相如此。因爲漢時史料缺乏之後人遂認爲他的廢立是出於公心的，把他和向來崇拜的偶象伊尹連繫在一起，稱爲伊，霍，史家的易欺，眞堪驚歎了。當時朝廷之上，雖有這種爭鬥，影響卻未及於民間。武帝在時，內行奢侈，外事四夷，實已民不堪命。霍光秉政，頗能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宣帝起自民間，又能留意於吏治和刑獄。所以昭，宣二帝之世，卽自前八六至四九凡三十八年之間，政治反較武帝時爲清明，其時漢朝對於西域的聲威，益形振起。前六〇年，設立西域都護，兼管南北兩道。匈奴內亂，五單于並立，後幷於呼韓邪。又有一個郅支單于，把呼韓邪打敗。前五一年，呼韓邪入朝於漢。郅支因漢擁護呼韓邪，遁走西域。前四九年，宣帝崩，子元帝立。前三六年，西域副都護陳湯矯詔發諸國兵襲殺郅支。漢朝國威之盛，至此亦達於極點。然有一事，係漢朝政治敗壞的根原，其端實開自霍光秉政之時的，那便是宰相之權移於尚書。漢朝的宰相，是頗有實權的。全國的政治，都以相府爲總匯，皇帝的祕書御史，不過是他的助手，尚書乃是帝手下的管卷，更其說不著了。自霍光秉政，自領尚書，宰相都用年老無氣和自己的私人，政事悉由宮中而出，遂不能有正色立朝之臣。宣帝雖誅滅霍氏，於此卻未能矯正。宦者弘恭，石顯，當宣，元之世，相繼在內用事。元帝時，士大夫如蕭望之，劉向等，竭力和他們爭鬥，終不能勝。朝無重臣，遂至嬖倖得干相位，外戚得移朝祚，西漢的滅亡，相權的喪失，實在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而且其事不但關涉漢朝，歷代的政治，實都受其影響，參看第六章自明。

元帝以前三三年死，子成帝立。成帝是個荒淫無度的人，喜歡了一個歌者趙飛燕，立爲皇后，又立其女弟合德

爲倢伃。性又優柔寡斷，事權遂入於外家王氏之手。前七年，成帝崩，哀帝立，頗想效法武宣，振起威權。然寵愛嬖人董賢，用爲宰相，朝政愈亂。此時王氏雖一時退避，然其勢力仍在。哀帝任用其外家丁氏，祖母族傅氏，其中卻並無人才，實力遠非王氏之敵。前一年，哀帝崩，無子，王莽乘機復出，迎立平帝。誅滅丁，傅，董賢，旋弒平帝而立孺子嬰。㊁王莽從居攝改稱假皇帝，又從假皇帝變做眞皇帝，改國號爲新，而前漢遂亡。此事在西元九年。

㊀ 金日磾昭帝元年即死，故不與於此次政變。

㊁ 哀，平二帝皆元帝孫，孺子爲宣帝曾孫。

第三十章　新室的興亡

前後漢之間，是中國歷史的一個轉變。在前漢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還是不該就這麼苟安下去的。後世的政治家，奉爲金科玉律的思想，所謂「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是這時候的人所沒有的。他們看了社會，還是可用人力控制的。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該用人力去改變，此即所謂「撥亂世反之正。」出來負這個責任的，當然是賢明的君主和一班賢明的政治家。　當漢昭帝時，有一個儒者，喚做眭弘，因災異，使其朋友上書，勸漢帝「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宣帝時，有個蓋寬饒，上封事亦說：「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四序之運，成功者退，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這兩個人，雖然都得罪而死，但眭弘大約是因霍光專政，怕人疑心他要篡位，所以犧牲了他，以資辨白的。況且霍光是個不學無術的人，根本不懂得什麼改革大計。蓋寬饒則因其剛直之性，既觸犯君主，又爲有權勢的人所忌，以致遭禍，都不是反對這種理論，視爲大逆不道。至於不關涉政體，而要在政務上舉行較根本的改革的：則在宣帝時有王吉，因爲宣帝是個實際的政治家，不能聽他的話。元帝即位，卻徵用了王吉，及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貢禹。王吉年老，在路上死了。貢禹徵至，官至御史大夫。聽了他的話，改正了許多奢侈的制度，又行了許多寬恤民力的政事。其時又有個翼奉，勸元帝徙都成周。他說：長安的制度，已

經壞了，因襲了這種制度，政治必不能改良，所以要遷都正本，與天下更始，則其規模更為闊大了。哀帝多病，而且無子，又有個李尋，保薦了一個賀良，陳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勸他改號為陳聖劉皇帝。陳字和田字同音，田地二字，古人通用，地就是土，陳聖劉皇帝，大約是說皇帝雖然姓劉，所行的卻是土德。西漢人五德終始之說，還不是像後世專講一些無關實際，有類迷信的空話的，既然要改變「行序，」就同時有一大套實際的政務，要跟著改變。這只要看賈誼說漢朝應當改革，雖然要「改正朔，易服色，」也要「法制度，定官名，」而他所草擬的具體方案，「為官名，悉更秦之故，」便可知道。五德終始，本來不是什麼迷信，而是一套有系統的政治方案，這在第十七章中，業經說過了。這種根本的大改革，要遭到不了解的人無意識的反對，和實際於他權利有損的人出死力的抵抗，自是當然之事。所以賀良再進一步，要想改革實際的政務，就遭遇反對而失敗了。但改革的氣勢，既然如此其旁薄鬱積，自然終必有起而行之之人，而這個人就是王莽。所以王莽是根本無所謂篡竊的。他只是代表時代潮流，出來實行改革的人。要實行改革，自然要取得政權；要取得政權，自然要推翻前朝的皇帝；而因實行改革而推翻前朝的皇帝，在當時的人看起來，毋寧是天理人情上當然的事。所以應天順人，㊀在當時也並不是一句門面話。

要大改革，第一步自然還是生計問題，王莽所實行的是：（一）改名天下的田為王田，這卽是現在的宣布土地國有，和附著於土地的奴隸，都不准賣買，而舉當時所有的土田，按照新章，舉行公平的分配。（二）立六筦之法，將大事業收歸官營。（三）立司市，泉府，以平衡物價，使消費者，生產者，交換者，都不喫虧。收有職業的人的稅，以供

（甲）要生利而無資本的人及（乙）有正當消費而一時周轉不靈的人的借貸。其詳已見第五章。他的辦法，頗能綜合儒法二家兼顧到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方面，其規模可稱闊大思慮亦可謂周詳。但是徒法不能自行要舉行這種大改革，必須民衆有相當的覺悟且能爲相當的行動，專靠在上者的操刀代斲，是不行的。因爲眞正爲國爲民的人總只有少數，官僚階級中的大多數人，其利害總是和人民相反的，非靠督責不行。以中國之大古代交通的不便，一個中央政府，督責之力本來有所不及；而況當大改革之際，普通官吏，對於法令，也未必能了解，而作弊的機會卻特多；所以推行不易，而監督更難。王莽當日，所定的法令，有關實際的，怕沒有一件能彀眞正推行，達到目的，而因此而生的流弊，則無一事不有，且無一事不利害。其餘無關實際，徒資紛擾的，更不必說了。王莽是個偏重立法的人，他又「銳思於制作，」而把眼前的政務擱起。 尤其無謂的，是他的改革貨幣，麻煩而屢次改變，勢不可行，把商業先破壞了。新分配之法，未曾成立，舊交易之法，先已破壞，遂使生計界的秩序大亂，全國的人，無一個不受到影響。

王莽是個拘泥理論，好求形式上的整齊的人。他要把全國的政治區畫，依據地理，重行釐定，以制定封建和郡縣制度。這固然是一種根本之圖，然豈旦夕可致？遂至改革紛紜，名稱屢變，吏弗能紀。他又要大改官制，一時亦不能成功，而官吏因制度未定，皆不得祿，自然貪求更甚了。

對於外國，也是這麽一套。如更改封號及印章等，無關實際，徒失交涉的圓滑，加以措置失宜，匈奴，西域，西南夷，遂至背叛。王莽對於西域，未曾用兵。西南夷則連年征討，騷擾殊甚。對於匈奴，他更有一個分立許多小單于，而發大兵深入窮追，把其不服的趕到丁令地方去的一個大計畫。㈢

這個計畫，倒也是值得稱贊的，然亦談何容易？當時調兵運餉，牽動尤廣，屯守連年，兵始終沒有能彀出，而內亂卻已蔓延了。

莽末的內亂，是起於西元一七年的今山東地方，先行嘯聚。湖北地方，亦有饑民屯聚。勦辦連年弗能定。西元二二年，藏匿在今當陽縣綠林山中的兵，分出南陽和南郡。㊂入南陽的謂之新市兵，入南郡的謂之下江兵。又有起於今隨縣的平林鄉的，謂之平林兵。漢朝的宗室劉玄，在平林兵中。劉縯，劉秀，則起兵舂陵。㊃和新市，平林兵合。劉玄初稱更始將軍，後遂被立為帝。入據宛。明年，王莽派大兵四十萬去勦辦，多而不整，大敗於昆陽。㊄莽遂失其控制之力，各地方叛者並起。更始分兵兩支：一攻洛陽，一入武關。長安中叛者亦起。莽遂被殺。 更始移居長安，然為新市，平林諸將所制，不能有為。此時海內大亂，而今河南，河北，山東一帶更甚。劉縯為新市，平林諸將所殺。劉秀別為一軍，出定河北。即帝位於鄗，㊅是為後漢光武皇帝。先打平了許多小股的流寇。其大股赤眉，因食盡西上，另立了一個漢朝的宗室劉盆子，攻入長安。更始兵敗出降，旋被殺。光武初以河內為根據地，㊆派兵留守，和服從更始的洛陽對峙。至此遂取得了洛陽，定都其地。派兵去攻關中，未能遽定。而赤眉又因食盡東走，光武自勒大兵，降之宜陽。㊇此時東方還有漢朝的宗室劉永，割據睢陽，㊈東方諸將，多與之合。又有秦豐，田戎等，割據今湖北沿江一帶，亦被他次第打平。只有隴西的隗囂，四川的公孫述，較有規模，到最後才平定。保據河西的竇融，則不煩兵力而自下。到公元三六年，天下又算平定了。從公元一七年東方及荊州兵起算到這一年，其時間實四倍於秦末之亂；其破壞的程度，怕還不止這

一個比例。光武平定天下之後，自然只好暫顧目前，說不上什麼遠大的計畫了。而自王莽舉行這樣的大改革而失敗後，政治家的眼光，亦爲之一變。根本之計，再也沒有人敢提及。社會漸被視爲不可以人力控制之物，只能聽其遷流所至。「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遂被視爲政治上的金科玉律了。所以說：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轉變。

(一) 易革卦彖辭「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二) 此乃欲將匈奴驅入今西伯利亞之地，而將漠北空出。

(三) 漢南陽郡，治宛，今河南南陽縣。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縣。

(四) 今湖北棗陽縣。

(五) 今河南葉縣。

(六) 改名高邑，今河北高邑縣。

(七) 漢河內郡，治懷，在今河南武陟縣。

(八) 今河南宜陽縣。

(九) 今河南商丘縣。

第三十一章 後漢的盛衰

後漢自西元二五年光武帝即位起，至二二〇年爲魏所篡止，共計一百九十二年；若算到西元一八九年董卓行廢立，東方起兵討卓，實際分裂之時爲止，則共得一百七十五年。其運祚略與前漢相等，然其國力的充實，則遠不如前漢了。這是因爲後漢移都洛陽，對於西北兩面的控制，不如前漢之便；又承大亂之後，海內凋敝已極，休養未幾，而羌亂即起，其富力亦不如前漢之盛之故。兩漢四百年，同稱中國的盛世，實際上，後漢已漸露中衰之機了。光武帝是一個實際的政治家。他知道大亂之後，急於要休養生息，所以一味的減官省事。退功臣，進文吏，位高望重的三公，亦只崇其禮貌，而自己以嚴切之法，行督責之術，雖然有時不免失之過嚴，然頗得專制政治「嚴以察吏，寬以馭民」的祕訣，所以其時的政治頗爲清明。西元五七年，光武帝崩，子明帝立。亦能守其遺法。七五年，明帝崩，子章帝立，政治雖漸見寬弛，然尙能崇業而安。章帝以西元八八年崩。自西元三六年公孫述平定至此，共計五十二年，爲東漢治平之世。

匈奴呼韓邪單于，約諸子以次繼立。六傳至呼都而尸單于，背約而殺其弟。前單于之子比，時領南邊，不服。西元四八年，自立爲呼韓邪單于，來降。中國人處之於今綏遠境內。匈奴自此分爲南北。北匈奴日益衰亂。西元八九年，南單于上書求幷北庭。時和帝新立，年幼，大后竇氏臨朝。后兄竇憲犯法，欲令其立功自贖，乃以憲爲大將軍，出

兵擊破匈奴。後年，又大破之於金微山。㊀北匈奴自此遠遁，不能爲中國之患了。西域的東北部，是易受匈奴控制的。其西南部，則自脫離漢朝都護的管轄後，強國如莎車，于闐等，出而攻擊諸國，意圖幷吞。後漢初興，諸國多願遣子入侍，請派都護。光武不許。明帝時，才遣班超出使。班超智勇足備，帶了少數的人，留居西域，調發諸國的兵，征討不服，至西元九一年而西域平定。漢朝復設都護，以超爲之。後漢之於外國，並沒有出力經營，其成功，倒亦和前漢相彷彿，只可謂之適值天幸而已。

後漢的亂源，共有好幾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外戚和宦官。　從前的皇室，其前身，本來是一個強大的氏族。氏族自有氏族的繼承法。當族長逝世，合法繼承人年幼時，從族中推出一個人來，暫操治理之權，謂之攝政。如由前族長之妻，現族長之母代理，則即所謂母后臨朝。宗室分封於外，而中朝以外戚輔政，本來是前漢的一個政治習慣。雖然前漢係爲外戚所篡，然當一種制度未至崩潰時，即有弊竇，人總認爲是人的不好，而不會歸咎於制度的。如此，後漢屢有沖幼之君，自然產生不出皇族攝政的制度來，而只會由母后臨朝；母后臨朝，自然要任用外戚。　君主之始，本來是和一個鄉長或縣長差不多的。他和人民是很爲接近的。到後來，國家愈擴愈大，和原始的國家不知相差若干倍了，而君主的制度依然如故。他和人民，和比較上低級的官吏，遂至因層次之多而自然隔絕。又因其地位之高，而自成養尊處優之勢，關係之重，而不得不深居簡出。遂至和當朝的大臣，都不接近，而只是和些宦官宮妾習狎。這是歷代的嬖倖近習，易於得志的原因，而也是政治敗壞的一個原因。　後漢外戚之禍，起於章帝時。章帝的皇后竇

氏是沒有兒子的。宋貴人生子慶，立為大子。梁貴人生子肇，竇后養為己子。后誣殺宋貴人，廢慶為清河王，而立肇為大子。章帝崩，肇立，是為和帝。后兄竇憲專權。和帝既長，與宦者鄭衆謀誅之，是為後漢皇帝和宦官合謀以誅外戚之始。一〇五年，和帝崩。據說：和帝的皇子，屢次夭殤，所以生才百餘日的殤帝，是寄養於民間的。皇后鄧氏迎而立之。明年，復死。乃迎立清河王的兒子，是為安帝。鄧大后臨朝，凡十五年。大后崩後，安帝親政，任用皇后的哥哥閻顯，又寵信宦官和乳母王聖，政治甚為紊亂。閻皇后無子，後宮李氏生子保，立為大子。后譖殺李氏而廢保。一二五年，安帝如宛，道崩。皇后祕喪馳歸，迎立章帝之孫北鄉侯懿。當年即死。宦者孫程等迎立廢大子保，是為順帝。程等十九人皆封列侯。然未久即多遭譴斥。順帝任用皇后的父親梁商，為人還算謹慎。商死後，子冀繼之，則其驕淫縱恣，為前此所未有。一四四年，順帝崩，子沖帝立。明年崩。梁冀迎立章帝的玄孫質帝。因年小聰明，為冀所弒。又迎立章帝的曾孫桓帝。桓帝立十三年後，才和宦者單超等五人合謀把梁冀誅戮，自此宦官又得勢了。

因宦官的得勢，遂激成所謂黨錮之禍。　宦官和閹人，本來是兩件事。宦字的初義，是在機關中學習，後來則變為在貴人家中服事他，第十五章中，業經說過了。皇室的規模，自然較卿大夫更大，自亦有在宮中服事他的人，此即所謂宦官。㊀ 本不專用閹人，而且其初，宦官的等級，遠較閹人為高，怕是絕對不能用閹人的。但到後來，刑罰濫了，士大夫亦有受到宮刑的；㊁ 又有生來天閹的人；又有貪慕權勢，自宮以進的。不都是俘虜或罪人，於是其人的能力和品格，都漸漸提高，而可以用為宦官了。後漢鄧大后臨朝後，宮中有好幾種官，如中常侍等，都改用閹人，宦官遂成為

閹人所做的官的代名詞。雖然閹人的地位實已提高，然其初既是俘虜和罪人，社會上自然總還將他當作另一種人看待，士大夫更瞧他不起。此時的士大夫和貴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結的。這一者出於戰國之世，貴族好養士，士人好奔走的習慣。一則出於此時選舉上的需要，在第七章中，業經說過了。當時的宦官，多有子弟親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則居鄉恃勢驕橫，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動輿論反對他，正是立名的好機會。士大夫和宦官，遂勢成水火。這一班好名譽好交結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標榜，互相結託。京城裏的大學，游學者衆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爲他們聚集的中心。結黨以營謀進身，牽引同類，淆亂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個大忌。當時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這一個罪名，則一網可以打盡，這是多麽便利，多麽痛快的事。宦官遂指當時反對他們的名士爲黨人，勸桓帝加以禁錮，後因后父竇武進言，方纔把他們赦免。一六七年，桓帝崩，無子，竇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孫靈帝。大后臨朝。竇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於竇氏的陳蕃，做了大傅，則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謀誅弄權的宦官，反爲所害。大后亦被遷抑鬱而死。靈帝年長，不徒不知整頓，反更崇信宦官，聽其把持朝政，濁亂四海。而又一味聚斂奢侈。此時亂源本已潛伏，再天天替他製造爆發的機會，遂成爲不可收拾之局了。

大傷後漢的元氣的是羌亂。中國和外夷，其間本來總有邊塞隔絕著的。論民族主義的真諦，先進民族本來有誘掖後進民族的責任，不該以隔絕爲事。但是同化須行之以漸。在同化的進行未達相當程度時，彼此的界限是不能遽行撤廢的。因爲文化的不同就是生活的相異，不能使其生活從同，顧欲強使生活不同的人共同生活，自不免

引起糾紛。這是五胡亂華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後漢時的羌亂，業已導其先路了。　今青海省的東北境，在漢時本是羌人之地。王莽攝政時，諷羌人獻地，設立了一個西海郡。旣無實力開拓邊塞反因之撤廢，羌人就侵入內地。後漢初年，屢有反叛，給中國征服了，又都把他遷徙到內地來。於是降羌散居今甘肅之地者日多。安帝時，遂釀成大規模的叛亂。這時候，政治腐敗，地方官無心守土，都把郡縣遷徙到內地。人民不樂遷徙，則加以強迫驅遣，流離死亡，不可勝數。派兵勦辦，將帥又腐敗，歷時十餘年，用費達二百四十億，才算勉強結束。順帝時又叛，兵費又至八十餘億，桓帝任用段熲，大加誅戮，才算鎭定下來。然而西北一方，彫敝已甚，將帥又漸形驕橫，隱伏著一個很大的亂源了。

遇事都訴之理性，這只是受過優良教育的人，在一定的範圍中能彀。其餘大多數人，和這一部分人出於一定範圍以外的行爲，還是受習慣和傳統思想的支配的。此種習慣和傳統的思想，是沒有理由可以解說的，若要仔細追究起來，往往和我們別一方面的知識衝突，人們卻都置諸不問，而無條件加以承認，此即所謂迷信。給迷信以一種力量的則爲宗教。宗教鼓動人的力量是頗大的。當部族林立之世，宗教的教義，亦只限於一部族，而不足以吸引別部族人。到統一之後就不然了。這種小宗教漸漸混合而產生大宗教的運動，在第十八章中業經說過。在漢時，上下流社會，是各別進行的。在上流社會中，孔子漸被視爲一個神人，看當時內學家[四]尊崇孔子的話，便可見得。但在上流社會中，到底是受過良好教育，理性較爲發達的，不容此等迷信之論控制，所以不久就被反對迷信的玄學打倒。在下流社會，則各種迷信，逐漸結合，而形成後世的道教。在漢時是其初步。其中最主要的是張角的太平道，和張

脩的五斗米道。道教到北魏時的寇謙之，才全然和政府妥協，前此，則是很激烈的反對政府的。他們以符咒治病等，爲扇動和結合的工具。張脩造反，旋即平定。張魯後來雖割據漢中，只是設立鬼卒等，閉關自守，實行其神權政治而已，於大局亦無甚關係。張角卻聲勢浩大。以西元一八四年起事。他的徒黨，徧於靑，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即今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山東，河南，河北各省之地。但張角似是一個只會扇惑而並沒有什麽政治能力的人，所以不久即敗。然此時的小亂事則已到處蔓延，不易遏止了，而黃巾的餘黨亦難於肅淸。於是改刺史爲州牧，將兩級制變成了三級制，便宜了一部分的野心家，即仍稱刺史的人以及郡守手中亦多有兵權。分裂之勢漸次形成，靜待著一個機會爆發。

㈠ 大約係今蒙古西北的阿爾泰山。

㈡ 據漢書本紀：惠帝即位後，曾施恩於宦皇帝的人，謂惠帝爲太子時在「太子家」中服事者也。

㈢ 如司馬遷受宮刑後爲中書謁者令，即其好例。

㈣ 東漢時稱緯爲內學。

第三十二章　後漢的分裂和三國

西元一八九年，靈帝崩。靈帝皇后何氏，生子辯。美人王氏，生子協。靈帝屬意於協，未及定而崩。囑協於宦者蹇碩，這蹇碩，大約是有些武略的。當黃巾賊起時，漢朝在京城裏練兵，共設立八個校尉，蹇碩便是上軍校尉，所以靈帝把廢嫡立庶的事情付託他。然而這本是不合法的事，皇帝自己辦起來，還不免遭人反對，何況在其死後？這自然不能用法律手段解決。蹇碩乃想伏兵把何皇后的哥哥大將軍何進殺掉，然後舉事。事機不密，被何進知道了，就擁兵不朝。蹇碩無可如何，而辯乃得即位，是為廢帝。何進把蹇碩殺掉，因想盡誅宦官。而何氏家本寒微，向來是尊敬宦官的。何大后的母親和何進的兄弟，又受了宦官的賄賂，替他在大后面前說好話。大后因此堅持不肯。何進無奈，乃召外兵進京，欲以脅迫大后。宦官見事急，誘進入宮，把他殺掉。何進的官屬，舉兵盡誅宦官。京城大亂，而涼州將董卓適至，擁兵入京，大權遂盡入其手。　董卓只是個強盜的材料。他把廢帝廢掉，而立協為皇帝，是為獻帝。山東州郡起兵反對他，他乃移獻帝於長安，接近自己的老家，以便負嵎抵抗。東方州郡實在是人各有心的，都各占地盤，無意於進兵追討。後來司徒王允，和董卓親信的將官呂布相結，把董卓殺掉。董卓的將校李傕，郭汜，又回兵替董卓報讎。呂布出奔，王允被殺。李傕，郭汜又互相攻擊，漢朝的中央政府就從此解紐，不再能號令全國了。

各地方割據的：幽州有公孫瓚。冀州有袁紹。兗州有曹操。徐州始而是陶謙，後來成為劉備和呂布爭奪之場。揚州，今壽縣一帶，為袁術所據，江東則入於孫策。荊州有劉表。益州有劉焉。這是較大而在中原之地的，其較小較偏僻的，則漢中有張魯，涼州有馬騰，韓遂，遼東有公孫度。 當時政治的重心，是在山東的。㊀ 袁紹擊滅了公孫瓚，又占據了幷州，地盤最大而曹操最有雄才大略。獻帝因不堪李傕，郭汜的壓迫，逃歸洛陽，貧弱不能自立，召曹操入衛，操移獻帝於許昌，遂成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勢。劉備為呂布所破，逃歸曹操，曹操和他合力擊殺了呂布。袁術因荒淫無度，不能自立，想走歸袁紹，曹操又使劉備邀擊，術退走，旋死。劉備叛操，操又擊破之。河南略定。二〇〇年，袁紹舉大兵南下，與操相持於官渡，㊁ 為操所敗。紹氣憤死。二〇五年，二子並為操所滅。於是北方無與操抗者。二〇八年，操南征荊州。劉表適死，其幼子琮，以襄陽降。㊂ 劉備時在荊州，走江陵。操追敗之。備奔劉表的長子琦於江夏。㊃ 和孫權合力敗操於赤壁。㊄ 於是劉備屯兵荊州，而孫權亦覬覦其地。後備乘劉焉的兒子劉璋闇弱，奪取益州。孫權想攻荊州，劉備同他講和，把荊州之地平分了。時馬騰的兒子馬超和韓遂反叛，曹操擊破之。又降伏了張魯。劉備北取漢中。曹操自爭之，不能克，只得退回。天下漸成三分之勢。劉備初見諸葛亮時，諸葛亮替他計畫，就是據有荊，益兩州，天下有變，命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而自牽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的。這時的形勢，頗合乎這個條件。乃命關羽自荊州北伐，取襄陽，北方頗為震動。而孫權遣兵襲取江陵，羽還救，為權所殺。劉備忿怒，自將大兵攻權，又大敗於猇亭。㊅ 於是荊州全入於吳。備旋以慙憤而死，此事在西元二二三年。 先是二二〇年，曹操死，子丕篡漢自立，是為魏文帝。其明年，劉備

稱帝於蜀，是爲蜀漢昭烈帝。孫權是到二二九年才稱帝的，是爲吳大帝。天下正式成爲三分之局。蜀的地方最小，只有今四川一省，其雲南，貴州，全是未開發之地。吳雖自江陵而下，全據長江以南，然其時江南的開化，亦遠在北方之後。所以三國以魏爲最強，吳，蜀二國，常合力以與之抗。

三國的分裂，可以說是兩種心理造成的。其一是封建的餘習。人心是不能驟變的。在封建時代，本有各忠其君的心理，秦，漢以後，雖然統一了，然此等見解，還未能全行破除。試看漢代的士大夫，仕於州郡的，都奉其長官爲君，稱其機關爲本朝，有事爲之盡忠，死則爲之持服，便可知道。又其一則爲南方風氣的強悍。赤壁戰時，孫權實在沒有聯合劉備抵抗曹操的必要。所以當時文人持重而顧大局的，如張昭等，都主張迎降。只有周瑜和魯肅，主張抵抗，和孫權的意見相合。三國志載周瑜的話，說曹操名爲漢相，實係漢賊，這是劫持衆人的門面話，甚或竟是事後附會之談。東吳的君臣，自始至終，所作所爲，何嘗有一件事有漢朝在心目之中？說這話要想欺誰？在當時東吳朝廷的空氣中，這話何能發生效力？孫權一生，最賞識的是周瑜，次之則是魯肅。孫權當稱帝時，說魯子敬早有此議，魯肅如此，周瑜可知。爲什麽要擁戴孫權做皇帝？這個絕無理由，不過是一種倔強之氣，不甘爲人下，孫權的自始便要想做皇帝，則更不過是一種不知分量的野心而已。赤壁之戰，是天下三分的關鍵，其事在西元二〇八年，至二八〇年晉滅吳，天下纔見統一，因這一種獷悍的心理，使戰禍延長了七十二年。

劉備的嗣子愚弱，所以託孤於諸葛亮。諸葛亮是有志於恢復中原的；而且蜀之國勢，非以攻爲守，亦無以自立；

所以自先主死後，諸葛亮即與吳棄釁言和，連年出兵伐魏。吳則除諸葛恪輔政之時外，多係疆場小戰。曹操自赤壁敗後，即改從今安徽方面經略東南。三國時，吳，魏用兵，亦都在這一帶，彼此均無大成功。魏文帝本來無甚才略，死後，兒子明帝繼立，荒淫奢侈，朝政更壞。其時司馬懿屢次帶兵在關中和諸葛亮相持，又平定了遼東。明帝死後，子齊王芳年幼，司馬懿和曹爽同受遺詔輔政。其初大權爲曹爽所專。司馬懿託病不出，而暗中運用詭謀，到底把曹爽推翻，大權遂盡入其手。司馬懿死後，他的兒子司馬師，司馬昭，相繼把持朝局。揚州方面，三次起兵反對司馬氏，都無成。蜀自諸葛亮死後，蔣琬，費禕繼之，不復能出兵北伐。費禕死後，姜維繼之，頻年出兵北伐而無功，民力頗爲疲敝。後主又信任宦官，政局漸壞。司馬昭乘此機會，於二六三年發兵滅蜀。司馬昭死後，他的兒子司馬炎繼之，於二六五年篡魏，是爲晉武帝。至二八〇年而滅吳，統一中國。

㈠ 古書所謂山東，係指華山以東，今之河南，山東，都包括在內。

㈡ 城名，在今河南中牟縣北。

㈢ 今湖北襄陽縣，當時荊州治此。

㈣ 漢郡，後漢時，郡治在今湖北黃岡縣境。

㈤ 山名，在今湖北嘉魚縣。

㈥ 在今湖北宜都縣西。

第三十三章　晉初的形勢

吳，蜀滅亡，天下復歸於統一了，然而亂源正潛伏著。這亂源是什麼呢？

自後漢以來，政治的綱紀久經廢弛，試看第三十一章所述可知。政治上的綱紀要挽回他，最緊要的是以嚴明之法行督責之術。魏武帝和諸葛亮都是以此而收暫時的效果的。然而一兩個嚴明的政治家，挽不回社會上江河日下的風氣，到魏，晉之世，綱紀又復頹敗了。試看清談之風，起於正始，㊀至晉初而更甚，直綿延至南朝之末可知。所謂清談，所談的就是玄學。玄學的內容，已見第十七章。談玄本不是壞事，以思想論，玄學要比漢代的儒學高明得多。不過學問是學問，事實是事實。因學問而忽視現實問題，在常人尚且不可，何況當時因談玄而蔑視現實的，有許多是國家的官吏，所拋棄的是政治上的職務？

漢朝人講道家之學的，所崇奉的是黃，老，所講的是清靜不擾，使人民得以各安其生的法術。魏，晉以後的人所崇奉的是老，莊，其宗旨為委心任運。狡黠的講求趨避之術，養成不負責任之風。懦弱的則逃避現實，以求解除痛苦。頹廢的則索性蔑視精神，專求物質上的快樂。到底人是現實主義的多，物質容易使人沈溺，於是奢侈之風大盛。

當曹爽執政時，曾引用一班名士。雖因政爭失敗，未能有所作為，然從零碎的材料看來，他們是有一種改革的計畫，

代而其計畫且頗爲遠大的。㊀曹爽等的失敗，我們固然很難知其原因所在，然而奢侈無疑的總是其原因之一。曹爽而起的是司馬氏，司馬氏是武人，武人是不知義理亦不知有法度的，一奢侈就可以豪無軌範。何曾，石崇等人正是這一個時代的代表。

封建時代用人本來是看重等級的。東周以後，世變日亟，游士漸起而奪貴族之席。秦國在七國中是最能任用游士的，讀李斯諫逐客書可見。秦始皇滅六國後，仍保持這個政治習慣，所以李斯能做到宰相，得始皇的信任。漢高起自徒步，一時將相大臣，亦多刀筆吏或家貧無行者流，就更不必說了。漢武帝聽了董仲舒的話，改革選法，博士，博士弟子，郡國上計之吏，和州郡所察舉的秀才，孝廉，都從廣大的地方和各種不同的階層中來。其他擢用上書言事的人，以及朝廷和各機關的徵辟，亦都是以人才爲主的。雖或不免采取虛譽及引用善於奔走運動的人，究與一階級中人世據高位者不同。魏，晉以降，門閥制度，漸次形成，影響及於選舉，高位多爲貴族所蟠據，起自中下階層中較有活氣的人，參與政治的機會較少，政治自然不免腐敗。如上章所述：三國時代，南方士大夫的風氣，還是頗爲剽悍的。自東晉之初，追溯後漢之末，不過百餘年，周瑜，魯肅，呂蒙，陸遜等人物，未必無有。㊁儻使元帝東渡以後，晉朝能多引用這一班人，則除爲國家戡亂以外，更加以民族的敵愾心，必有功效可見。然而大權始終爲自北南遷的貴族所把持，使宋武帝一類的人物，直到晉末纔得出現於政治舞臺之上，這也是一筆很大的損失。

兩漢時儒學盛行。儒學是封建時代的產物，頗篤於君臣之義的。兩漢時，此項運動，亦頗收到相當的效果。漢末

政治腐敗，有兵權的將帥，始終不敢背叛朝廷，㊃以魏武帝的功蓋天下，亦始終只敢做周文王，㊄就是為此。司馬氏的成功是狡黠而不知義理的軍閥得勢。㊅自此風氣急變。宋，齊，梁，陳之君亦多是如此。加以運祚短促，自不足以致人忠誠之心。門閥用人之習既成，貴遊子弟，出身便做好官，富貴吾所自有，朝代變換，這班人卻並不更動，遂至「忠君之念已亡，保家之念彌切。」㊆中國人自視其國為天下，國家觀念本不發達；五胡亂華，雖然稍稍激起民族主義，尚未能發揚光大；政治上的綱紀，還要靠忠君之義維持，而其頹敗又如此，政治自更奄奄無生氣了。

秦，漢時雖有所謂都尉，調兵和統率之權，是屬於太守的。其時所行的是民兵之制，平時並無軍隊屯聚；一郡的地方太小，亦不足以背叛中央，所以柳宗元說「有叛國而無叛郡。」㊇自刺史變為州牧，而地盤始大，即仍稱刺史的，其實權亦與州牧無異；郡守亦有執掌兵權的；遂成尾大不掉之勢。晉武帝深知其弊，平吳之後，就下令去刺史的兵權，回復其監察之職。然沿習既久，人心一時難於驟變，平吳之後，不久內亂即起，中央政府，顧不到各地方，仍藉各州郡自行鎮壓，外重之勢遂成，迄南朝不能盡革。

自秦，漢統一之後，國內的兵爭既息，用不到人人當兵。若說外征，則因路途窵遠，費時失業，人民在經濟上的損失太大，於是多用謫發及謫戍。至後漢光武時，省郡國都尉，而民兵之制遂廢。第九章中，業經說過了。國家的強弱，固不盡係乎兵，然而多數人民，都受過相當軍事的訓練，到緩急之際，所表見出來的抵抗力，是不可輕侮的。後漢以來，此條件業經喪失，反因貪一時便利之故，多用降伏的異族為兵，兵權倒持在異族手裏，遂成為五胡擾亂的直接原

因。

晉初五胡的形勢，是如此的：（一）匈奴。散布在幷州即今山西省境內。（二）羯。史籍上說是匈奴的別種，以居於上黨武鄉的羯室而得名的。㊈ 案古書上的種字，不是現在所謂種族之義。古書所謂種或種姓，其意義，與姓氏或氏族相當。羯人有火葬之俗，與氐，羌同，疑係氐，羌與匈奴的混種，其成分且以氐羌為多。羯室正以羯人居此得名，並非匈奴的一支，因居羯室之地而稱羯。（三）鮮卑。後漢書說：東胡為匈奴所破，餘衆分保烏丸，鮮卑二山，因以為名。事實上，怕亦是山以部族名的。此二山，當在今蒙古東部蘇克蘇魯，索岳爾濟一帶。烏桓在南，鮮卑在北。漢朝招致烏桓，居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塞上，以扞禦匈奴。後漢時，北匈奴敗亡，鮮卑徙居其地。其酋長檀石槐，曾一時控制今蒙古之地，東接夫餘，㊉ 西至西域。所以烏丸和中國，較為接近，而鮮卑則據地較廣。曹操和袁紹相爭時，烏丸多附袁紹。袁氏既滅，曹操襲破之於柳城。㊉㊀ 烏桓自此式微，而鮮卑則東起遼東，西至今甘肅境內，部族歷歷散布，成為五胡中人數最多，分布最廣的一族。（四）氐。氐人本來是居於武都的，㊉㊁ 魏武帝怕被蜀人所利用，把他遷徙到關中。（五）羌。即後漢時叛亂之餘。氐，羌都在涇，渭二水流域。　當時的五胡，大部分是居於塞內的，間或有在塞外的，亦和邊塞很為接近。其人亦多散處民間，從事耕織，然獷悍之氣未消，而其部族首領，又有野心勃勃，想乘時恢復故業的。一旦嘯聚起來，「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㊉㊂ 其情勢，自又非從塞外侵入之比。所以郭欽，江統等，要想乘天下初定，用兵力將他們遷回故地。這雖不是民族問題根本解決之方，亦不失為政治上一時措置之策，而

晉武帝因循不能用。

㈠ 魏齊王芳年號，自二四〇至二四八。

㈡ 如夏侯玄有廢郡之議，他指出郡已經是供鎭壓之用，而不是治民事的，從來講官制的人，沒有這麼徹底注重民治的。

㈢ 晉初的周處，即係南人，還很有武烈之風。

㈣ 說本後漢書儒林傳論。

㈤ 參看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五年注引是年十二月已亥令，這句句都是實話。

㈥ 晉書宣帝紀說：「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司馬氏之所爲可見。

㈦ 說本南史褚淵傳論。

㈧ 見其所著封建論。

㈨ 在今山西遼縣。

㈩ 與高句麗同屬貉族。其都城，即今吉林的長春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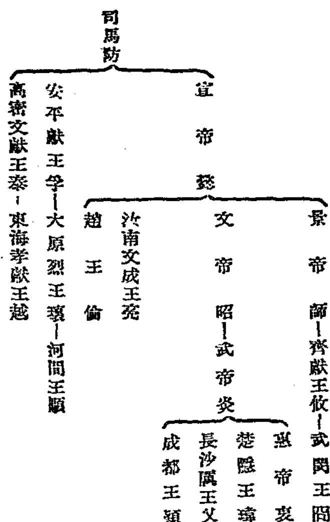
⑪ 漢縣，今熱河凌源縣。

⑫ 即白馬氏之地，今甘肅成縣。

⑬ 江統徙戎論語。

第三十四章　五胡之亂上

五胡之亂，已經蓄勢等待著了，而又有一個八王之亂，㊀做他的導火綫。封建親戚以爲屏藩之夢，此時尚未能破。我們試看：魏武帝於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下令，說從前朝廷恩封我的幾個兒子，我辭而不受，現在想起來，卻又要受了，因爲執掌政權年久，怕要謀害我的人多，想借此自全之故，就可見得這時候人的思想。魏雖亦有分封之制，但文帝當未做魏世子時，曾和他的兄弟爭立，所以猜忌宗室諸王特甚，名爲分藩，實同囚禁，絕不能牽掣晉朝的篡弒。晉人有鑒於此，所以得國之後，就大封同姓，體制頗爲崇隆，而



且各國都有衞兵。晉武帝是文帝的兒子，景帝之後，自然不甘退讓。在武帝時，齊王攸頗有覬覦儲位之意，似乎也有黨附於他的人。然未能有成，惠帝卒立。惠帝是很昏愚的。其初大后父楊駿執政。皇后賈氏，和楚王瑋合謀，把他殺掉，而用汝南王亮。又把他殺掉。后又殺楚王。旋弒楊大后。大子遹，非后所生，后亦把他廢殺。趙王倫時總宿衞，因人心

不服，弑后。遂廢惠帝而自立。時齊王冏鎮許昌，成都王穎鎮鄴，㊁河間王顒鎮關中，連兵攻殺倫。惠帝復位。齊王入洛專政。河間王和長沙王乂合謀攻殺之。又和成都王穎合謀，攻殺乂。東海王越合幽，并二州的兵，把河間，成都兩王打敗。遂弑惠帝而立懷帝。此等擾亂之事，在西元二九一至三〇六的十六年間。

匈奴單于，自後漢之末失位入居中國。單于死後，中國分其部衆為五，各立酋帥。其中左部最強，中國把其酋帥羈留在鄴，以資鎮馭。至晉初仍未釋放。東海王之兵既起，劉淵說成都王，回去合五部之衆，來幫他的忙。成都王才釋放了他。劉淵至并州，遂自立，是為十六國中的前趙。 此時中原之地，盜賊蠭起，劉淵如能力征經營，很可以有所成就。然劉淵是個無甚才略的人，自立之後，遂安居不出。羯人石勒，才略卻比較優長。東方羣盜，盡為所并。名雖服從前趙，實則形同獨立。東海王既定京師，出兵征討，死於軍中，其兵為石勒所追敗。晉朝遂成坐困之勢。三一〇年，劉淵的族子劉曜攻破洛陽，懷帝被虜。明年，被弑。愍帝立於長安。三一六年，又被虜。明年，被弑。元帝時督揚州，從下邳遷徙到建業，㊂自立，是為東晉元帝。此時，在北方，只有幽州刺史王浚，并州刺史劉琨，崎嶇和戎狄相持。南方則豫州刺史祖逖，從淮北經略今之豫東，頗有成績。然王浚本是個狂妄的人，劉琨則窘困太甚，終於不能支持，為石勒所破滅。祖逖因中央和荊州互相猜忌，知道功不能成，憤慨而死。就無能抗拒石勒的人。三二八年，勒滅前趙。除割據涼州的前涼，遼東，西的前燕外，北方幾盡入其手。

南方的情勢，荊州強於揚州。元帝即位之後，要想統一上流的事權，乃派王敦去都督荊州。王敦頗有才能，能把

荊州的實權，收歸掌握，卻又和中央互相猜忌。三二二年，終於決裂。王敦的兵，入據京城。元帝憂憤而死。子明帝立，頗有才略。乘王敦病死，把其餘黨討平。然明帝在位僅三年。明帝崩，子成帝立年幼，大后庾氏臨朝，后兄庾亮執政，和歷陽內史蘇峻不協。㊃蘇峻舉兵造反。亮奔溫嶠於尋陽。㊄溫嶠是很公忠體國的。邀約荊州刺史陶侃，把蘇峻打平。陶侃時已年老，故無跋扈之心。侃死後，庾亮出鎮荊州。庾亮死後，其弟庾翼，庾冰繼之。此時內外的大權，都在庾氏手裏，所以成帝，康帝之世，相安無事。三四四年，康帝崩，子穆帝立。明年，庾翼死，表請以其子繼任，宰相何充不聽，而用了桓溫。於是上下流之間，又成對立之勢了。

石勒死於三三三年。明年，勒從子虎殺勒子而自立。石虎是個淫暴無人理的，然兵力尚強。庾翼於三四三年出兵北伐，未能有功。三四九年，石虎死，諸子爭立。漢人冉閔，爲虎養子，性頗勇悍，把石虎諸子盡行誅滅。閔下令道：「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而「胡，羯去者塡門。」閔知胡之不爲己用，遂下令大誅胡，羯。單是一個鄴中，死者就有二十多萬。四方亦都承令執行。胡，羯經此打擊，就不能再振了。先是鮮卑慕容廆，興於遼西，兼并遼東。至其子皝，遷都龍城。㊅慕容氏是遠較前後趙爲文明的。地盤旣廣，兵力亦強。石虎死的前一年，慕容皝死，子儁立。乘北方喪亂，侵入中原。冉閔與戰，爲其所殺。於是河北之地，盡入於慕容氏。羌酋姚弋仲，氐酋苻洪，其初爲後趙所壓服的，至此亦乘機自立。苻洪死，子苻健入關。姚弋仲死，其子姚襄降晉，想借晉力以自圖發展。晉朝因和桓溫互相猜忌，引用了名士殷浩做宰相，想從下流去經略中原。殷浩亦不是沒有才能的人，但揚州勢成

積弱，殷浩出而任事，又沒有一個相當的時間以資準備，自然只得就固有的力量加以利用。於是卽用姚襄爲前鋒，反爲其所邀擊，大敗，軍資喪失甚衆。此事在三五四年。先是桓溫已滅前蜀，至此，遂迫脅朝廷廢掉殷浩。他卻出兵北伐，擊破了姚襄，恢復洛陽。然亦未能再進。 慕容儁死後，子慕容暐繼之，雖年幼無知，然有慕容恪輔政，慕容垂帶兵，仍有相當的力量。姚襄敗後入關，爲秦人所殺，弟萇以衆降秦。秦苻健死後，子生無道，爲苻堅所弒，自立。能任用王猛以修國政，其勢尤張。此時的北方，已較難圖，所以當後趙冉閔紛紜爭奪之時，晉朝實在坐失了一個恢復中原的機會。

此時燕人頻年出兵，以經略河南，洛陽又爲所陷。三六九年，桓溫出兵伐燕，大敗於枋頭。㈦桓溫之意，本來要立些功業，再圖篡奪的。至此，自顧北伐已無成功之望，乃於三七一年入朝，行廢立之事。㈧溫以禪讓之意，諷示朝臣。謝安，王坦之當國，持之以靜。三七三年，桓溫死。他的兄弟桓沖，是個沒有野心的人，把荊州讓出，政局乃獲暫安。

㈠ 八王，謂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齊王冏，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顒，東海王越。

㈡ 今河南臨漳縣。

㈢ 下邳，今江蘇邳縣。建業，今首都。東晉後避愍帝諱，改曰建康。

㈣ 今安徽和縣。

㈤ 今江西九江縣。

㈥ 今熱河朝陽縣。

㈦ 城名，今河南濬縣。

㈧ 康帝崩，子穆帝立。崩，成帝子哀帝立。崩，弟海西公立。至是爲桓溫所廢，而立元帝子簡文帝。

第三十五章 五胡之亂下

東晉時的五胡十六國，實在並不成其爲一個國家，所以其根基並不穩固。看似聲勢雄張，只是沒有遇見強敵，一戰而敗，遂可以至於覆亡。枋頭戰後，慕容垂因被猜忌出奔。前秦乘機舉兵。其明年，前燕竟爲所滅。前秦又滅掉前涼，又有統一北方之勢。然其根基亦並不是穩固的。此時北方的漢族，因爲沒有政府的領導，雖有強宗巨室和較有才力的人，能保據一隅，或者潛伏山澤，終產生不出一個強大的政權來，少數的五胡，遂得橫行無忌。然他們亦是人各有心，而且野蠻成習，頗難於統馭的。五胡中苟有英明的酋長出來，亦只得希望漢族擁戴他，和他一心，要聯合許多異族以制漢族，根本上是沒有這回事的。若要專恃本族，而把漢族以外的異族剗除，則（一）因限於實力；（二）則漢族此時，並不肯替此等異族出死力，而此等異族，性本蠻悍，加以志在掠奪，用之爲兵，似乎頗爲適宜，所以習慣上都是靠他們做主力的軍隊，盡數翦除，未免削弱兵力；所以其勢又辦不到。苻堅的政策，是把氐人散布四方，行駐防政策，而將其餘被征服的異族，置之肘腋之下，以便監制。儻使他的威力，能彀始終維持，原亦未爲非計。然若一朝失足，則氐人散處四方，不能聚集；無復基本隊伍，就糟了。所以當時，苻堅要想伐晉以圖混一，他手下的穩健派，如王猛，如其兄弟苻融等，都是反對的。而苻堅志得意滿，違衆舉兵，遂以三八三年大敗於淝水。北方異族，乘機紛紛而起。

而慕容垂據河北爲後燕，姚萇據關中爲後秦，最大。苻堅以三八五年，爲姚萇所殺。子丕，族子登，相繼自立，至三九四年，卒爲姚萇之子姚興所滅。

此時侵入中原的五胡，已成強弩之末。因爲頻年攻戰，死亡甚多，而漢族的同化作用，仍在逐漸進行，人口減少，戰鬥力也日益衰弱之故。其仍居塞外的，卻比較氣完力厚。此等情勢，自西元四世紀末，夏及拓跋魏之興至六世紀前半爾朱氏，宇文氏等侵入中原，迄未曾變。

自遭冉閔的大屠戮後，胡羯之勢，業已不能復振。只有匈奴鐵弗氏，根據地在新興，㊀還是一個比較完整的部落。

拓跋氏自託於黃帝之後，說其初建國北荒，後來南遷大澤，因其地「昏冥沮洳」乃再南遷至匈奴故地。自託於黃帝之後，自不足信，其起源發跡之地，該不是騙人的。他大約自西伯利亞遷徙到外蒙古，又逐漸遷徙到內蒙古的。晉初，其根據地在上谷之北，今灤河上源之西。劉琨藉其兵力以禦匈奴，畀以雁門關以北之地。拓跋氏就據有平城，東至今察哈爾的西部。這時候，自遼東至今熱河東部，都是慕容氏的勢力範圍。其西爲宇文氏，再西就是拓跋氏。慕容氏盛時，宇文氏受其壓迫，未能自強，拓跋氏卻不然。拓跋氏和匈奴鐵弗氏是世讎。苻堅時，拓跋氏內亂，鐵弗的酋長劉衛辰引秦兵把他打破。苻堅卽使劉衛辰和其族人劉庫仁分管其部落。劉庫仁是拓跋氏的女壻，反保護其遺裔拓跋珪。其時塞外，從陰山至賀蘭山，零星部落極多，拓跋珪年長後，逐漸加以征服，勢力復張。劉衛辰爲其所滅。其子勃勃奔後秦。姚興使其守禦北邊，勃勃遂叛後秦自立。後秦屢爲所敗，國勢益衰。三九五年，慕容垂之子寶伐後魏，大敗於參合陂。㊁明年，慕容垂自將伐魏。魏人退出平城，以避其鋒。慕容垂入平城，而實無所得。還至參合陂，見前此戰敗時的尸骸，堆積如山，軍中哭聲振天，慙憤

而死。慕容寶繼立。拓跋珪大舉來攻，勢如排山倒海。慕容寶棄其都城中山，逃到龍城，被弒。少子盛定亂自立，旋亦被弒。弟熙立，因淫虐，為其將馮跋所篡，是為北燕。其宗族慕容德，南走廣固㊂自立，是為南燕。拓跋珪服寒食散，散發不能治事，不復出兵。北方形勢，又暫告安靜。

南方當這時候，卻產生出一種新勢力來。晉朝從東渡以後，長江上流的形勢，迄較下流為強，以致內外相持，坐視北方的喪亂而不能乘。當淝水戰前六年，謝玄鎮廣陵，㊃才創立一枝北府兵，精銳無匹，而劉牢之為這一枝軍隊的領袖。淝水之戰，就是倚以制勝的。下流的形勢，至此實已較上流為強。東晉孝武帝，是一個昏憒胡塗的人。始而信任琅邪王道子，後來又猜忌他，使王恭鎮京口，㊄殷仲堪鎮江陵以防之。慕容垂死的一年，孝武帝也死了，子安帝立。三九八年，王恭，殷仲堪同時舉兵。道子嗜酒昏愚，而其世子元顯，年少有些才氣。使人句結劉牢之倒戈，王恭被殺。而上流之兵已逼，牢之不肯再戰。殷仲堪並不會用兵，軍事都是委任南郡相楊佺期的，㊅而桓溫的小兒子桓玄在荊州，仍有勢力，此時亦在軍中。晉朝乃以楊佺期刺雍州，桓玄刺江州，各給了一個地盤，上流之兵才退。後來殷仲堪和楊佺期，都給桓玄所并。四〇二年，元顯乘荊州饑饉，舉兵伐玄，劉牢之又倒戈，桓玄入京城，元顯和道子都被殺。桓玄是個狂妄的人。得志之後，奪掉了劉牢之的兵權，牢之謀反抗，而手下的人，不滿他的屢次倒戈，不肯服從，牢之自縊而死。桓玄以為天下無事了，就廢安帝自立。然劉牢之雖死，北府兵中人物尚多。四〇四年，劉裕等起兵討玄，玄遂敗死。安帝復位。劉裕入居中央，掌握政權，一時的功臣，都分布州郡，南方的形勢一變。

四〇九年，劉裕出兵滅南燕。想要停鎭下邳，經營河，洛，而後方又有變故。先是四〇〇年，妖人孫恩起兵會稽，⑦剽掠沿海。後爲劉牢之及劉裕所破，入海島而死。其黨盧循襲據廣州。桓玄不能討，用爲刺史。盧循又以其妹夫徐道覆爲始興相。⑧劉裕北伐時，盧循，徐道覆乘機北出，沿江而下，直逼京城。此時情勢確甚危急。幸得劉裕趕速回兵，以疲敝之衆守住京城。盧循徐道覆不能克，退回上流，爲裕所襲敗。裕又遣兵從海道襲據廣州，到底把他們打平。劉裕於是翦除異己。至四一七年，復大擧以滅後秦。此時後魏正値中衰；涼州一隅，自前秦亡後，復四分五裂，然其中並無強大之國；⑨夏雖有剽悍之氣，究係偏隅小國。儻使劉裕能在關中駐紮幾年，擴淸掃蕩之效，是可以豫期的，則當南北朝分立之初，海內卽可有統一之望，以後一百七十年的分裂之禍，可以免除了。 然舊時的英雄，大抵未嘗學問。個人權勢意氣之爭，重於爲國爲民之念。以致同時並起資望相等的人物，往往不能相容，而要互相翦滅，這個實在使人才受到一個很大的損失。劉裕亦是如此，到滅秦時，同起義兵諸人，都已被翦除盡了。手下雖有幾個勇將，資格都是相等的，誰亦不能統率誰。而劉裕後方的機要事務，全是交給一個心腹劉穆之的。這時候，劉穆之忽然死了，劉裕放心不下，只得棄關中而歸，留一個小兒子義眞以鎭守長安。諸將心力不齊，長安遂爲夏所陷。劉裕登城北望，流涕而已。內部的矛盾影響到對外，眞可謂深刻極了。 四二〇年，劉裕篡晉，是爲宋武帝。三年而崩。子少帝立，爲宰相徐羨之等所廢，迎立其弟文帝。文帝亦是個中主，然無武略，而功臣宿將，亦垂垂向盡。自北府兵創立至此，不足五十年，南方新興的一種中心勢力，復見衰頽。 北魏拓跋珪自立，是爲道武帝。道武帝末年，勢頗不振。子明元帝，亦僅讒

守河北。明元帝死，子大武帝立，復強。四三一年滅夏。四三六年滅燕。涼州之地，亦皆爲其所吞并。天下遂分爲南北朝。

(一) 今山西忻縣。

(二) 今山西陽高縣。

(三) 今山東益都縣西。

(四) 今江蘇江都縣。

(五) 今江蘇鎮江縣。

(六) 南郡，治江陵。

(七) 今浙江紹興縣。

(八) 今廣東曲江縣。

(九) 氐酋呂光，爲苻堅將，定西域。苻堅敗後，據姑臧自立，是爲後涼。後匈奴酋沮渠蒙遜據張掖叛之，爲北涼。漢族李暠據敦煌，爲西涼。鮮卑禿髮烏孤據樂都爲南涼。後涼之地遂分裂。又有鮮卑乞伏國仁，據隴右，爲西秦。後涼爲後秦所滅。西涼爲北涼所滅。南涼爲西秦所滅。西秦爲夏所滅。北涼爲後魏所滅。姑臧，今甘肅武威縣。張掖，敦煌，今縣皆同名。樂都，今碾伯縣。西秦初居勇士川，在今甘肅金縣後徙苑川，在今甘肅靖遠縣。

第三十六章　南北朝的始末

南北朝的對立，起於四二〇年宋之代晉，終於五八九年隋之滅陳，共一百七十年。其間南北的強弱，以宋文帝的北伐失敗及侯景的亂梁爲兩個重要關鍵。南朝的治世，只有宋文帝和梁武帝在位時，歷時較久。北方的文野，以孝文的南遷爲界限，其治亂則以爾朱氏的侵入爲關鍵。自爾朱氏，宇文氏等相繼失敗後，五胡之族，都力盡而斃，中國就復見盛運了。

宋文帝卽位後，把參與廢立之謀的徐羨之，傅亮，謝晦等都誅滅。初與其謀而後來反正的檀道濟，後亦被殺。於是武帝手裏的謀臣勇將，幾於靡有孑遺了。歷代開國之主，能彀戡定大亂，抵禦外患的，大抵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有卓絕的天才，此卽所謂文武兼資。而其所值的時局，難易各有不同。儻使大難能彀及身戡定，則繼世者但得守文之主，卽可以蒙業而安。如其不然，則非更有文武兼資的人物不可。此等人固不易多得，然人之才力，相去不遠，亦不能謂並時必無其人；尤其做一番大事業的人，必有與之相輔之士。儻使政治上無家天下的習慣，開國之主，正可就其中擇賢而授，此卽儒家禪讓的理想，國事實受其益了。無如在政治上，爲國爲民之義，未能徹底明了，而自封建時代相沿下來的自私其子孫，以及徒效忠於豢養自己的主人的觀念，未能打破，而君主時代所謂繼承之法，遂因之而

立。而權利和意氣，都是人所不能不爭的，尤其是英雄爲甚。同幹一番事業的人，遂至不能互相輔助，反要互相殘殺，其成功的一個人，傳之於其子孫，則都是生長於富貴之中的，好者僅得中主，壞的幷不免荒淫昏暴，或者懦弱無用。前人的功業，遂至付諸流水，而國與民亦受其弊。這亦不能不說是文化上的一個病態了。宋初雖失關中，然現在的河南，山東，還是中國之地。宋武帝死後，魏人乘喪南伐，取靑，兗，司，豫四州。㊀此時的魏人，還是游牧民族性質，其文化殊不足觀，然其新興的剽悍之氣，卻亦未可輕視，而文帝失之於輕敵。四三〇年，遣將北伐，魏人斂兵河北以避之，宋朝得了虎牢，滑臺，而不能繼續進取，兵力幷不足堅守。至冬，魏人大擧南下，所得之地復失。文帝經營累年，至四五〇年，又大擧北伐。然兵皆白丁，將非材勇，甫進卽退。魏大武帝反乘機南伐，至於瓜步。㊁所過之處，赤地無餘，至於燕歸巢於林木。元嘉之世，本來稱爲南朝富庶的時代的，經此一役，就元氣大傷了，而北強南弱之勢，亦於是乎形成。

四五三年，宋文帝爲其子劭所弒。劭弟孝武帝，定亂自立。死後，子前廢帝無道，爲孝武弟明帝所廢。孝武帝和明帝，都很猜忌，專以屠戮宗室爲務。明帝死後，大權遂爲蕭道成所竊。荊州的沈攸之，和宰相袁粲，先後謀誅之，都不克。明帝子後廢帝及順帝，都爲其所廢。四七九年，道成遂簒宋自立，是爲齊高帝。在位四年。子武帝，在位十一年。高，武二帝，都很節儉，政治較稱淸明。武帝大子早卒，立大孫鬱林王，爲武帝兄子明帝所廢。明帝大殺高，武二帝子孫。明帝死後，子東昏侯立。時梁武帝蕭衍刺雍州，其兄蕭懿刺豫州。梁武帝兄弟，本與齊明帝同黨。其時江州刺史陳顯達造反，東昏侯使宿將崔慧景討平之。慧景還兵攻帝，勢甚危急，蕭懿發兵入援，把他打平。東昏侯反把蕭懿殺掉。又想剷掉

蕭衍。東昏侯之弟寶融，時鎮荊州，東昏侯使就其長史蕭穎胄圖之。穎胄奉寶融舉兵，以梁武帝為前鋒。兵至京城，東昏侯為其下所弒。寶融立，是為和帝。旋傳位於梁。此事在五〇二年。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其早年政治頗清明。自宋明帝時，和北魏交兵，盡失淮北之地。明帝時又失沔北。東昏侯時，因豫州刺史裴叔業降魏，并失淮南。㊂梁武帝時，大破魏兵於鍾離，㊃恢復了豫州之地。對外的形勢，也總算穩定。然梁武性好佛法，晚年刑政殊廢弛。又因大子統早卒，不立嫡孫而立次子簡文帝為大子，心不自安，使統諸子出刺大郡，又使自己的兒子出刺諸郡，以與之相參。彼此乖離，已經醞釀著一個不安的形勢。而北方侯景之亂，又適於此時發作。

北魏大武帝，雖因割據諸國的不振，南朝的無力恢復，徼幸占據了北方，然其根本之地，實在平城，其視中國，不過一片可以搾取利益之地而已。他還不能自視為和中國一體，所以也不再圖南侵。因為其所有的，業已不易消化了。反之，平城附近，為其立國根本之地，卻不可不嚴加維護。所以魏大武帝要出兵征伐柔然，高車，且於北邊設立六鎮。㊄盛簡親賢，配以高門子弟，以厚其兵力。孝文帝是後魏一個傑出人物。他仰慕中國的文化，一意要改革舊俗。但在平城，終覺得環境不甚適宜。乃於四九三年，遷都洛陽。斷北語，改姓氏，禁胡服，獎厲鮮卑人和漢人通婚，自此以後，鮮卑人就漸和漢人同化了。然其根本上的毛病，即「以征服民族自居，視搾取被征服民族以供享用為當然之事，因而日入於驕奢淫佚」，是不能因文明程度的增進而改變的，而且因為環境的不同，其流於驕奢淫佚更易。論

者因見歷來的游牧民族，同化於漢族之後，卽要流於驕奢淫佚；以至失其戰鬥之力，以爲這是中國的文明害了他，摹放了中國的文明，同時亦傳染了中國的文明病。其實他們驕奢淫佚的物質條件，是中國人供給他的，驕奢淫佚的意志，卻是他們所自有；而這種意志，又是與其侵略事業，同時並存的，因爲他們的侵略，就是他們的生產事業。如此，所以像金世宗等要禁止他的本族人華化，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爲不華化，就是要一切生活都照舊，那等於只生產而不消費，經濟學上最後的目的安在呢？所以以驕奢淫佚而滅亡，殆爲野蠻的侵略民族必然的命運。後魏當日，便是如此。

孝文帝傳子宣武帝至孝明帝。年幼，大后胡氏臨朝。荒淫縱恣，把野蠻民族的病態，悉數現出。中原之民，苦於橫征暴斂，羣起叛亂。而六鎭將士，因南遷以後，待遇不如舊時，魏朝又怕兵力衰頹，禁其浮游在外，亦激而生變。有一個部落酋長，喚做爾朱榮，起而加以鎭定。爾朱氏是不曾侵入中原的部族，還保持着獷悍之風。胡太后初爲其親信元乂等所囚，後和明帝合謀，把他們誅滅。又和明帝不協。明帝召爾朱榮入淸君側，已而又止之。胡大后懼，弒明帝。爾朱榮舉兵入洛，殺胡大后而立孝莊帝。其部衆旣勁健，而其用兵亦頗有天才。中原的叛亂，都給他鎭定了。然其人起於塞外，缺乏政治手腕，以爲只要靠兵力屠殺，就可以把人壓服。當其入洛之日，就想做皇帝，乃縱兵士圍殺朝士二千餘人。居民驚懼，逃入山中，洛陽只賸得一座空城。爾朱榮無可如何，只得退居晉陽，遙執朝權。然其篡謀仍不息。孝莊帝無拳無勇，乃利用宣傳爲防禦的工具。當他篡謀急時，就散布他要進京的消息。百姓就逃走一空，爾朱榮只得自止。到後來，看看終非此等手段所能有濟了。五三〇年，乃索性召他入朝。孝莊帝自藏兵器於衣內，把他刺死。

其姪兒爾朱兆，舉兵弒帝，別立一君。此時爾朱氏的宗族，分居重鎮，其勢力如日中天。然爾朱兆是個鹵莽之夫，其宗族中人，亦與之不協。五三二年，其將高歡起兵和爾朱氏相抗。兩軍相遇於韓陵。㈥論兵力爾朱氏是遠過於高歡，然因其暴虐過甚，高歡手下的人都齊心死戰，而爾朱氏卻心力不齊，遂至大敗。晉陽失陷，爾朱兆逃至秀容川㈦為高歡所掩殺。其餘爾朱氏諸人亦都被撲滅。高歡入洛，廢爾朱氏所立，而別立孝武帝。高歡身居晉陽，繼承了爾朱榮的地位。孝武帝用賀拔岳為關中大行臺，圖與高歡相抗。高歡使其黨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殺岳。㈧夏州刺史宇文泰攻殺悅。㈨孝武帝即以泰繼岳之任。五三四年，孝武帝舉兵討歡，高歡亦自晉陽南下，夾河而軍，孝武帝不敢戰，奔關中，為宇文泰所弒。於是高歡，宇文泰，各立一君，魏遂分為東西。至五五〇年，而東魏為高歡子洋所篡，是為北齊文宣帝。五五七年，西魏為宇文泰之子覺所篡，是為北周孝閔帝。

當東西魏分裂後，高歡，宇文泰，曾劇戰十餘年，彼此都不能逞志，而其患顧中於梁。㈠這時候，北方承劇戰之後，兵力頗強，而南方武備久廢弛，欲謀恢復，實非其時，而梁武帝年老昏耄，卻想乘機徼幸，其禍就不可免了。高歡以五四七年死。其將侯景，是專管河南的。雖然野蠻粗鹵，在是時北方諸將中，已經算是狡黠的了。高歡死後，其子高澄，嗣為魏相。侯景不服，遂舉其所管之地來降。梁武帝使子淵明往援。為魏所敗，淵明被擒。侯景逃入梁境，襲據壽陽。梁朝不能制。旋又中魏人反間之計，想犧牲侯景，與魏言和。侯景遂反，進陷臺城。㈩梁武帝憂憤而崩。時為五四九年。子簡文帝立。五五一年，為侯景所弒。武帝子湘東王繹即位於江陵，是為元帝。時陳武帝陳霸先，自嶺南起兵勤王。元帝使

其與王僧辯分道東下，把侯景誅滅。先是元帝與諸王，互相攻擊。郢州的邵陵王綸，（十一），湘州的河東王譽，（十二）皆爲所并。襄陽的岳陽王詧，則因求救於西魏而得免。至元帝即位後，武陵王紀亦稱帝於成都，（十三）舉兵東下。元帝亦求救於西魏，西魏襲陷成都。武陵王前後受敵，遂敗死。而元帝又與西魏失和。五五四年，西魏陷江陵，元帝被害。魏人徙岳陽王詧於江陵，使之稱帝，而對魏則稱臣，是爲西梁。王僧辯，陳霸先立元帝之子方智於建康，是爲敬帝。而北齊又送淵明回國。王僧辯戰敗，遂迎立之。陳霸先討殺僧辯，奉敬帝復位。五五七年，遂禪位於陳。這時候，梁朝骨肉相殘，各引異族爲助，南朝幾至不國。幸得陳武帝智勇足備，卓然不屈，才得替漢族保存了江南之地。

陳武帝即位後三年而崩。無子，傳兄子文帝。文帝死後，弟宣帝，廢其子廢帝而代之。文，宣二帝，亦可稱中主，但南方當喪亂之餘，內部又多反側，所以不能自振。北方則北齊文宣，武成二帝，均極荒淫。武成帝之子緯，尤爲奢縱。而北周武帝，頗能勵精圖治。至五七七年，齊遂爲周所滅。明年，武帝死，子宣帝立，又荒淫。傳位於子靜帝，大權遂入后父楊堅之手。五八一年，堅廢靜帝自立，是爲隋文帝。高齊雖自稱是漢族，然其性質實在是胡化了的。隋文帝則勤政恤民，儉於自奉，的確是代表了漢族的文化。自西晉覆亡以來，北方至此才復建立漢人統一的政權。此時南方的陳後主，亦極荒淫。五八九年，爲隋所滅。西梁則前兩年已被滅。天下復見統一。

兩晉，南北朝之世，是向來被看作黑暗時代的，其實亦不盡然。這時代，只政治上稍形黑暗，社會的文化，還是依然如故。而且正因時局的動盪，而文化乃得爲更大的發展。其中關係最大的，便是黃河流域文明程度最高的地

方的民族，分向各方面遷移。漢書地理志敍述楚地的生活情形，還說江南之俗，火耕水耨，果蓏蠃蛤，飲食還足，是故呰窳媮生而無積聚，而宋書孔季恭傳敍述荊揚二州的富力，卻是「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㉔又說：「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棉布帛之饒，覆衣天下。」成爲全國富力的中心了。三國之世，南方的風氣，還是很剽悍的，讀第三十二章所述可見。而自東晉以來，此種風氣，亦潛移默化。談玄學佛，成爲全國文化的重心。這是最彰明較著的。其他東北至遼東，西南至交阯，莫不有中原民族的足跡，其有裨於增進當地的文化，亦決非淺鮮，不過不如長江流域的顯著罷了。還有一層。陶潛的桃花源詩，大家當他是預言，其實這怕是實事。自東漢之末，至於南北朝之世，北方有所謂山胡，南方有所謂山越。聽了胡，越之名，似乎是異族蟄居山地的，其實不然。試看他們一旦出山，便可和齊民雜居，服兵役，輸賦稅，絕無隔閡，便可知其實非異族，而係漢族避亂入山的。此等避亂入山的異族，爲數既衆，歷時又久，山地的爲所開闢，異族的爲所同化的，不知凡幾，眞是拓殖史上的無名英雄了。以五胡論：固然有荒淫暴虐，如石虎，齊文宣，武成之流的，實亦以能服從漢族的文化的居其多數。石勒在兵戈之際，已頗能引用士人，改良政治。苻堅更不必說。慕容氏興於邊徼，亦是能慕效中國的文明的。至北魏孝文帝，則已舉其族而自化於漢族。北周用盧辯，蘇綽，創立法制，且有爲隋，唐所沿襲的。這時候的異族，除血統之外幾乎已經說不出其和漢族的異點了。一到隋，唐時代，而所謂五胡，便已泯然無迹，良非偶然。

㉓ 時青州治廣固，兖州治滑臺，司州治虎牢，豫州治睢陽。滑臺，今河南滑縣。虎牢，今河南汜水縣。睢陽，今河南商丘縣。

㊁ 鎮名，今江蘇六合縣。

㊂ 時豫州治壽陽，今安徽壽縣。

㊃ 在今安徽鳳陽縣。

㊄ 武川，今綏遠武川縣。撫冥，在武川東。懷朔，在今綏遠五原縣。懷荒，在今大同東北察哈爾境內。柔玄，在今察哈爾興和縣。禦夷，在今察哈爾沽源縣。

㊅ 山名，在今河南安陽縣。

㊆ 在今山西朔縣。

㊇ 秦州，今甘肅天水縣。

㊈ 夏州，今陝西橫山縣。

㊉ 南朝之宮城。

⑪ 郢州，今湖北武昌縣。綸，武帝子。

⑫ 譽，詧皆昭明太子統之子。

⑬ 紀，武帝子。

⑭ 鄠今陝西鄠縣，杜在今陝西長安縣南，漢時農桑盛地價高之處。

第三十七章　南北朝隋唐間塞外的形勢

葱嶺以東，西伯利亞以南，後印度半島以東北，在歷史上實自成其爲一個區域。這一個區域中，以中國的產業和文化最爲發達，自然成爲史事的重心。自秦漢至南北朝，我們可以把他看做一個段落，隋唐以後，卻又是一個新段落了。這一個新段落中初期的形勢，乃是從五胡侵入中原以後逐漸醞釀而成的，在隋唐興起以前，實有加以一番檢討的必要。

漠南北之地，對於中國是一個最大的威脅。繼匈奴而居其地的爲鮮卑。自五胡亂華以來，鮮卑紛紛侵入中國。依舊保持完整的只有一個拓跋氏，然亦不過在平城附近。自此以東，則有宇文氏的遺落奚，契丹，此時部落尚小。其餘的地方都空虛了。鐵勒乃乘機入據。 鐵勒，異譯亦作敕勒，即漢時的丁令。其根據地，東起貝加爾湖，西沿西域之北，直抵裏海。鮮卑侵入中原後，鐵勒躡之而入漠北。後魏道武帝之興，自陰山以西，漠南零星的部落，幾於盡被吞并。只有一個柔然不服，爲魏太武帝所破，逃至漠北，臣服鐵勒，藉其衆以抗魏。魏太武帝又出兵把他打破。將降伏的鐵勒遷徙到漠南。這一支，歷史上特稱爲高車，其餘則仍稱鐵勒。 南北朝末年，柔然又強了。東西魏和周，齊都竭力敷衍他。後來阿爾泰山附近的突厥強盛。五五二年，柔然爲其所破。突厥遂征服漠南北，繼承了柔然的地位，依舊受著

周，齊的敷衍。

西域對中國，是無甚政治關係的，因為他不能侵略中國，而中國當喪亂之時，亦無暇經營域外之故。兩晉，南北朝之世，只有苻堅，曾遣呂光去征伐過一次西域，其餘都在平和的狀態中。但彼此交通仍不絕。河西一帶，商業亦盛，這只要看這一帶兼用西域的金銀錢可知。西域在這時期，脫離了中國和匈奴的干涉，所以所謂三十六國者，得以互相吞幷。到隋，唐時，只剩得高昌，焉耆，龜茲，于闐等幾個大國。

東北的文明，大略以遼東，西和漢平朝鮮後所設立的四郡為界綫。自此以南，為飽受中國文明的貉族。自此以北，則為未開化的滿族，漢時稱為挹婁，南北朝，隋，唐時稱為勿吉，亦作靺鞨。貉族的勢力，在前漢時，曾發展到今吉林省的長春附近，建立一個夫餘國。後漢時，屢通朝貢。晉初，為鮮卑慕容氏所破。自此漸歸澌滅，而遼東，西以北，乃全入鮮卑和靺鞨之手。貉族則專向朝鮮半島發展。其中一個部落，喚做高句麗的，自中國對東北實力漸衰，遂形成一個獨立國。慕容氏侵入中原後，高句麗盡幷遼東之地，侵略且及於遼西。其支族又於其南建立一個百濟國。半島南部的三韓，自秦時即有漢人雜居，謂之秦韓。後亦自立為國，謂之新羅。高句麗最強大。其初新羅，百濟，嘗聯合以禦之。後百濟轉附高句麗，新羅勢孤，乃不得不乞援於中國。為隋，唐時中國和高句麗，百濟搆釁的一個原因。

南方海路的交通，益形發達。前後印度及南洋羣島入貢於中國的很多。中國是時，方熱心於佛學，高僧往印度求法，和彼土高僧來中國的亦不少。高句麗，百濟，亦自海道通南朝。日本當後漢時，其大酋始自通於中國。至東晉以

後，亦時向南朝通貢，傳受了許多文明。侯景亂後，百濟貢使到建康來，見城闕荒毀，至於號慟涕泣，可見東北諸國對我感情的深厚了。 據阿剌伯人所著的古旅行記，說西元一世紀後半，西亞的海船，才達到交阯。西元一世紀後半，爲後漢光武帝至和帝之時。其後桓帝延熹九年，當西元一六六年，而大秦王安敦，㊀遣使自日南徼外、通中國，可見這記載的不誣。他又說：西元三世紀中葉，中國商船開始西向，從廣州到檳榔嶼，四世紀至錫蘭，五世紀至亞丁，終至在波斯及美索不達米亞獨占商權。到七世紀之末，阿剌伯人才與之代興。三世紀中葉，當三國之末，七世紀之末，則當唐武后時。這四百五十年之中，可以說是中國人握有東西洋航權的時代了。至於偶爾的交通所及，則還不止此。據梁書諸夷傳：倭東北七千餘里有文身國，文身國東五千餘里有大漢國，大漢國東二萬餘里有扶桑國。這扶桑國或說他是現在的庫頁島，或說他是美洲的墨西哥，以道里方向核之，似乎後說爲近。據梁書所載：西元四九九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又晉時法顯著佛國記，載其到印度求法之後，自錫蘭東歸，行三日而遇大風，十三日到一島，又九十餘日而到耶婆提，自耶婆提東北行，一月餘，遇黑風暴雨，凡七十餘日，折西北行，十二日而抵長廣郡。㊁章炳麟作法顯發見西半球說，說他九十餘日的東行，實陷入大平洋中。耶婆提當在南美。自此向東，又被黑風吹入大西洋中，超過了中國海岸，折向西北，纔得歸來。衡以里程及時日，說亦可信。法顯的東歸，在西元四一六年，比哥倫布的發見美洲要早一千〇七十七年了。此等偶然的飄播，和史事是沒有多大關係的，除非將來再有發現，知道美洲的開化，中國文化確占其中重要的成分。此時代的關係：在精神方面，自以印度的佛教爲最大。在物質方面，則西

南洋一帶，香藥，寶貨和棉布等，輸入中國的亦頗多。

㊀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生於西元一二一，即後漢安帝建光元年，沒於一八〇，即後漢靈帝光和三年。

㊁ 今山東即墨縣。

第三十八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北朝的君主，有荒淫暴虐的，也有能勵精圖治的，前一種代表了胡風，後一種代表了漢化。隋文帝是十足的後一種的典型。他勤於政事，又能躬行節儉。在位時，把北朝的苛捐雜稅都除掉，而府庫充實，倉儲到處豐盈，國計的寬餘，實爲歷代所未有。 突厥雄於南北朝末年的積習，求索無厭。中國不能滿其欲，則擁護高齊的遺族，和中國爲難。文帝決然定計征伐，大破其兵。又離間其西方的達頭可汗和其大可汗沙鉢略搆釁，突厥由是分爲東西。文帝又以宗女妻其東方的突利可汗。其大可汗都藍怒，攻突利。突利逃奔中國，中國處之夏，勝二州之間，㊀賜號爲啓民可汗。都藍死，啓民因隋援，盡有其衆，臣服於隋。從南北朝末期以來畏服北狄的心理，至此一變。

隋文帝時代，中國政局，確是好轉了的。但是文化不能一時急轉，所以還不能沒有一些屈折。 隋文帝的大子勇，是具有胡化的性質的。其次子煬帝，卻又具有南朝君主荒淫猜忌的性質。大子因失歡於文帝后獨孤氏被廢。煬帝立。以洛陽爲東都。開通濟渠，使其連接邗溝及江南河。帝乘龍舟，往來於洛陽，江都之間。又使裴矩招致西域諸胡，所過之地，都要大營供帳。又誘西突厥獻地，設立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㊁謫罪人以實之。又於六一一，六一三，六一四三年，三次發兵伐高句麗，天下騷動，亂者四起。煬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滯留江都，六一八年，爲其下所弒。

其時北方的羣雄，以河北的竇建德，河南的李密爲最大。而唐高祖李淵，以大原留守，於六一七年起兵，西據關中，又平定河西隴右，形勢最爲完固。煬帝死後，其將王世充，擁衆北歸，據洛陽。李密爲其所敗，降唐。又出關謀叛，爲唐將所擊斬。唐兵圍洛陽，竇建德來救，唐兵大敗禽之，世充亦降。南方割據的，以江陵的蕭銑爲最大，亦爲唐所滅。江，淮之間，有陳稜，李子通，沈法興，杜伏威等，紛紛而起，後皆并於杜伏威，伏威降唐。北邊羣雄，依附突厥的，亦次第破滅。隋亡後約十年，而天下復定。

唐朝自稱爲西涼李暠之後，近人亦有疑其爲胡族的，其信否可不必論，民族的特徵，乃文化而非血統。唐朝除太宗太子承乾具有胡化的性質，因和此時的文化不相容而被廢外，其餘指不出一些胡化的性質來，其當認爲漢民族無疑了。 唐朝開國之君，雖爲高祖，然其事業，實在大部分是太宗做的。天下旣定之後，其哥哥太子建成，和兄弟齊王元吉，要想謀害他，爲太宗所殺。高祖傳位於太宗，遂開出西元六二七至六四九二十三年間的「貞觀之治」。一歷史上記載他的治績，至於行千里者不齎糧，斷死刑歲僅三十九人，這固然是粉飾之談，然其時天下有豐樂之實，則必不誣的了。隋，唐時的制度，如官制，選舉，賦稅，兵，刑等，亦都能將前代的制度加以整理，參看第六至第十章可明。

對外的情勢，此時亦開一新紀元。 突厥因隋末之亂，復強盛，控弦之士至百萬。北邊蝟起的羣雄，都尊奉他，唐高祖初起時亦然，突厥益驕。天下旣定，贈遺不能滿其欲，就連年入寇，甚至一年三四入，北邊幾千里，無處不被其患。太宗因其饑饉和屬部的離叛，於六三〇年，發兵襲擊，擒其頡利可汗。 突厥的強盛，本來是靠鐵勒歸附的。此時鐵

勒諸部，以薛延陀，回紇為最強。突厥既亡，薛延陀繼居其地。六四四年，太宗又乘其內亂加以翦滅回紇徙居其地，奉中國頗謹。在西域，則太宗曾用兵於高昌及焉耆，龜茲，以龜茲，于闐，焉耆，疏勒之地為四鎮。在西南，則綏服了今青海地方的吐谷渾。西藏之地，隋時始有女國和中國往來。唐時，有一個部落，其先該是從印度遷徙到雅魯藏布江流域的，是為吐蕃。其英主棄宗弄贊，太宗時始和中國交通，尚宗女文成公主，開西藏佛化的先聲。太宗又通使於印度。適值其內亂，使者王玄策調吐蕃和泥婆羅的兵，把他打敗。而南方海路交通，所至亦甚廣。只有高句麗，太宗自將大兵去伐他，仍未能有功。此乃因自晉以來，東北過於空虛，勞師遠攻不易之故。直至六六三，六六八兩年，高宗才乘其內亂，把百濟和高句麗先後滅掉。突厥西方的疆域，本來是很廣的。其最西的可薩部，已和東羅馬相接了。高宗亦因其內亂，把他戡定。分置兩個都督府。其所轄的羈縻府州，西至波斯。唐朝對外的聲威，至此可謂達於最高峯了。

因國威之遐暢，而我國的文化，和別國的文化，就起了交流互織的作用。東北一隅，自句麗，百濟平後，新羅即大注意於增進文化。日本亦屢遣通唐使，帶了許多僧侶和留學生來。朝鮮半島南部和日本的舉國華化，實在此時。其餘波且及於滿族，西元七世紀末年，遂有渤海國的建立，一切制度，都以中國為模範。南方雖是佛化盛行之地，然安南在此時，仍為中國的郡縣，替中國在南方留了一個文化的據點。西方則大食帝國勃興於此時。其疆域東至葱嶺。大食在文化上實在是繼承希臘，而為歐洲近世的再興導其先路的。中國和大食，政治上無甚接觸，而在文化上則彼此頗有關係。回教的經典和曆數等知識，都早經輸入中國。就是末尼教和基督教，也是受了回教的壓迫，才傳

播到東方來的。而稱為歐洲近世文明之源的印刷術，羅盤針，火藥，亦都經中國人直接傳入回教國，再經回教國人之手，傳入歐洲。

㈠ 夏州，在今陝西橫山縣北。勝州，在今綏遠鄂爾多斯左翼後旗黃河西岸。

㈡ 西海郡，當係青海附近之地。河源郡該在其西南。鄯善，且末，皆漢時西域國名，郡當設於其故地，鄯善國在今羅布泊南。且末國在車爾成河上。

第三十九章　唐朝的中衰

唐朝對外的威力，以高宗時爲極盛，然其衰機亦肇於是時。高宗的性質，是失之於柔懦的。他即位之初，還能遵守太宗的成規，所以永徽之政，史稱其比美貞觀。六五五年，高宗惑於才人武氏，廢皇后王氏而立之。武后本有政治上的才能，高宗又因風眩之故，委任於他，政權遂漸入其手。句麗，百濟及西突厥，雖於此時平定，而吐蕃漸強。吐谷渾爲其所破，西域四鎮，亦被其攻陷，唐朝的外患，於是開始。六八三年，高宗崩，子中宗立。明年，即爲武后所廢，徙之房州。㊀立其弟豫王旦。㊁六九〇年，又廢之，改國號爲周，自稱則天皇帝。後以宰相狄仁傑之言，召回中宗，立爲太子。七〇五年，宰相張柬之等乘武后臥病，結宿衞將，奉中宗復位。自武后廢中宗執掌政權至此，凡二十二年，若并其爲皇后時計之，則達五十五年之久。武后雖有才能，可是宅心不正。他是一種只計維持自己的權勢地位，而不顧大局的政治家。當其握有政權之時，濫用祿位以收買人心；又任用酷吏，嚴刑峻法以威嚇異己的人，而防其反動；驕奢淫佚的事情，更不知凡幾；以致政治大亂。突厥餘衆復強。其默啜可汗公然雄據漠南北，和中國對抗。甚至大舉入河北，殘數十州縣。契丹酋長李盡忠，亦一度入犯河北，中國不能討，幸其爲默啜所襲殺，亂乃定。因契丹的反叛，居於營州的靺鞨，㊂就逃到東北，建立了一個渤海國。此爲滿族開化之始，中國對東北的聲威，卻因此失墜了。設在今朝鮮平

壞地方的安東都護府，後亦因此不能維持，而移於遼東。高句麗，百濟舊地，遂全入新羅之手。西南方面，西域四鎮，雖經恢復，青海方面對吐蕃的戰事，卻屢次失利。中宗是個昏庸之主。他在房州，雖備嘗艱苦，復位之後，卻毫無覺悟，並不能剗除武后時的惡勢力。皇后韋氏專權，和武后的姪兒子武三思私通，武氏因此復盛。張柬之等反遭貶謫而死。韋后的女兒安樂公主，中宗的婕妤上官婉兒，亦都干亂政治。政界情形的混濁，更甚於武后之時。七一〇年，中宗爲韋后所弒。相王旦之子臨淄王隆基定亂而立相王，是爲睿宗。立隆基爲大子。武后的女兒大平公主仍干政，憚大子英明，要想搖動他，幸而未能有成，大平公主被誅，睿宗亦傳位於大子，是爲玄宗。玄宗用姚崇爲相，廓清從武后以來的積弊。又用宋璟及張九齡，亦都稱爲能持正。自七一三至七四一年，史家稱爲開元之治。末年，突厥復衰亂，七四四年，乘機滅之；連年和吐蕃苦戰，把中宗時所失的河西九曲之地亦收復；國威似乎復振。然自武后已來，荒淫奢侈之習，漸染已深。玄宗初年，雖能在政治上略加整頓，實亦墮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中歲以後，遂漸即怠荒。寵愛楊貴妃，把政事都交給一個奸佞的李林甫。李林甫死後，又用一個善於夤緣的楊國忠。天寶之亂，就無可遏止了。一個團體，積弊深的，往往無可挽回，這大約是歷時已久的皇室必要被推翻的一個原因罷？

唐朝的盛衰，以安，史之亂爲關鍵。安，史之亂，皇室的腐敗只是一個誘因，其根原是別有所在的。（一）唐朝的武功從表面看，雖和漢朝相等，其聲威所至，或且超過漢朝，但此乃世運進步使然，以經營域外的實力論，唐朝實非漢朝之比。漢武帝時，攻擊匈奴，前後凡數十次；以至征伐大宛，救護烏孫，都是仗自己的實力去摧破強敵。唐朝的征

服突厥，薛延陀等，則多因利乘便，且對外多用蕃兵。玄宗時，府兵制度業已廢壞，而吐蕃，突厥都強，契丹勢亦漸盛，欲圖控制，守禦，都不得不加重邊兵，所謂藩鎮，遂與起於此時，天下勢成偏重。（二）胡字本是匈奴的專稱，後漸移於一切北族。再後，又因文化的異同易泯，種族的外觀難改，遂移爲西域白種人的專稱。㊃ 西域人的文明程度，遠較北族爲高。他們和中國，沒有直接的政治關係，所以不受注意。然雖無直接的政治關係，間接的政治關係卻是有的，而且其作用頗大。從來北族的盛衰，往往和西胡有關涉。冉閔大誅胡，羯時，史稱高鼻多鬚頗有濫死，可見此時之胡，已非盡匈奴人。拓跋魏占據北方後，有一個蓋吳，起而與之相抗，一時聲勢很盛，蓋吳實在是個胡人。㊄ 唐玄宗時，北邊有康待賓，康願子相繼造反，牽動頗廣。㊅ 康亦是西域姓。突厥頡利的衰亡，史稱其信任諸胡，疏遠宗族，後來回紇的滅亡亦然，可見他們的沈溺於物質的享受，以致漸失其武健之風，還不盡由於中國的漸染。從反面看，就知道他們的進於盛強，如物質文明的進步，政治軍事組織的改良等，亦必有受教於西胡的了。唐朝對待被征服的異族，亦和漢朝不同。漢朝多使之入居塞內，唐朝則仍留之於塞外，而設立都護府或都督府去管理他。所以唐朝所征服的異族雖多，未曾引起像五胡亂華一般的雜居內地的異族之患。然環伺塞外的異族既多，當其種類昌熾，而中國政治力量減退時，就不免有被其侵入的危險了。唐末的沙陀，五代時的契丹，其侵入中國，實在都是這一種性質，而安，史之亂，就是一個先期的警告。

安祿山，唐書說他是營州柳城胡。他本姓康，隨母嫁虜將安延偃，因冒姓安，安，康都是西域姓。史思明，唐書雖說他是突厥種，然其狀貌，「鳶肩傴背，廞目側鼻」，怕亦是一個混血兒。安祿山和史思明，都

能通六蕃譯，爲互市郎，可見其兼具西胡和北族兩種性質。任用蕃將，本是唐朝的習慣，安祿山遂以一身而兼做了范陽，平盧兩鎮的節度使。㊆此時安祿山的主要任務，爲鎮壓奚，契丹。他就收用其壯士，名之曰曳落河。其軍隊在當時藩鎮之中，大約最爲剽悍。目覩玄宗晚年政治腐敗，內地守備空虛，遂起覬覦之念。七五五年，自范陽舉兵反。不一月而河北失陷，河南繼之，潼關亦不守，玄宗逃向成都。於路留太子討賊，太子西北走向靈武，㊇即位，是爲肅宗。安祿山雖有強兵，卻無政治方略，諸將亦都有勇無謀，既得長安之後，不能再行進取。朔方節度使郭子儀，㊈乃得先平河東，就借回紇的兵力，收復兩京。㊉安祿山爲其子慶緒所殺。九節度之師圍慶緒於鄴。因號令不一，久而無功。史思明既降復叛，自范陽來救，九節度之師大潰。思明殺慶緒，復陷東京。李光弼與之相持。思明又爲其子朝義所殺。唐朝乃得再借回紇之力，將其打平。此事在七六二年。其時肅宗已死，是代宗的元年了。安，史之亂首尾不過八年，然對外的威力自此大衰，內治亦陷於紊亂，唐朝就日入於衰運了。

㈠ 今湖北竹山縣。

㈡ 即後來的睿宗。

㈢ 營州，今熱河朝陽縣，爲唐時管理東北異族的機關。

詳見拙撰胡考，在燕石札記中，商務印書館本。

㈤ 事在西元四四六，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魏太武帝太平眞君七年。見魏書本紀和宋書索虜傳。

㈥ 事在七二一，七二二，即玄宗開元九年，十年。

㊆平盧軍，治營州。范陽軍，治幽州，今北平。

㊇靈州治，今寧夏靈武縣。

㊈朔方軍，治靈州。

㊉長安，洛陽。

第四十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自從七五五年安、史之亂起，直到九〇七年朱全忠篡位為止，唐朝一共還有一百五十二年的天下。在這一個時期中，表面上還維持著統一，對外的威風亦未至於全然失墜，然而自大體言之，則終於日入於衰亂而不能夠復振了。

因安、史之亂而直接引起的，是藩鎮的跋扈。唐朝此時，兵力不足，平定安、史，頗藉回紇的助力。鐵勒僕骨部人僕固懷恩，於引用回紇頗有功勞，亦有相當的戰功。軍事是要威克厥愛的，一個戰將，沒有人能夠使之畏服，便不免要流於驕橫，何況他還是一個蕃將呢？他要養寇自重，於是昭義，成德，天雄，盧龍諸鎮㊀均為安、史遺孽所據，名義上雖投降朝廷，實則不奉朝廷的命令。唐朝自己所設的節度使，也有想學他們的樣子，而且有和他們互相結託的。次之則為外患的復興。自玄宗再滅突厥後，回紇占據其地。因有助平安、史之功，驕橫不堪。而吐蕃亦乘中國守備空虛，盡陷河西、隴右，患遂中於京畿。又雲南的南詔，㊀天寶時，楊國忠興之搆兵，南詔遂投降吐蕃，共為邊患，患又中於西川。

七七九年，代宗崩，子德宗立，頗思振作。此時昭義已為天雄所幷，盧龍亦因易帥恭順朝廷，德宗遂因成德的不

肯受代，發兵攻討。成德和天雄，平盧連兵拒命。山南東道㊂亦叛與相應，德宗命淮西軍討平之㊃攻三鎮未克，而淮西盧龍復叛，再發涇原兵東討。㊄過京師，因賞賜菲薄作亂。德宗出奔奉天。㊅亂軍奉朱泚為主，大舉進攻，幸得渾瑊力戰，河中李懷光入援，㊆奉天才未被攻破。而李懷光因和宰相盧杞不合，又反。德宗再逃到梁州。㊇聽了陸贄的話，赦諸鎮的罪，專討朱泚，纔得將京城收復。旋又打平了河中。然其餘的事，就只好置諸不問了。德宗因屢遭叛變，不敢相信臣下。回京之後，使宦官帶領神策軍。這時候，神策軍餉糈優厚，諸將多自願隸屬，兵數驟增至十五萬，宦官就從此握權。八〇五年，德宗崩，子順宗立。順宗在東宮時，即深知宦官之弊。即位後，用東宮舊臣王叔文等，想要除去宦官。然順宗在位僅八個月，即傳位於子憲宗，王叔文等都遭斥逐，其係為宦官所逼，不言而喻了。憲宗任用裴度，削平了淮西，河北三鎮，亦懼而聽命，實為中央挽回威信的一個良機。然憲宗死後，穆宗即位，宰相以為河北已無問題，對善後事宜，失於措置，河北三鎮，遂至復叛，終唐之世，不能削平了。

穆宗崩，敬宗立，為宦官劉克明所弒。宦官王守澄討賊而立文宗。文宗初用宋申錫為宰相，與之謀誅宦官，不克。後又不次擢用李訓，鄭注，把王守澄毒死。鄭注出鎮鳳翔，㊈想選精兵進京送王守澄葬，因此把宦官盡數殺掉。不知何故，李訓在京城裏，又詐稱某處有甘露降，想派宦官往看，因而殺掉他們。事機不密，反為宦官所殺。鄭注在鳳翔，亦被監軍殺掉。文宗自此受制於宦官，幾同傀儡。相傳這時候，有一個翰林學士，喚做崔慎由。曾緣夜被召入宮。有一班宦官，以仇士良為首，詐傳皇太后的意旨，要他擬廢掉文宗的詔書。崔慎由誓死不肯。宦官默然良久，乃開了後門，把崔慎由引到一個小殿裏。文宗正在殿上，宦官就當面

數說他。文宗低頭不敢開口。宦官道：「不是爲了學士，你就不能再坐這寶位了。」於是放崔愼由出宮。叮囑他不許洩漏，洩漏了是要禍及宗族的。崔愼由雖然不敢洩漏，卻把這件事情密記下來，臨死時交給他的兒子，他的兒子，便是唐末的宰相崔胤。　文宗死後，弟武宗，靠著仇士良之力，殺大子而自立。武宗能任用李德裕，政治尙稱淸明。宣宗立，尤能勤於政事，人稱之爲小大宗。然於宦官，亦都無可如何。　宣宗死後，子懿宗立。八六八年，徐，泗卒戍桂州者作亂，[10] 用沙陀兵討平之，沙陀入據中原之禍，遂於是乎開始。

唐朝中葉後的外患，最嚴重的是回紇，吐蕃，次之則南詔。南詔的歸服吐蕃，本出於不得已，吐蕃待之亦甚酷。九世紀初，韋皋爲西川節度使，乃與之言和，共擊吐蕃，西南的邊患才算解除。[11] 八四〇年，回紇爲黠戛斯所破，遂爾崩潰。吐蕃旋亦內亂。八四九年，中國遂克復河，湟。河西之地亦來歸。三垂的外患，都算靠天幸解除了。然自身的綱紀不振，沙陀突厥遂至能以一個殘破的部落而橫行中國。

沙陀是西突厥的別部，名爲處月。[12] 西突厥亡後，依北庭都護府以居。[13] 其地有大磧名沙陀，故稱爲沙陀突厥。河西，隴右既陷，安西，北庭，[14] 朝貢路絕，假道回紇，才得通到長安。回紇因此需索無厭。沙陀苦之，密引吐蕃陷北庭。久之，吐蕃又疑其暗通回紇，想把他遷到河外。沙陀乃又投奔中國。吐蕃追之，且戰且走。三萬落之衆，只賸得兩千到靈州。節度使范希朝以聞，詔處其衆於鹽州。[15] 後來范希朝移鎭河東，[16] 沙陀又隨往，居於現在山陰縣北的黃瓜堆。希朝簡其精銳的爲沙陀軍。沙陀雖號稱突厥，其形狀，據史籍所載，亦是屬於白種人的。旣定徐，泗之亂，其

酋長朱邪赤心，賜姓名為李國昌，鎮守大同，[17] 就有了一個地盤了。 八七三年，懿宗崩，子僖宗立。年幼，信任宦官田令孜。時山東連年荒歉。八七五年，王仙芝起兵作亂，黃巢聚衆應之。後來仙芝被殺，而黃巢到處流竄。從現在的河南打到湖北，沿江東下，經浙東入福建，到廣東。再從湖南，江西，安徽打回河南，攻破潼關。田令孜挾僖宗走西川。黃巢遂入長安。時為八八〇年。當黃巢橫行時，藩鎮都坐視不肯出兵勦討。京城失陷之後，各路的援兵又不肯進攻。不得已，就只好再借重沙陀。 先是李國昌移鎮振武。[18] 其子李克用叛據大同，為幽州兵所敗，父子都逃入韃靼。[19] 這時候，國昌已死，朝廷乃赦李克用的罪，召他回來。打敗黃巢，收復長安。李克用鎮守河東，沙陀的根據地更深入腹地了。

黃巢既敗，東走攻蔡州。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後來黃巢被李克用追擊，為其下所殺；而宗權轉橫。其殘虐較黃巢為更甚。河南，山東被其剽掠之處，幾於無復人煙。 朝廷之上，宦官依然專橫。關內一道，亦均為軍人所蟠據。其中華州的韓建，邠州的王行瑜，[20] 鳳翔的李茂貞，尤為跋扈。動輒違抗命令，脅迫朝廷，遂更授沙陀以干涉的機會。

在此情勢之下，漢民族有一個英雄，能彀和沙陀抵抗的，那便是朱全忠。全忠本名溫，是黃巢的將，巢敗後降唐，為宣武節度使。[21] 初年兵力甚弱，而全忠智勇足備。先撲滅了秦宗權，漸并今河南，山東之地。又南取徐州，北服河北三鎮。西幷河中，取義武。[22] 又取澤，潞，[23] 及邢，洺，磁諸州。[24] 河東的形勢，就處於其包圍之中了。 僖宗死於八八八年，弟昭宗立，頗為英武。然其時的事勢，業已不能有為。此時朝廷為關內諸鎮所逼，大都靠河東解圍。然李克用

是個無謀略的人，想不到挾天子以令諸侯。雖然擊殺了一個王行瑜，關內的問題，還是不能解決。朱全忠，其初是不問中央的事務，一味擴充自己的實力的。到十世紀初年，全忠的勢力已經遠超出乎李克用之上了。唐朝的宰相崔胤，乃結合了他，以謀宦官。宦官見事急，挾昭宗走鳳翔。全忠圍鳳翔經年，李茂貞不能抗，只得把皇帝送出，同朱全忠講和。昭宗回到京城，就把宦官悉行誅滅。唐朝中葉後的痼疾，不是藩鎮，實在是宦官。因爲唐朝的藩鎮，並沒有敢公然背叛，或者互相攻擊，不過據土自專，更代之際，不聽命令而已。而且始終如此的，還不過河北三鎮。倘使朝廷能毅振作，實在未嘗不可削平。而唐朝中葉後的君主，如順宗，文宗，武宗，宣宗，昭宗等，又都未嘗不可與有爲。其始終不能有爲，則全是因被宦官把持之故。事勢至此，已非用兵力剗除，不能有別的路走了。一個階級，當其惡貫滿盈，走向滅亡之路時，在他自己，亦是無法拔出泥淖的。

宦官既亡，唐朝亦與之同盡。九〇三年，朱全忠遷帝於洛陽，弒之而立其子昭宣帝。至九〇七年，遂廢之而自立，是爲梁太祖。此時海內割據的：淮南有楊行密，是爲吳。兩浙有錢鏐，是爲吳越。湖南有馬殷，是爲楚。福建有王審知，是爲閩。嶺南有劉巖，是爲南漢。劍南有王建，是爲前蜀。遂入於五代十國之世。

㊀ 昭義軍，治相州，今河南安陽縣。成德軍，治恆州，今河北正定縣。天雄軍，治魏州，今河北大名縣。盧龍軍，即范陽軍。

㊁ 詔爲蠻語王之稱，當時，今雲南，西康境有六詔：曰蒙嶲詔，在今西康西昌縣。曰越析詔，亦稱磨些詔，在今雲南麗江縣。曰浪穹詔，在今雲南洱源縣。曰邆賧詔，在今雲南鄧川縣。曰施浪詔，在洱源縣之東。曰蒙舍詔，在今雲南蒙化縣。地居最南，亦稱南詔。餘五詔皆爲所并。

㊂ 治襄州，今湖北襄陽縣。

(四)淮西軍，治蔡州，今河南汝南縣。

(五)涇原軍，治涇州，今甘肅涇川縣。

(六)唐縣，今陝西武功縣。

(七)河中軍，治蒲州，今山西永濟縣。

(八)今陝西南鄭縣。

(九)鳳翔軍，治鳳翔府，今陝西鳳翔縣。

(十)徐州，今江蘇銅山縣。泗州，今安徽泗縣。桂州，今廣西桂林縣。

(十一)西川軍，治成都，今四川成都縣。後來南詔仍有犯西川之事，并曾侵犯安南，但其性質，不如和吐蕃結合時之嚴重。

(十二)朱邪即處月之異譯。

(十三)今新疆迪化縣。

(十四)安西都護府，治龜茲。

(十五)今寧夏鹽池縣北。

(十六)治大原府，今山西大原縣。

(十七)治雲州，今山西大同縣。

(十八)治單于都護府，今綏遠和林格爾縣，

(十九)居陰山。

(二十)鎭國軍，治華州，今陝西華縣。邠寧軍，治邠州，今陝西邠縣。

(二十一)治汴州，今河南開封縣，

(二二) 義武軍，治定州，今河北定縣。

(二三) 澤州，今山西晉城縣。潞州，今山西長子縣。

(二四) 邢州，今河北邢臺縣。洺州，今河北永年縣。磁州，今河北磁縣。

第四十一章　五代十國的興亡和契丹的侵入

凡內爭，是無有不引起外患的，沙陀的侵入，就是一個例。　但沙陀是整個部族，侵入中國的，正和五胡一樣。過了幾代之後，和我們同化了，他的命運，也就完了。若在中國境外，立有一國，以國家的資格侵入，侵入之後，其本國依然存在的，則其情形自又不同。　自八四〇年頃回紇崩潰後，漠南北遂無強部，約歷七十年而契丹興。契丹，大約是宇文氏的遺落。其居中國塞外，實已甚久。但當六世紀初，曾遭到北齊的一次襲擊，休養生息，到隋時元氣才漸復。七世紀末，又因李盡忠的反叛而大遭破壞。其後又和安祿山相鬥爭，雖然契丹也曾打過一兩次勝仗，然其不得安息，總是實在的。唐朝管理東北方最重要的機關，是營州都督府，中葉後業已不能維持其威力，但契丹仍時時受到幽州的干涉，所以他要到唐末才能𣪊興起。　契丹之衆，是分爲八部的。每部有一個大人。八個大人之中，公推一人司旗鼓。到年久了，或者國有疾疫而畜牧衰，則另推一個大人替代他。他亦有一個共主，始而是大賀氏，後來是遙輦氏，似乎僅有一個虛名。他各部落間的連結，大概是很薄弱的，要遇到戰鬥的事情，才能互相結合。這或者也是他興起較晚的一個原因。　內亂是招引外族侵入中國的，又是驅逐本國人流移到外國去的。這種事情，在歷史上已經不知有過若干次。大抵（一）外國的文明程度低而人數少，而我們移殖的人數相當多時，可以把他們完全同化。（二）

在人數上我們比較很少，而文明程度相去懸絕時，移殖的人民，就可在他們的部落中做蠻夷大長。（三）若他們亦有相當的程度，智識技術上，雖然要請教於我，政治和社會的組織，卻決不容以客族侵入而握有權柄的，則我們移殖的人民，只能供他們之用，甚至造成了他們的強盛，而我們傳授給他的智識技術，適成爲其反噬之用。時間是進步的良友。一樣的正史四裔傳中的部族，名稱未變，或者名稱雖異而統系可尋，在後一代，總要比前一代進步些。所以在前代，中國人的移殖屬於前兩型的居多，到近世，就多屬於後一種了，這是不可以不懍然的，而契丹就是一個適例。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機，據五代史說，亦是八部大人之一。當西元十世紀之初，幽州劉守光暴虐，中國人逃出塞的很多。契丹太祖都把他招致了去，好好的撫慰他們，因而跟他們學得了許多知識，經濟上和政治組織上，都有進步了。就以計誘殺八部大人，不再受代。九一六年，并廢遙輦氏而自立。這時候，漠南北絕無強部，他遂得縱橫如意。東北滅渤海，服室韋，西南服党項、吐谷渾，直至河西回鶻。遼史中所列，他的屬國，有四五十部之多。

梁太祖的私德，是有些缺點的，所以從前的史家，對他的批評，多不大好。然而私德只是私德，社會的情形複雜了，論人的標準，自亦隨之而複雜，政治和道德、倫理，豈能并爲一談？就篡弒，也是歷代英雄的公罪，豈能偏責一人？老實說：當大局阽危之際，只要能保護國家、抗禦外族、拯救人民的，就是有功的政治家。當一個政治家要盡他爲國爲民的責任，而前代的皇室成爲其障礙物時，豈能守小信而忘大義？在唐、五代之際，梁太祖確是能定亂和恤民的，而歷來論者，多視爲罪大惡極，甚有反偏袒後唐的，那就未免不知民族的大義了。惜乎天不假年，梁太祖篡位後僅六

年而遇弑。末帝定亂自立，柔懦無能，而李克用死後，其子存勖襲位，頗有英銳之氣。梁、晉戰爭，梁多不利。河北三鎮及義武，復入於晉。九二三年，兩軍相持於鄆州，㊀晉人乘梁重兵都在河外，以奇兵逕襲大梁，末帝自殺，梁亡。存勖是時已改國號爲唐，於是定都洛陽，是爲後唐莊宗。中原之地，遂爲沙陀所占據。

後唐莊宗，本來是個野蠻人，滅梁之後，自然志得意滿。於是縱情聲色，寵愛伶人，聽信宦官，政治大亂。九二五年，使宰相郭崇韜傅其子魏王繼岌伐前蜀，把前蜀滅掉。而劉皇后聽了宦官的話，疑心郭崇韜要不利於魏王，自己下命令給魏王，叫他把郭崇韜殺掉。於是人心惶駭，謠言四起。天雄軍據鄴都作亂。莊宗派李克用的養子李嗣源去征伐。李嗣源的軍隊也反了，脅迫李嗣源，進了鄴城。嗣源用計，得以脫身而出。旋又聽了女壻石敬瑭的話，舉兵造反。莊宗爲伶人所弑。嗣源立，是爲明宗。明宗年事較長，經驗亦較多，所以較爲安靜。九三三年，明宗死，養子從厚立，是爲閔帝。時石敬瑭鎮河東，明宗養子從珂鎮鳳翔，閔帝要把他們調動，從珂舉兵反。閔帝派出去的兵，都倒戈投降。閔帝出奔被殺。從珂立，是爲廢帝。又要調動石敬瑭，敬瑭又反。廢帝鑒於閔帝的失敗，是豫備了一個不倒戈的張敬達，然後發動的，就把石敬瑭圍困起來。敬瑭乃派人到契丹去求救，許割燕、雲十六州之地。㊁他手下的劉知遠勸他：只要賂以金帛，就可如願，不可許割土地，以遺後患。敬瑭不聽。此時契丹太祖已死，次子太宗在位，舉兵南下，反把張敬達圍困起來，廢帝不能救。契丹太宗和石敬瑭南下，廢帝自焚死。敬瑭定都於大梁，是爲晉高祖，稱臣割地於契丹。

九四二年，晉高祖死，兄子重貴立，是爲出帝。聽了侍衞景延廣的話，對契丹不復稱臣，交涉亦改強硬態度。此時契丹已改國號爲遼。遼兵南下，戰事亦互有勝負。但石

晉國力疲敝，而勾通外敵，覬覦大位之例已開，卽不能禁人的不效尤。於是晉將杜重威降遼，遼人入大梁，執出帝而去。時在九四六年。遼太宗是個粗人，不懂得政治的。旣入大梁，便派人到各地方搜括財帛。又多派他的親信到各地方去做刺史，漢奸附之以虐民。遼人的行軍，本來是不帶糧餉的，大軍中另有一枝軍隊，隨處剽掠以自給，謂之打草穀軍，入中國後還是如此。於是反抗者四起。遼太宗無如之何，只得棄汴梁而去，未出中國境而死。太宗本太祖次子，因皇后述律氏的偏愛而立。其兄突欲，㊂定渤海後，封於其地，謂之東丹王。東丹王奔後唐，遼太宗入中國時，爲晉人所殺，述律后第三子李胡，較太宗更爲粗暴，遼人怕述律后要立他，就軍中擁戴了東丹王的兒子，是爲世宗。李胡興兵拒戰，敗績。世宗在位僅四年，太宗之子穆宗繼立，沈湎於酒，政治大亂，北邊的風雲，遂暫告寧靜。此時侵入中國的，幸而是遼太宗，倘使是遼太祖，怕就沒有這麼容易退出去了。

契丹雖然退出，中原的政權，卻仍落沙陀人之手。劉知遠入大梁稱帝，是爲後漢高祖。未幾而死，子隱帝立。九五〇年，爲郭威所篡，是爲後周太祖。中原的政權，始復歸於漢人。後漢高祖之弟旻，自立於太原，稱姪於遼，是爲北漢，亦稱東漢。　後周太祖立四年而死，養子世宗立。北漢乘喪來伐，世宗大敗之於高平。㊃　先是吳楊行密之後，爲其臣李昪所篡，改國號爲唐，是爲南唐。幷有江西之地，疆域頗廣。而後唐莊宗死後，西川節度使孟知祥攻幷東川而自立，是爲後蜀。李昪之子璟，乘閩、楚之衰，將其吞幷，意頗自負；孟知祥之子昶，則是一個昏愚狂妄之人；都想交結契丹，以圖中原，世宗要想恢復燕、雲，就不得不先膺懲這兩國。　唐代藩鎮之弊，總括起來，是「地擅於將，將擅於兵」八個

字。一地方的兵甲、財賦，固為節度使所專，中央不能過問。節度使更代之際，也至少無全權過問，或竟全不能過問。然節度使對於其境內之事，亦未必能全權措置，至少是要顧到其將校的意見，或遵循其軍中的習慣的。尤其當更代之際，無論是親子弟，或是資格相當的人，也必須要得到軍中的擁戴，否則就有被殺或被逐的危險。節度使如失衆心，亦會為其下所殺。又有野心的人，扇動軍隊，餌以重賞，推翻節度使而代之的。此等軍隊，眞乃所謂驕兵。凡兵驕，則對外必不能作戰，而內部則被其把持，一事不可為，甚且綱紀全無，變亂時作。唐中葉以後的藩鎮，所以坐視寇盜的縱橫而不能出擊；明知強鄰的見逼，也只得束手坐待其吞并；一遇強敵，其軍隊即土崩瓦解；其最大的原因，實在於此。這是非加以徹底的整頓，不足以有為的。周世宗本就深知其弊，到高平之戰，軍隊又有兵刃未接，而望風解甲的，乃益知其情勢的危險。於是將禁軍大加裁汰，又令諸州募兵，將精強的送至京師，其軍隊乃煥然改觀，而其政治的清明，亦足以與之相配合，於是國勢驟張。先伐敗後蜀，又伐南唐，盡取江北之地。九五九年，遂舉兵伐遼。恢復了瀛、莫、易三州，直逼幽州。此時正直契丹中衰之際，儻使周世宗不死，燕、雲十六州，是很有恢復的希望的，以後的歷史，就全然改觀了。惜乎世宗在途中遘疾，只得還軍，未幾就死了。嗣子幼弱，明年，遂為宋太祖所篡。

宋太祖的才略，亦和周世宗不相上下，或者還要穩健些。他大約知道契丹是大敵，燕、雲一時不易取，即使取到了，也非有很重的兵力不能守的，而這時候割據諸國，非弱即亂，取之頗易，所以要先平定了國內，然後厚集其力以對外。從梁亡後，其將高季興據荊、歸、峽三州自立，㊄ 是為南平。而楚雖為唐所滅，朗州亦旋即獨立。㊅ 九六二年，宋太

祖因朗州和衡州相攻擊，㊆遣人來求救，遣兵假道南平前往，把南平和朗州都滅掉。㊇九六五年，遣兵滅後蜀。九七一年，遣兵滅南漢。九七五年，遣兵滅南唐。是年，太祖崩，弟太宗立。九七八年，吳越納土歸降。明年，太宗遂大舉滅北漢。於是中國復見統一。自九〇七年朱梁篡唐至此，共計七十二年。若從八八〇年僖宗奔蜀，唐朝的中央政權實際崩潰算起，則適得一百年。

㊀ 今山東東平縣。

㊁ 幽州、雲州已見前。薊州，今河北薊縣。瀛州，今河北河間縣。莫州，今河北肅寧縣。涿州，今河北涿縣。檀州，今河北密雲縣。順州，今河北順義縣。新州，今察哈爾涿鹿縣。媯州，今察哈爾懷來縣。儒州，今察哈爾延慶縣。武州，今察哈爾宣化縣。應州，今山西應縣。寰州，今山西馬邑縣。朔州，今山西朔縣。蔚州，今察哈爾蔚縣。

㊂ 漢名倍。

㊃ 今山西高平縣。

㊄ 荊州，今湖北江陵縣。郢州，今湖北鍾祥縣。峽州，今湖北西陵縣。

㊅ 朗州，今湖南常德縣。

㊆ 衡州，今湖南衡山縣。

㊇ 衡州先已為朗州所滅。

第四十二章　唐宋時代中國文化的轉變

兩個民族的競爭，不單是政治上的事。　雖然前代的競爭，不像現代要動員全國的人力和物力，然一國政治上的趨向，無形中總是受整個社會文化的指導的，所以某一民族在某一時代中，適宜於競爭與否，就要看這一個民族，在這一個時代中文化的趨向。

在歷史上，最威脅中國的是北族。他們和中國人的接觸，始於西元前四世紀秦、趙、燕諸國與北方的騎寇相遇，至六世紀之末五胡全被中國同化而告終結，歷時約一千年。其第二批和中國的交涉，起於四世紀後半鐵勒侵入漠南北，至十世紀前半沙陀失卻在中國的政權爲止，歷時約六百年。從此以後，塞外開發的氣運，暫向東北，遼、金、元、清相繼而興。其事起於十世紀初契丹的盛強，終於一九一一年中國的革命。將來的史家，亦許要把他算到現在的東北問題實際解決時爲止，然爲期亦必不遠了。這一期總算起來，爲時亦歷千餘年。　這三大批北族，其逐漸移入中國，而爲中國人所同化，前後相同。惟第一二期，是以被征服的形式移入的，至第三期，則係以征服的形式侵入。

經過五胡和沙陀之亂，中國也可謂受到相當的創痛了。但是以中國之大，安能就把這個看做很大的問題。在當時中國人的眼光裏，北族的侵入，還只是治化的缺陷，只要從根本上把中國整頓好了，所謂夷狄，自然不成問題。

這時代先知先覺者的眼光，還是全副注重於內部，民族的利害衝突，雖不能說沒有感覺，民族主義，卻未能因此而發皇。

雖然如此，在唐、宋之間，中國的文化，也確是有一個轉變的。這個轉變是怎樣呢？

中國的文化，截至近世受西洋文化的影響以前，可以分做三個時期：第一期為先秦、兩漢時代的諸子之學。第二期為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的玄學和佛學。第三期為宋、元、明時代的理學。這三期，恰是一個正、反、合。

怎樣說這三期的文化是一個辯證法的進化呢？　原來先秦時代的學術，是注重於矯正社會的病態的，所謂「撥亂世，反之正，」實不僅儒家，而為各家通有的思想，參看第五、第十七兩章自明。王莽變法失敗以後，大家認為此路不通，而此等議論，漸趨消沈。魏、晉以後，文化乃漸轉向，不向整體而向分子方面求解決。他們所討論的，不是社會的組織如何，使人生於其間，能殼獲得樂利，可以做個好人，而是人性究竟如何？是好的？是壞的？用何法，把壞人改做好人，使許多好人聚集，而好的社會得以實現？這種動機，確和佛教相契。在這一千年中，傳統的儒家，僅僅從事於箋疏，較有思想的人，都走入玄學和佛學一路，就是其明證。　但其結果卻是怎樣呢？顯然的，從個人方面著想，所能改良的，只有極小一部分，合全體而觀之，依然無濟於事。而其改善個人之法，推求到深刻之處，就不能不偏重於內心。工夫用在內心上的多，用在外務上的，自然少了。他們既把社會看做各個分子所構成；社會的好壞，原因在於個人的好壞，而個人的好壞，則原於其內心的好壞；如此，社會上一切問題，自然都不是根本。而他們的所謂好，則實和

此世界上的生活不相容，所以他們最徹底的思想，是要消滅這一個世界。明知此路不通，則又一轉變而為現在的世界就是佛國；只要心上覺悟，一切行為和俗人一樣，也就是聖人。這麼一來，社會已經是好的了，根本用不著改良。這兩種見解，都是和常識不相容的，都是和生活不相合的。凡是和生活不相合的，憑你說得如何天花亂墜，總只是他們所謂「戲論」，總要給大多數在常識中生活的人所反對的，而事情一到和大多數人的生活相矛盾，就是他的致命傷。物極必反，到唐朝佛學極盛時，此項矛盾，業經開始發展了，於是有韓愈的闢佛。他的議論很粗淺，不過在常識範圍中批評佛說而已，到宋儒，纔在哲學上取得一個立足點。這話在第十七章中，亦經說過。宋學從第十一世紀的中葉起，到第十七世紀的中葉止，支配中國的思想界，約六百年。他們仍把社會看做是各分子所構成的；仍以改良個人為改良社會之本；要改良個人，還是注重在內心上；這些和佛學並無以異。所不同的，則佛家認世界的現狀，根本是壞的，若其所謂好的世界而獲實現，則現社會的組織，必徹底被破壞，宋學則認現社會的組織，根本是合理的，只因為人不能在此組織中，各處於其所當處的地位，各盡其所應盡的責任，以致不好。而其所認為合理的組織，則是一套封建社會和農業社會中的道德、倫理和政治制度。在商業興起，廣大的分工合作，日日在擴充，每一個地方自給自足的規模，業已破壞淨盡，含有自給自足的性質的大家族，亦不復存在之時，早已不復適宜了。宋儒還要根據這一個時代的道德、倫理和政治制度，略加修改，制成一種方案，而強人以實行，豈非削足適屨？豈非等人性於杞柳，而欲以為杯棬所以宋儒治心的方法，是有很大的價值的，而其治世的方法，則根本不可用。不過在當時，中

閫的思想界，只能在先秦諸子和玄學、佛學兩種思想中抉擇去取，融化改造，是只能有這個結果的，而文化進化的趨向，亦就不得不受其指導。　在君主專制政體下，政治上的綱紀，所恃以維持的，就是所謂君臣之義。這種綱紀，是要秩序安定，人心也隨著安定，才能毅維持的。到兵荒馬亂，人人習慣於裂冠毀裳之日，就不免要動搖了。南北朝之世，因其君不足以爲君，而有「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的貴族，第三十三章中，業經說過。到晚唐、五代之世，此種風氣，又盛行了。於是有歷事五朝，而自稱長樂老以鳴其得意的馮道，有許多想借重異族，以自便私圖的杜重威。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如何可以一朝居？所以宋儒要竭力提唱氣節。經宋儒提唱之後，士大夫的氣節，確實是遠勝於前代。但宋儒（一）因其修養的工夫，偏於內心，而處事多疏。（二）則其持躬過於嚴整，而卽欲以是律人，因此，其取人過於嚴格，而有才能之士，皆爲其所排斥。（三）又其持論過高，往往不切於實際。（四）意氣過甚，則易陷於黨爭。黨爭最易使人動於感情，失卻理性，就使宅心公正，也不免有流弊，何況黨爭既啓，那有個個人都宅心公正之理？自然有一班好名好利，多方掩飾的僞君子，不恤決裂的眞小人混進去。到爭端擴大而無可收拾，是非淆亂而無從辨別時，就眞有宅心公正，顧全大局的人，也苦於無從措手了。所以宋儒根本是不適宜於做政治事業的。若說在社會上做些自治事業，宋儒似乎很爲相宜。宋儒有一個優點，他們是知道社會上要百廢俱舉，盡其相生相養之道，才能毅養生送死無憾，使人人各得其所的。他們否認後世政治家「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的苟簡心理，這一點，的確是他們的長處。但他們所以能如此，乃是讀了經書而然。而經書所述的，乃是古代

自給自足，自互助而無矛盾的社會所留詒。到封建勢力逐漸發展時，此等組織，就逐漸破壞了。宋儒不知其所主張的道德、倫理、政治制度，正和這一種規制相反，卻要藉其所主張的道德、倫理和政治制度之力，以達到這一個目的。其極端的，遂至要恢復井田封建。平易一些的，亦視智愚賢不肖為自然不可泯的階級，一切繁密的社會制度，還是要以士大夫去指導著實行，而其所謂組織，亦仍脫不了階級的對立。所以其結果，還是打不倒土豪劣紳，而宋學家特如其中的關學一派，所草擬的極詳密的計畫，以極大的熱心去推行，終於實現的寥若晨星，而且還是曇花一現。

這時候，外有強敵的壓迫，最主要的事務，就是富國強兵，而宋儒卻不能以全力貫注於此。最需要的，是嚴肅的官僚政治，而宋學家好作誅心之論，而忽略形迹；又因黨爭而淆亂是非，則適與之相反。宋學是不適宜於競爭的，而從第十一世紀以來，中國的文化，卻受其指導，那無怪其要迭招外侮了。

第四十三章　北宋的積弱

五代末年，偏方割據諸國，多微弱不振。契丹則是新興之國，氣完力厚的，頗不容易對付，所以宋太祖要厚集其力，以對付他。契丹的立國，是合部族、州縣、屬國三部分而成的。屬國僅有事時量借兵糧，州縣亦僅有益於財賦㈠只有部族，是契丹立國的根本。這纔可以眞正算是契丹的國民。他們都在指定的地方，從事於畜牧。舉族皆兵，一聞令下，立刻聚集，而且一切戰具，都係自備。馬旣多，而其行軍又不帶糧餉，到處剽掠自資㈡所以其兵多而行動極速。周世宗時，正是契丹中衰之會，此時卻又興盛了。㈢宋朝若要以力服契丹，非有幾十萬大兵，能敎連年出征，攻下了城能敎守，對於契丹地方，還要能加以破壞擾亂不可。這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宋太祖不肯輕舉。而太宗失之輕敵，滅北漢後，不顧兵力的疲敝，立刻進攻。於是有高粱河之敗。㈣至九八五年，太宗又命將分道北伐，亦不利。而契丹反頻歲南侵。自燕、雲割棄後，山西方面，還有雁門關可守，河北方面，徒恃塘濼以限戎馬，是可以禦小敵，而不足以禦大軍的。契丹大舉深入，便可直達汴梁對岸的大名，宋朝受威脅殊甚。一〇〇四年，遼聖宗奉其母入寇，至澶州。㈤眞宗聽了宰相寇準的話，御駕親征，才算把契丹嚇退。然畢竟以歲幣成和。㈥宋朝開國未幾，國勢業已陷於不振了。假使言和之後，宋朝能敎秣馬厲兵，以伺其隙，契丹是個淺演之國，他的強盛，必不能持久的，未必無隙可乘。宋

朝卻怕契丹啓釁僞造天書要想愚弄敵人㊆敵人未必被愚弄，工於獻媚和趁風打劫、經手侵漁的官僚，卻因此活躍了。齋醮、宮觀因此大興，財政反陷於竭蹶，而西夏之亂又起。唐朝的政策，雖和漢朝不同，不肯招致異族，入居塞內，然被征服的民族多了，乘機侵入，總是不免的。尤其西北一帶，自一度淪陷後，尤爲控制之力所不及。党項酋長拓跋氏，㊇於唐太宗時歸化。其後裔拓跋思敬，以平黃巢有功，賜姓李氏，做了定難節度使，據有夏、銀、綏、宥、靜五州。㊈傳八世至繼捧，於宋太宗的時候來降，而其弟繼遷叛去，襲據銀州和靈州，降於遼，宋朝未能平定。繼遷傳子德明，三十年未嘗窺邊，卻征服了河西，拓地愈廣。一〇二二年，眞宗崩，仁宗立。一〇三四年，德明之子元昊反，兵鋒頗銳。宋朝屯大兵數十萬於陝西，還不能戢其侵寇。到一〇四四年，才以歲賜成和。㊉此時遼聖宗已死，興宗在位，年少氣盛，先兩年，遣使來求關南之地，㊉㊀宋朝亦增加了歲幣，㊉㊁然後和議得以維持。給付歲幣的名義，宋史說是納字，遼史卻說是貢字，未知誰眞誰假。然即使用納字，亦已經不甚光榮了。仁宗在位歲久，政頗寬仁，然亦極因循腐敗，兵多而不能戰，財用竭蹶而不易支持，已成不能振作之勢。一〇六三年，仁宗崩，英宗立，在位僅四年。神宗繼之，乃有用王安石變法之事。

王安石的變法，舊史痛加詆毀，近來的史家，又有曲爲辨護的，其實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錯的。但行政有一要義，即所行之事，必須要達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竇，必須減至極少。若弊竇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達，就不免徒滋紛擾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說他全無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極大，則亦不容爲諱。他所

行的政事，免役最是利餘於弊的，靑苗就未必能然。方田均稅，在他手裏推行得有限，後人蹤而行之，則全是徒有其名。學校、貢擧，則並未能收作育人才之效。參看第五、第七、第八三章自明。　宋朝當日，相須最急的，是富國強兵。王安石改革的規模頗大，舊日史家的議論，則說他是專注意於富強的。[十三]　他改革的規模，固不止此，於此確亦有相當的注意。其結果：裁汰冗兵，確是收到很大的效果的，所置的將兵，則未必精強，保甲尤有名無實，而且所引起的騷擾極大，參看第九章自明。　安石爲相僅七年，然終神宗之世，守其法未變。一〇八五年，神宗崩，子哲宗立。神宗之母高氏臨朝。起用舊臣，盡廢新法。其死後，哲宗親政，復行新法，謂之「紹述」。一一〇〇年，哲宗崩，徽宗立，太后向氏權同聽政。想調和新舊之見，特改元爲建中靖國。徽宗親政後，仍傾向於新法。而其所用的蔡京，則是反覆於新舊兩黨間的巧宦。徽宗性極奢侈，蔡京則搜括了各方面的錢，去供給他浪用。政治情形，一落千丈。　恢復燕、雲和西北，可說是神宗和王安石一個很大的抱負。但因事勢的不容許，只得先從事於其易。王安石爲相時，曾用王韶征服自唐中葉以後雜居於今甘、靑境內的蕃族，開其地爲熙河路。這可說是進取西夏的一個預備。然神宗用兵於西夏卻不利，哲宗時，繼續築寨，進占其地。夏人力不能支，請遼人居間講和。宋因對遼有所顧忌，只得許之。徽宗時，宦者童貫繼續用兵西北，則徒招勞費而已。　總之：宋朝此時的情勢，業已岌岌難支，幸遼、夏亦已就衰，暫得無事，而塞外有一個新興民族崛起，就要大禍臨頭了。

金朝的先世，便是古代的所謂肅愼，南北朝、隋、唐時的靺鞨。宋以後則稱爲女眞。[十四]　其主要的部落，在今松花

江流域。在江南的繫遼籍，稱爲熟女眞，江北的不繫籍，謂之生女眞。女眞的文明程度，是很低的，到渤海時代才一度開化。金朝的始祖，名喚函普，是從高句麗舊地，入居生女眞的完顏部，而爲其酋長的。部衆受其教導，漸次開化。其子孫又以漸征服諸部族，勢力漸強。而遼自興宗後，子道宗立，政治漸亂。道宗死，子天祚帝立，荒於游畋，竟把國事全然置諸不顧。女眞本厭遼人的羈軛，天祚帝遣使到女眞部族中去求名鷹，騷擾尤甚，遂致激起女眞的叛變。金太祖完顏阿骨打，於一一一四年，起兵與遼相抗。契丹控制女眞的要地黃龍府、咸州、寧江州，[15] 次第失陷。天祚帝自將大兵東征，因有內亂西歸。旋和金人講和，又遷延不定。東京先陷，上京及中、西兩京繼之。[16] 南京別立一君，意圖自保，而宋人約金攻遼之事又起。先是童貫當權，聞金人攻遼屢勝，意圖徼幸。遣使於金，求其破遼之後，將石晉所割之地，還給中國。金人約以彼此夾攻，得即有之。而童貫進兵屢敗，乃又求助於金。金太祖自居庸關入，把南京攻下。太祖旋死，弟太宗立。天祚帝展轉漠南，至一一二五年，爲金人所獲，遼亡。

宋朝本約金夾攻的，此時南京之下，仍藉金人之力，自無坐享其成之理，乃輸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幷許給歲幣，金人遂以石晉所割之地來歸。女眞本係小部族，此時吞幷全遼，已覺消化不下，焉有餘力，經營中國的土地？這是其肯將石晉所割之地還給中國的理由。但女眞此時，雖不以地狹爲憂，卻不免以土滿爲患。文明國民，生產能力高強的，自然尤爲其所歡迎。於是軍行所至，頗以擄掠人口爲務。而漢奸亦已有獻媚異族，進不可割地之議的。於是燕京的歸還，僅係一個空城，盡擄其人民以去，而營、平、灤三州，[17] 本非石晉所割讓，宋朝向金要求時，又漏未提及，則

不肯歸還，且將平州建為南京，命遼降將張覺守之。燕京被擄的人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時，求張覺做主。張覺就據地來降。這是一件很重大的交涉。宋朝當時，應該撫恤其人民，而對於金朝，另提出某種條件，以足其欲而平其憤。金朝此時，雖已有漢奸相輔，究未脫野蠻之習，且值草創之際，其交涉是並不十分難辦的。如其處置得宜，不但無啓釁之憂，營、平、灤三州，也未嘗不可乘機收復。而宋朝貿然受之，一無措置。到金人來詰責，則又手忙脚亂，把張覺殺掉，函首以畀之。無益於金朝的責言，而反使降將解體，其手段眞可謂拙劣極了。

遼朝滅亡之年，金朝便舉兵南下。宗翰自雲州至太原，為張孝純所阻，而宗望自平州直抵汴京。時徽宗已傳位於欽宗。初任李綱守禦，然救兵來的，都不能解圍，不得已，許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十八) 宋主稱金主為伯父；並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緞百萬匹講和。宗望的兵才退去。金朝此時，是不知什麼國際的禮法的，宗翰聽聞宗望得了賂，也使人來求賂。宋人不許。宗翰怒，攻破威勝軍和隆德府。(十九) 宋人認為背盟，下詔三鎮堅守。契丹遺臣蕭仲恭來使，又給以蠟書，使招降契丹降將耶律余睹。於是宗翰、宗望再分道南下，兩路都抵汴京。徽、欽二宗，遂於一一二七年北狩。

金朝這時候，是斷沒有力量再占據中國的土地的，所希望的，只是有一個傀儡，供其驅使而已。乃立宋臣張邦昌為楚帝，退兵而去。張邦昌，自然是要靠金朝的兵力保護，然後能安其位的。金兵既去，只得自行退位。而宋朝是時，太子、后妃、宗室，多已被擄，只得請哲宗的廢后孟氏出來垂簾。「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二十) 這時候的民族主義，自然還要聯繫在忠君主義上面的，於是孟后下詔，命高宗在歸德正位。(二十一)

(一) 遼朝的漢兵名爲五京鄉丁，只守衛地方，不出戍。

(二) 此即所謂「打草穀。」

(三) 遼惟穆宗最昏亂。九六九年，被弑，景宗立，即復安。九八三年，景宗死，聖宗立。年幼，太后蕭氏同聽政。聖宗至一〇三〇年乃死，子興宗立。一〇五四年死。聖宗時爲遼全盛之世。興宗時尚可蒙業而安，興宗死，子道宗立，乃衰。

(四) 在北平西。

(五) 今河北濮陽縣。

(六) 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七) 宋朝僞造天書之眞意在此，見宋史眞宗本紀論。

(八) 拓跋是鮮卑的民族，党項卻係羌族，大約是鮮卑人入於羌部族而爲其酋長的。

(九) 夏州，今陝西懷遠縣。銀州，今陝西米脂縣。綏州，今陝西綏德縣。宥州，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靜州，在米脂縣西。

(十) 銀、絹、茶、綵，共二十五萬五千。

(十一) 瓦橋關，在雄縣。周世宗復瀛、莫後，與遼以此爲界。

(十二) 增銀十萬兩，絹十萬匹。

(十三) 尤其說王安石偏於理財。此因關於改革社會的行政，不甚爲從前的政治家所了解之故。

(十四) 女眞二字，似即肅愼的異譯。淸人自稱爲滿洲，據明人的書，實作滿住，乃大酋之稱，非部族之名。愚案靺鞨酋長之稱爲大莫弗瞞咄，瞞咄似即滿住，而靺鞨二字，似亦仍系瞞咄的異譯。至漢時又稱爲挹婁，據舊說係今葉赫二字的轉音。而現在的索倫二字，又係女眞的異譯，此推測而確，則女眞民族之名，自古迄今，實未曾變。

(十五) 黃龍府，今吉林農安縣。咸州，今遼寧鐵嶺縣。寧江州，在吉林省城北。

(十六) 上京臨潢府，在今熱河開魯縣南。中京大定府，在今熱河建昌縣。東京遼陽府，今遼寧遼陽縣。南京析津府，即幽州。西京大同府，即雲州。

(十七) 平州，今河北盧龍縣。灤州，今河北灤縣。

(十八) 中山，今河北定縣。河間，今河北河間縣。

(十九) 威勝軍，今山西沁縣。隆德府，今山西長治縣。

(二十) 孟后立高宗詔語。

(二十一) 今河南商邱縣。

第四十四章　南宋恢復的無成

語云：「敗軍之氣，累世而不復，」這話亦不盡然。「困獸猶鬥，」反敗爲勝的事情，決不是沒有的，只看奮鬥的精神如何罷了。宋朝當南渡時，並沒有什麼完整的軍隊，而且羣盜如毛，境內的治安，且岌岌不可保，似乎一時間決談不到恢復之計。然以中國的廣大，金朝人能有多大的兵力去占據？爲宋朝計：是時理宜退守一個可守的據點，練兵籌餉，撫恤人民。被敵兵蹂躪之區，則獎厲、指導其人民，使之團結自守，而用相當的正式軍隊，爲之聲援。如此相持，歷時稍久，金人的氣燄必漸折，恢復之謀，就可從此開展了。苦於當時並沒有這種眼光遠大的戰略家。而且當此情勢，做首領的，必須是一個文武兼資之才，既有作戰的策略，又能統馭諸將，使其不敢驕橫，遇敵不敢退縮，對內不敢干政，才能夠悉力對外。而這時候，又沒有這樣一個長於統率的人物。金兵既退，宗澤招降羣盜，以守汴京。高宗既不能聽他的話還蹕，又不能駐守關中或南陽，而南走揚州。一一二九年，金宗翰、宗望會師濮州，㈠分遣婁室入陝西。其正兵南下，前鋒直打到揚州。高宗奔杭州。㈡明年，金宗弼渡江，自獨松關入，㈢高宗奔明州。㈣金兵再進迫，高宗逃入海。金兵亦入海追之，不及乃還。自此以後，金人亦以「士馬疲敝，糧儲未豐，」㈤不能再行進取了。其西北一路，則宋朝任張浚爲宣撫使，以拒婁室。而宗弼自江南還，亦往助婁室。浚戰敗於富平。㈥陝西遂陷。但浚能任趙開以理財，

用劉子羽，吳玠、吳璘等爲將，卒能保守全蜀。

利用傀儡，以圖緩衝，使自己得少休息，這種希冀，金人在此時，還沒有變。其時宗澤已死，汴京失陷，金人乃立宋降臣劉豫於汴，畀以河南陝西之地。劉豫卻想靠著異族的力量反噬，幾次發兵入寇，卻又都敗北。在金人中，宗弼是公忠體國的，撻懶卻驕恣腐敗。[七] 秦檜是當金人立張邦昌時，率領朝官力爭立趙氏之後，被金人捉去的，後來以賜撻懶。秦檜從海路逃歸。秦檜的意思，是偏重於對內的。因爲當時，宋朝的將帥，頗爲驕橫。「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求，無復顧惜。」「使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未易取，而南方亦未易定。」[八] 所以要對外言和，得一個整理內部的機會。當其南還之時，就說要「南人歸南，北人歸北。」高宗既無進取的雄才，自然意見與之相合。於是用爲宰相。一一三七年，劉豫爲宗弼所廢。秦檜乘機使人向撻懶要求：把河南、陝西之地，還給宋朝。撻懶允許了。明年，遂以其地來歸。而金朝突起政變。一一三九年，宗弼回上京。[九] 撻懶南走。至燕京，爲金人所追及，被殺。和議遂廢。宗弼再向河南，婁室再向陝西。宋朝此時，兵力已較南渡之初稍強。宗弼前鋒至順昌，[十] 爲劉錡所敗。岳飛從湖北進兵，亦有郾城之捷。[十一] 吳璘亦出兵收復了陝西若干州郡。儻使內部沒有矛盾，自可和金兵相持。而高宗、秦檜，執意言和，把諸將召還，和金人成立和約：東以淮水，西以大散關爲界，[十二] 歲奉銀、絹各二十五萬兩、匹。宋高宗稱臣於金，可謂屈辱極了。於是罷三宣撫司，改其兵爲某州駐紮御前諸軍，而設總領以司其財賦，已見第九章。

金太宗死後，太祖之孫熙宗立。以嗜酒昏亂，爲其從弟海陵庶人所弑。此事在一一四九年。海陵更爲狂妄。遷都於燕，後又遷都於汴。一一六〇年，遂大舉南侵。以其暴虐過甚，兵甫動，就有人到遼陽去擁立世宗。海陵聞之，欲盡驅其衆渡江，然後北還。至采石磯，爲宋虞允文所敗。改趨揚州，爲其下所弑。金兵遂北還。一一六二年，高宗傳位於孝宗。孝宗頗有志於恢復，任張浚以圖進取。浚使李顯忠進兵，至符離，㊀㊂大敗。進取遂成畫餅。一一六五年，以歲幣各減五萬，宋主稱金主爲伯父的條件成和。金世宗算是金朝的令主。他的民族成見，是最深的。他嘗對其種人，屢稱上京風俗之美，教他們保存舊風，不要漢化。臣下有說女眞、漢人，已爲一家的，他就板起臉說：「女眞、漢人，其實是二。」這種尖銳的語調，決非前此的北族，所肯出之於口的，其存之於心的，自亦不至於如此之甚了。然他的見解雖如此，而既不能放棄中國之地，就只得定都燕京。幷因是時叛者蜂起，不得不將猛安、謀克戶，移入中原，以資鎭壓。奪民地以給之，替漢人和女眞之間，留下一個很深刻的讎恨。而諸猛安謀克人，則惟酒是務，竟有一家百口，壠無一苗的，征服者的氣質，喪失淨盡了。自太祖𡙡起至此，不過六十年。

一一九四年，孝宗傳位於光宗。此時金世宗亦死，子章宗立，北邊頗有叛亂，河南、山東，亦有荒歉之處，金朝的國勢漸衰。宋光宗多病，皇后李氏，又和太上皇不睦。一一九四年，孝宗崩，光宗不能出而持喪，人心頗爲疑惑。宰相趙汝愚，因閤門使韓侂胄，請於高宗后吳氏，扶嘉王擴內禪，是爲寧宗。韓侂胄排去趙汝愚，代爲宰相，頗爲士流所攻擊，想立恢復之功，以間執衆口。一二〇六年，遂貿然北伐。誰想金兵雖弱，宋兵亦不強。兵交之後，襄陽和淮東西州郡，次

第失陷。韓侂冑又想謀和，而金人復書，要斬侂冑之首，和議復絕。皇后楊氏，本和韓侂冑有隙，使其兄次山，勾結侍郎史彌遠，把韓侂冑殺掉函首以畀金。一二〇八年，以增加歲幣爲三十萬兩匹的條件成和。韓侂冑固然是妄人，宋朝此舉，也太不成話了。和議成後兩年，金章宗死，世宗子衞紹王立。其明年，蒙古侵金，金人就一敗塗地。可見金朝是時，業已勢成弩末，宋朝並沒有急於講和的必要了。

蒙古本室韋部落，但其後來和韃靼混合，所以蒙人亦自稱爲韃靼。其居地初在望建河，即今黑龍江上游之南，而後徙於不而罕山，即今外蒙古車臣、土謝圖兩部界上的布爾罕哈勒那都嶺。自回紇滅亡以後，漠北久無強部，算到一一六七年成吉思汗做蒙古的酋長的時候，已經三百六十多年了，淘汰醞釀，自然該有一個強部出來。成吉思汗少時，漠南北諸部錯列，蒙古並不見得怎樣強大，且其內部分裂，成吉思備受同族的齮齕。但汗有雄才大略，收合部衆，又與諸部落合縱連橫，至一二〇六年，而漠南北諸部，悉爲所征服。這一年，諸部大會於斡難河源，(十四) 上他以成吉思汗的尊號。成吉思汗在此時，已非蒙古的汗，而爲許多部族的大汗了。 一二一〇年，成吉思汗伐夏，夏人降。其明年，遂伐金。金人對於北方所採取的是一種防守政策。從河套斜向東北，直達女眞舊地，築有一道長城。汪古部居今歸綏縣之北，守其衝要之點。此時汪古通於蒙古，故蒙古得以安行而入長城。會河堡一戰，(十五) 金兵大敗，蒙古遂入居庸關。留兵圍燕京，分兵蹂躪山東、山西，東至遼西。金人弒衞紹王，立宣宗，與蒙古言和，而遷都於汴。蒙古又以爲口實，發兵攻陷燕京。金人此時，盡遷河北的猛安、謀克戶於河南，又奪漢人之地以給之。其民既不能耕，又不能

國勢已旦夕待亡。幸一二一八年，成吉思汗用兵於西域，金人乃得少寬。這時候，宋朝亦罷金歲幣。避強陵弱，國際上總是在所不免的；而且此時金人財政困難，對於歲幣，亦不肯放棄，或者還希冀戰勝了可以向宋人多脅取些；於是兩國開了兵釁。又因疆場細故，與夏人失和。兵力益分而弱。一二二四年，宣宗死，哀宗立，才和夏人以兄弟之國成和。[16] 而宋朝卒不許其請。成吉思汗亦已東歸，蒙古人的兵鋒，又轉向中原了。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圍夏。未克而死。遺命祕不發喪，把夏人滅掉。一二二九年，太宗立。明年，復伐金。時金人已放棄河北，以精兵三十萬，守邳縣到潼關的一線。太宗使其弟拖雷假道於宋。宋人不許。拖雷就強行通過。自漢中、襄、鄖而北，大敗金人於三峯山。[17] 太宗亦自白坡渡河，[18] 使速不台圍汴。十六晝夜不能克，乃退兵議和。旋金兵殺蒙古使者，和議復絕。金哀宗逃到蔡州。宋、元復聯合以攻金。宋使孟珙、江海帥師會蒙古兵圍蔡。一二三四年，金亡。

約金攻遼，還為金滅，這是北宋的覆轍，宋人此時，似乎又不知鑒而蹈之了。所以讀史的人，多以宋約元攻金為失策。這亦未必盡然。宋朝和金朝，是不共戴天之讎，不能不報的。若說保存金朝以為障蔽，則金人此時，豈能終禦蒙古？不急進而與蒙古聯合，恢復一些失地，坐視金人為蒙古所滅，豈不更糟？要知約金攻遼，亦並不算失策，其失策乃在滅遼之後，不能發憤自強，而又輕率啟釁。約元滅金之後，弊亦仍在於此。金亡之前十年，宋寧宗崩。無子。史彌遠援立理宗，仍專政。金亡前一年，史彌遠死，賈似道繼之。賈似道是表面上似有才氣，而不能切實辦事的人，如何當得這艱難的局面？金亡之後，宋朝人倡議收復三京。[19] 入汴、洛而不能守。蒙古反因此南侵，江、淮之地多陷。一二四

一年，蒙古太宗死。一二四六年，定宗立。三年而死。一二五一年，憲宗方立。蒙古當此時，所致力的還是西域，而國內又有汗位繼承之爭，所以未能專力中國。至一二五八年，各方粗定，憲宗乃大舉入蜀。忽必烈已平吐蕃、大理，亦東北上至鄂州。㊁㊉ 宋將王堅守合州，㊁㊉㊀ 憲宗受傷，死於城下。賈似道督大軍援鄂，不敢戰，使人求和，許稱臣，畫江為界。忽必烈亦急圖自立，乃許之而北歸。賈似道掩其事，以大捷聞於朝。自此蒙古使者來，皆拘之，而借和議以圖自強而待敵人之斃的機會遂絕。 忽必烈北還後，自立，是為元世祖。世祖在憲宗時，本來是分治漠南的，他手下又多西域人和中國人。於是以一二六四年定都燕京。蒙古的根據地，就移到中國來了。明年，理宗崩，子度宗立。宋將劉整叛降元，勸元人攻襄陽。自一二六八至一二七三，被圍凡五年，宋人不能救。襄陽遂陷。明年，度宗崩，子恭帝立。伯顏自兩湖長驅南下。一二七六年，臨安不守，謝太后和恭宗都北狩。故相陳宜中立其弟益王於福州。㊁㊉㊁ 後來轉徙，崩於碙州。㊁㊉㊂ 其弟衛王昺立，遷於崖山。㊁㊉㊃ 一二七九年，漢奸張弘範來攻，宰相陸秀夫負帝赴海殉國。張世傑收兵圖再舉，到海陵山，㊁㊉㊄ 舟覆而死。宋亡。中國遂整個為北族所征伏。

宋朝的滅亡，可以說是我國民族的文化，一時未能急劇轉變，以適應於競爭之故。 原來游牧民族，以掠奪為生產，而其生活又極適宜於戰鬥，所以其勢甚強，文明民族，往往為其所乘，羅馬的見軛於蠻族，和中國的見軛於五胡和遼、金、元、清，正是一個道理。 兩國國力的強弱，不是以其所有的人力物力的多少而定，而是看其能利用於競爭的共有多少而定。舊時的政治組織，是不適宜於動員全民衆的。其所恃以和異族抵抗的一部分，或者正是腐化

分子的一個集團。試看宋朝南渡以後，軍政的腐敗，人民的困苦，而一部分士大夫，反溺於晏安酖毒，歌舞湖山可知。雖其一部分分子的腐化，招致了異族的壓迫，卻又因異族的壓迫，而引起了全民族的覺醒，替民族主義建立了一個深厚的根源，這也是禍福倚伏的道理。北宋時代，可以說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萌蘗時期。南宋一代，則是其逐漸成長的時期。試讀當時的主戰派，如胡銓等一輩人的議論，至今猶覺其凜凜有生氣可知。㊁㊉㊅ 固然只論是非，不論利害，是無濟於事的。然而事有一時的成功，有將來的成功。主張正義的議論，一時雖看似迂闊，隔若干年代後，往往收到很大的效果。民族主義的形成，卽其一例。論是非是宗旨，論利害是手段。手段固不能不擇，卻不該因此犧牲了宗旨。歷來外敵壓迫時，總有一班唱高調的人，議論似屬正大，居心實不可問，然不能因此而幷沒其眞。所以自宋至明，一班好發議論的士大夫，也是要分別觀之的。固不該盲從附和，也不該一筆抹殺。其要，在能分別眞僞，看誰是有誠意的，誰是唱高調的，這就是大多數國民在危急存亡之時，所當拭目辨別淸楚的了。 民族主義，不但在上流社會中，植下了根基，在下流社會中，亦立下了一個組織，看後文所述便知。

㊀ 今山東滕縣。
㊁ 今浙江杭縣。
㊂ 在今安徽廣德縣東。
㊃ 今浙江鄞縣。
㊄ 宗弼語。

㈥ 今陝西興平縣。

㈦ 金朝並無一定之繼承法，故宗室中多有覬覦之心。其時握兵權者，宗磐、宗弼，皆太祖子，宗翰爲太祖從子，撻懶則太祖從弟。宗翰即有不臣之心。撻懶最老壽，在熙宗時爲尊屬，故其覬覦尤甚。 熙宗、海陵庶人、世宗，皆太祖孫。

㈧ 葉適論四大屯兵語，詳見文獻通考兵考。

㈨ 今吉林阿城縣。

㈩ 今安徽阜陽縣。

(十一) 今河南郾城縣。

(十二) 在陝西寶雞縣南。

(十三) 集名，在今安徽宿縣。

(十四) 今譯作鄂諾，又作敖嫩。

(十五) 會河堡，在今察哈爾萬全縣西。

(十六) 前此夏人稱臣。

(十七) 在河南禹縣。

(十八) 在河南孟津縣。

(十九) 宋東京即大梁，南京即宋州，西京爲洛陽，北京爲大名。

(二十) 今湖北武昌縣。

(二十一) 今四川合川縣。

(二十二) 今福建閩侯縣。

(一一三) 在今廣東吳川縣海中。

(一一四) 在今廣東新會縣海中。

(一一五) 在今廣東海豐縣海中。

(一一六) 見宋史卷三七四。

第四十五章　蒙古大帝國的盛衰

蒙古，是野蠻的侵略民族所建立的最大的帝國，他是適直幸運而成功的。

蒙古所征服之地，幾於包括整個亞洲，而且還跨有歐洲的一部分。其中最重要的，自然還是西域。葱嶺以西，亞歷山大東征後，安息、大夏，對立爲兩個大國。其後則變爲波斯和月氏的對立。南北朝時，嚈噠與，月氏爲其所破，分爲許多小國，波斯亦被其懾服。突厥興，嚈噠又爲所破。月氏舊地，大抵服屬於西突厥。時大食亦已勃興，西元六四一年，破波斯，葱嶺以西之地，次第爲其所吞幷。是時中國亦滅西突厥，波斯以東之地，盡置羈縻府州，兩國的政治勢力，遂相接觸。然葱嶺以西之地，中國本視屬羈縻，故未至引起實際的衝突。㊀安、史亂後，中國對於西域，就不再過問了。遼朝滅亡後，其宗室耶律大石，會十八部王衆於西州，㊁簡其精銳西行。此時大食的紀綱，久已頹廢，東方諸酋，據土自專，形同獨立。大石兵至，滅掉雄據呼羅珊的塞而柱克，㊂幷壓服了花剌子模，㊃使之納貢，而立國於吹河之濱，是爲西遼。成吉思汗平漠南北時，今蒙古西部乃蠻部的酋長古出魯克奔西遼，運用陰謀，和花剌子模裏應外合而取其國。又有在鄂爾坤、色楞格兩河間的蔑兒乞，其酋長忽禿亦西奔。和古出魯克，都有捲土重來之意。成吉思汗怕根本之地動搖，乃於一二一三年北歸，遣哲別、速不台把這二人擊滅。先是天山南路的畏吾兒，㊄及其西之哈剌魯，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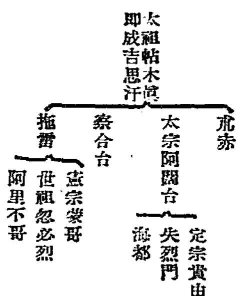
歸順蒙古，蒙古入西域之路已開。既滅古出魯克，蒙古的疆域，就和花剌子模相接。興於蒙古高原的北族，照例總是先向中國地方侵掠的；況且是時，蒙古與金業已兵連禍結；所以蒙古對於西域，本來是無意於用兵的。但野蠻人所好的是奢侈享受，西域是文明發達之地，通商往來，自爲其所歡迎；而商人好利，自亦無孔不入。成吉思汗乃因商人以修好於花剌子模。花剌子模王亦已允許。然花剌子模的軍隊，多數係康里人。王母亦康里人，因之作威作福，花剌子模王不能制。錫爾河濱的訛打剌城，爲東西交通孔道，城主爲王母之弟，蒙古人隨商人西行的，一行共有四百多人，都被他認爲奸細，捉起來殺掉，只有一個人脫逃歸報。成吉思汗大怒，遂以一二一九年西征。破花剌子模，其王輾轉入裏海小島而死。王子奔哥疾寧，成吉思汗追破之，略印度北境而還。哲別、速不台，別將繞裏海，越高加索山，破西北諸部。欽察酋長奔阿羅思，㊉又追敗之于康里而還。成吉思汗的攻西域，本來是復讎之師，但因西域高度的物質文明，及其抵抗力的薄弱，遂引起蒙古人繼續侵掠的慾望。太宗立，命諸王西征。再破欽察，入阿羅思，進規孛烈兒㊈及馬札剌，㊈西抵威尼斯，是爲蒙古西征最深入的一次，因太宗凶問至，乃班師。憲宗立，復遣弟旭烈兀西征。破木剌夷及報達，㊉西域至此略定。　東北一帶，自高句麗、百濟滅亡後，新羅亦漸衰。唐末，復分爲高麗、後百濟及新羅三國，石晉初，盡并於高麗王氏。北宋之世，高麗曾和契丹構兵，頗受其侵略，然尙無大關係。自高句麗滅亡後，朝鮮半島的北部，新羅控制之力，不甚完全；高麗亦未能盡力經營；女眞遂漸侵入其地，是爲近世滿族發達的一個原因。金朝即以此興起。完顏部本曾朝貢於高麗，至後來，則高麗反爲所脅服，稱臣奉貢。金末，契丹遺族和女眞人在今遼、吉境內

擾亂，蒙古兵追擊，始和高麗相遇，因此引起衝突，至太宗時乃成和。此後高麗內政，遂時受蒙古人的干涉。有時甚至廢其國號，而於其地立征東行省。元世祖時，中國旣定，又要介高麗以招致日本。日本不聽。世祖遂於一二七四、一二八一兩年遣兵渡海東征。前一次損失還小。後一次因颶風將作，其將擇堅艦先走，餘衆二十餘萬，盡爲日本所虜殺蒙古人、高麗人、漢人，而以南人爲奴隸，其敗績可謂慘酷了。世祖欲圖再舉，因有事於安南，遂不果。蒙古西南的侵略，是開始於憲宗時的。世祖自今青海之地入西藏，遂入雲南，滅大理。㊉㊀ 自將北還，而留兵續向南方侵略。此時後印度半島之地，安南已獨立爲國。其南，今柬埔寨之地爲占城，湄甘河附近，則有緬國。元兵侵入安南和占城。其人都不服。一二八四、八五、八七三年，三次發兵南征，因天時地利的不宜，始終不甚得利。㊉ 其在南洋，則曾一度用兵於爪哇。此外被招致來朝的共有十國，都是今南洋羣島和印度沿岸之地。㊉㊁ 自成吉思汗崛起，至世祖滅宋，共歷一百十二年，而蒙古的武功，臻於極盛。其人的勇於戰鬥；征服各地方後，亦頗長於統治；㊉㊂ 自有足稱。但其大部分成功的原因，則仍在此時別一個大國，都適値衰頹，而乏抵抗的能力，其中尤其主要的，就是中國和大食帝國；又有一部分人，反爲其所用，如蒙古西征時附從的諸部族便是，所以我說他是適直天幸。

中國和亞、歐、非三洲之交的地中海沿岸，是世界上重要的兩個文明起原之地。這兩個區域的文明，被亞洲中部和南部的山嶺，和北方的荒涼阻隔住了。歐洲文明的東漸，大約以希臘人的東遷爲最早。漢通西域時所接觸的西方文化，就都是希臘人所傳播、所留遺。其後羅馬興，東漸的境界，仍爲東西文化接觸之地。至羅馬之北境爲蠻族

所據而中衰。大食與在地理上，擁有超過羅馬的大版圖，在文化上，亦能繼承希臘的遺緒，西方的文化，因此而東漸，東方的文化因此而西行者不少。但主要的是由於海路，至蒙古興，而歐西和東方的陸路才開通。其時西方的商人，有經中央亞細亞、天山南路到蒙古來的，亦有從西伯利亞南部經天山北路而來的。基督教國，亦派有使節東來，而意大利人馬哥博羅，[十四] 居中國凡三十年，歸而以其所見著成游記，給與西方人以東方地理上較確實的知識，且引起其好奇心，亦為近世西力東侵的一個張本。

如此廣大的疆域，自非一個大汗所能直接統治；況且野蠻人的征伏，其意義原是掠奪；封建制度，自然要隨之而興。蒙古的制度，宗室、外戚、功臣，是各有分地的，而以成吉思汗的四個兒子為最大。當時的分封，大約他的長子朮赤，所得的是花剌子模和康里、欽察之地。次子太宗，所得的是乃蠻之地。三子察合台，所得的是西遼之地，而和林舊業，則依蒙古人幼子守竈之習，歸於其季子拖雷。[十五] 其後西北一帶，朮赤之子拔都，為其共主，而西南的平定，則功出於拖雷之子旭烈兀，其後裔世君其地。此即所謂阿闊台、察合台、欽察、伊兒四個汗國。[十六] 而分裂即起於其間。蒙古的汗，本來是由諸部族公推的，到後來還是如此。每當大汗逝世之後，即由宗王、駙馬和管兵的官開一個大會，[十七] 議定應繼承汗位的人。太祖之妻孛兒帖，曾給蔑兒乞人擄去，後太祖聯合與部，把他搶回，就生了朮赤。他的兄弟，必疑他是蔑兒乞種，有些歧視他，



所以他西征之後，一去不歸，實可稱爲蒙古的泰伯。太祖死時，曾有命太宗承繼之說，所以大會未有異議。太宗死後，其後人和拖雷的後人，就有爭奪之意。定宗幸獲繼立而身弱多病，未久卽死。拖雷之子憲宗被推戴。太宗後人，另謀擁戴失烈門，爲憲宗所殺，並奪去太宗後王的兵柄。蒙古的內爭，於是開始。憲宗死後，爭奪復起於拖雷後人之間。憲宗時，曾命阿里不哥統治漠北，世祖統治漠南。憲宗死後，世祖不待大會的推戴而自立，阿里不哥亦自立於漠北，爲世祖所敗，而太宗之子海都自立於西北，察合台、欽察兩汗國都附和他。伊兒汗國雖附世祖，卻在地勢上被隔絕了。終世祖之世不能定。直到一三一〇年，海都之子纔來歸降。然自海都之叛，蒙古大汗的號令，就不能行於全帝國，此時亦不能恢復了。所以蒙古可說是至世祖時而臻於極盛，亦可說自世祖時而開始衰頹。

㈠ 西元七五〇，卽唐玄宗天寶九年，唐將高仙芝伐今塔什干的石國，石國求救於大食。明年，大食來援，唐兵敗於怛邏斯。未久，安史之亂起，唐朝就不再經營西域了。

㈡ 唐西州，今新疆吐魯番縣。

㈢ Seljuks。

㈣ Khorazme，唐書作貨利習彌。

㈤ 卽回紇異譯。

㈥ 唐時西突厥屬部葛邏祿。

㈦ Kiptchac，亦譯奇卜察克。阿羅思，卽俄羅斯。

㈧ 卽波斯。

(九) 匈牙利。

(十) 木剌夷(Mulahids)，爲天方教中之一派，在裏海南岸。

(十一) 即南詔。

(十二) 元史云：當時海外諸國，以俱藍、馬八兒爲綱維，這兩國該是諸國中最大的。馬八兒，即今印度的馬拉巴爾，俱藍爲其後障，當在馬拉巴爾附近。

(十三) 如不干涉各國的信教自由，即其一端。

(十四) Marco Pol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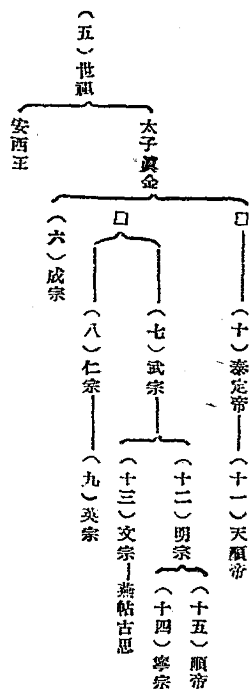
(十五) 此據日本那珂通世說，見其所注成吉思汗實錄，此書即元秘史的日譯本。

(十六) 阿闊台之後稱 Km. of Ogotai，亦稱 Naiman（乃蠻）察合台之後稱 Km. of Tchagatai。拔都之後稱 Km. of Kiptchac，亦稱 Golden Horde。旭烈兀之後稱 Km. of Iran。

(十七) 蒙古語爲「忽力而台」。

第四十六章　漢族的光復事業

遼、金、元三朝，立國的情形，各有不同。契丹雖然占據了中國的一部分，然其立國之本，始終寄於部族，和漢人並未發生深切的關係。金朝所侵占的，重要之地，惟有中國。他的故土和他固有的部族，文化尚未發展，雖可藉其貧瘠而好掠奪的慾望，及因其進化之淺，社會組織簡單，內部矛盾較少，因而有誠樸之氣，勇敢之風，能殼崛起於一時，然究不能據女真之地，用女真之人，以建立一個大國。所以從海陵遷都以後，他國家的生命，已經寄託在他所侵占的中國的土地上了。所以他壓迫漢人較甚，而其了解漢人，卻亦較深。至蒙古，則所征服之地極廣，中國不過是其一部分。雖然從元世祖以後，大帝國業已瓦解，所謂元朝者，其生命亦已寄託於中國，然自以為是一個極大的帝國，看了中國，不過是其所占據的地方的一部分的觀念，始終未能改變。所以對於中國，並不能十分了解，試看元朝諸帝，多不通漢文及漢語可知。元朝諸帝，惟世祖較為聰明，所用的漢人和西域人較多，亦頗能釐定治法。此後則惟仁宗在位較久，政治亦較清明。其餘諸帝，大抵荒淫愚昧。這個，和其繼嗣之爭，亦頗有關係。因為元朝在世祖之時，北邊尚頗緊急。成宗和武宗，都是統兵在北邊防禦，因而得立的。武宗即位之前，曾由仁宗攝位，所以即位之後，不得不立仁宗為太子。因此引起英宗之後，泰定、天順兩帝間的爭亂。文宗死後，又引起燕帖木兒的專權。⊖ 中央的變亂頻仍，自



然說不到求治，而最後又得一個荒淫的順帝，胡無百年之運，客星據坐，自然不能持久了。

元世祖所創立的治法，是專以防制漢人為務的。試看其設立行省及行御史臺，將邊徼襟喉之地，分封諸王；遣蒙古軍及探馬赤軍分守河、洛、山東；分派世襲的萬戶府，屯駐各處；及因重用蒙古、色目人而輕視漢人可知。這是從立法方面說。從行政方面說：則厚斂人民，以奉宗王、妃、主。縱容諸將，使其掠人為奴婢。選法混亂，貪黷公行。而且迷信喇嘛教，佛事所費，既已不貲，還要聽其在民間騷擾。可謂無一善政。㊀所以仍能占據中國數十年，則因中國社會，自有其深根寧極之理，並非政治現象所能徹底擾亂，所以他以異族入據中原，雖為人心所不服，亦不得不隱忍以待時。到順帝時，政治既亂，而又時有水旱偏災，草澤的英雄，就要乘機而起了。

「舉世無人識，終年獨自行。海中擎日出，天外喚風生。」㊁表面上的平靜，是靠不住的，爆發的種子，正潛伏在不見不聞之處。這不見不聞之處是那裏呢？這便在各人的心上。昔人說：「雪大恥，復大仇，皆以心之力。」㊂ 文官投降了，武官解甲了，大多數的人民雖然不服，苦於不問政治久了，一時團結不起來。時乎時乎？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乃將一顆革命的種子，廣播潛藏於人民惟一的組織，即所謂江湖豪俠的社會之中，這是近世史上的一件大事。明亡以後之事，為衆所周知，然其事實不始於明亡以後，不過年深月久，事迹已陳，這種社會中，又沒有紀載，其事遂在若存若亡之間罷了。　元朝到順帝之世，反抗政府的，就紛紛而起。其中較大的：是台州的方國珍，㊄徐州的李二，湖北的徐壽輝，濠州的郭子興，㊅高郵的張士誠。㊆而劉福通以白蓮教徒，起於安豐，奉其教主之子韓林兒為主。白蓮教是近代的人看作邪教的，然其起始決非邪教，試看其在當時，首舉北伐的義旗可知。　元朝當日，政治紊亂。宰相脫脫之弟也先帖木兒，當征討之任，連年無功，後來反大潰於沙河。㊇軍資喪失殆盡。脫脫覺得不好，自將大軍出征。打破了李二。圍張士誠，未克而為異黨排擠以去。南方羣雄爭持，元朝就不能過問。一三五八年，劉福通分兵三道：一軍入山陝，一軍入山東，自奉韓林兒復開封。此時元朝方面，亦有兩個人出來，替他掙扎。那便是察罕帖木兒和李思齊。他們是在河南起兵，幫助元朝的。此時因陝西行省的求援，先入陝解圍。又移兵山東，把劉福通所派的兵，圍困起來。劉福通的將遣人把察罕刺死。其子庫庫帖木兒代總其兵，到底把敵兵打敗，劉福通和韓林兒，走回安豐，後為張士誠所滅。然其打山西的一支兵，還從上都直打到遼東，㊉然後消滅。軍行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亦可謂雖敗猶榮了。

首事的雖終於無成，然繼起的則業已養成氣力。明太祖初起時，本來是附隨郭子興的。後來別為一軍，渡江取集慶。(十一)　時徐壽輝為其將陳友諒所殺，雄據江西、湖北，勢頗強盛。(十二)　後為太祖所滅。太祖又降方國珍，破張士誠，

幾乎全據了長江流域。而元朝是時，復起內亂。 其時庫庫帖木兒據冀寧，㊉㊂ 孛羅帖木兒據大同，孛羅想兼據晉冀以裕軍食，二人因此相爭。順帝次后奇氏，高麗人。生子愛猷識理達臘，立爲太子。太子和奇后，陰謀內禪。是時高麗人自宮到元朝來充當內監的很多，奇后宮中自更不乏，而朴不花最得信任，宰相搠思監就是走朴不花的門路得位的。他和御史大夫老的沙不協，因太子言於順帝，免其職。老的沙逃奔大同，托庇於孛羅。搠思監誣孛羅謀反。孛羅就眞個反叛，舉兵犯闕，把搠思監和朴不花都殺掉。太子投奔庫庫。庫庫與兵送太子還京，孛羅已被順帝遣人刺死。太子欲使庫庫以兵力脅迫順帝內禪，庫庫不肯。時順帝封庫庫爲河南王，使其總統諸軍，平定南方。李思齊因與察罕同起兵，不願受庫庫節制，陝西參政張良弼，亦和庫庫不協。二人連兵攻庫庫。太子乘機，叫順帝下詔，削掉庫庫的官爵，使太子統兵討之。北方大亂。 「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㊉㊃ 一三六八年，明太祖命徐達、常遇春兩道北伐。徐達平河南，常遇春下山東，會師德州，㊉㊄ 北扼直沽。順帝走上都。太祖使徐達下太原，乘勝定秦、隴，庫庫帖木兒奔和林。㊉㊅ 常遇春攻上都，順帝再奔應昌。㊉㊆ 一三七〇年，順帝死，明兵再出，愛猷識理達臘亦奔和林。不久便死，子脫古思帖木兒嗣。一三八七年，太祖使藍玉平遼東，乘勝襲破脫古思帖木兒於捕魚海，㊉㊇ 脫古思帖木兒北走，爲其下所殺。其後五傳皆被弒，蒙古大汗的統系遂絕。元宗室分封在內地的亦多降，惟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據雲南不服。一三八一年，亦爲太祖所滅。中原之地，就無元人的遺孽了。自一二七九年元朝滅宋至一三六八年順帝北走，凡八十九年。

㊀ 時海都之亂未定，成宗和武宗，都是統兵以防北邊的。世祖之死，伯顏以宿將重臣，歸附成宗，所以未有爭議。成宗之死，皇后伯岳吾氏想立安西王。右丞相哈剌哈孫使迎仁宗監國，以待武宗之至。武宗至，弑伯岳吾后殺安西王而自立。以仁宗爲太子。仁宗既立，立英宗爲太子，而出明宗於雲南。其臣奉之奔阿爾泰山。英宗傳子泰定帝，死於上都。子天順帝，即在上都即位。簽書樞密院事燕帖木兒，爲武宗舊臣，脅大都百官，迎立武宗之子。因明宗在遠，先迎文帝監國。發兵陷上都，泰定帝不知所終。明宗至漠南，即位。文宗入見，明宗暴死。文宗後來心上覺得不安，遺令必立明宗之子。而燕帖木兒不肯。文宗皇后翁吉剌氏，堅持文宗的遺命。於是迎立寧宗。數月而死。再迎順帝。順帝的年紀，卻比寧宗大些了，燕帖木兒又堅持，順帝雖至，不得即位。會燕帖木兒死，問題乃得解決。順帝既立，追治明宗死事，翁吉剌后和其子燕帖古思，都被流放到高麗，死在路上。元入中國後的繼嗣之爭，大略如此。

㊁ 參看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九各章。

㊂ 鄭所南先生詩語。所南先生名思肖。工畫蘭。宋亡後，畫蘭皆不著土。人或問之。則曰：「土爲番人奪去，汝不知耶？」著有心史，藏之鐵函，明季乃於吳中承天寺井中得之。其書語語沈痛，爲民族主義放出萬丈的光燄。清朝的士大夫讀之，不知自愧，反誣爲僞造，眞可謂全無心肝了。

㊃ 襲自珍文中語。

㊄ 今浙江臨海縣

㊅ 今安徽鳳陽縣。

㊆ 後還平江，今江蘇吳縣。

㊇ 今安徽壽縣。

㊈ 今河南遂平、確山、泌陽境上的沙河店。

㊉ 今多倫縣，元世祖自立於此，建爲上都，而稱今北平爲大都。

⑪ 今首都，元集慶路。

(十二) 壽輝將明玉珍據四川自立，傳子昇，爲明太祖所滅。

(十三) 元冀寧路，治今山西陽曲縣。

(十四) 太祖討胡檄中語。

(十五) 今山東德縣。

(十六) 和林城，太宗所建，今之額爾德尼招，是其遺址。

(十七) 城名，在達里泊旁，爲元外戚翁吉剌氏之地。

(十八) 今達里泊。

第四十七章　明朝的盛衰

明太祖起於草澤，而能剷除胡寇，戡定羣雄，其才不可謂不雄。他雖然起於草澤，亦頗能了解政治，所定的學校、科舉、賦役之法，皆為淸代所沿襲，行之凡六百年。衛所之制，後來雖不能無弊，然推原其立法之始，亦確是一種很完整的制度，能不煩民力而造成多而且強的軍隊。所以明朝開國的規模，並不能算不弘遠。只可惜他私心太重，廢宰相，使朝無重臣，至後世，權遂入於奄宦之手。重任公侯伯的子孫，開軍政腐敗之端。他用刑本來嚴酷，又立錦衣衛，使司偵緝事務，至後世，東廠、西廠、內廠，遂紛紛而起。㊀這都不能不歸咎於詒謀之不臧。其封建諸子於各地，則直接引起了靖難之變。

明初的邊防，規模亦是頗為弘遠的。俯瞰蒙古的開平衛，即設於元之上都。其後大寧路來降，又就其地設泰寧、朵顏、福餘三衛。泰寧在今熱河東部，朵顏在吉林之北，福餘則在農安附近。所以明初對東北，威稜遠暨。其極盛時的奴兒干都司，設於黑龍江口，現在的庫頁島，亦受管轄。㊁但太祖建都南京，對於北邊的控制，是不甚便利的。成祖既篡建文帝，即移都北京。對於北方的控制，本可更形便利。確實他亦曾屢次出征，打破韃靼和瓦剌。但當他初起兵時，怕節制三衛的寧王權，要襲其後，把他誘執，而把大寧都司，自今平泉縣境遷徙到保定。於是三衛之地，入於兀良哈，

開平衞勢孤。成祖死後，子仁宗立，僅一年而死。子宣宗繼之。遂徙開平衞於獨石口。從此以後，宣、大就成爲極邊了。距離明初的攻克開平，逐去元順帝，不過六十年。

明初的經略，還不僅對於北方。安南從五代時離中國獨立，成祖於一四〇六年，因其內亂將其征服，於其地設立交趾布政使司，同於內地。他又遣中官鄭和下南洋，前後凡七次。其事在一四〇五至一四三三年之間，早於歐人的東航，有好幾十年。據近人的考究：鄭和當日的航路，實自南海入印度洋，達波斯灣及紅海，且拂非洲的東北岸，其所至亦可謂遠了。史家或說：成祖此舉，是疑心建文帝亡匿海外，所以派人去尋求的。這話臆度而不中情實。建文帝即使亡匿海外，在當日的情勢下，又何能爲？試讀明史的外國傳，則見當太祖時，對於西域，使節所至即頗遠。可見明初的外交，是有意沿襲元代的規模的。但是明朝立國的規模，和元朝不同。所以元亡明興，西域人來者即漸少。又好勤遠略，是和從前政治上的情勢不相容的，所以雖有好大喜功之主，其事亦不能持久。從仁宗以後，就沒有這種舉動了。南方距中國遠，該地方的貨物，到中原即成爲異物，價直很貴；又距離既遠，爲政府管束所不及，所以官其地者率多貪汙，這是歷代如此的。明朝取安南後，還是如此。其時中官奉使的多，橫暴太甚，其人屢次背叛。宣宗立，即棄之。此事在一四二七年，安南重隸中國的版圖，不過二十二年而已。自鄭和下南洋之後，中國對於南方的航行，更爲熟悉，華人移殖海外的漸多。近代的南洋，華人實成爲其地的主要民族，其發端實在此時。然此亦是社會自然的發展，得政治的助力很小。

明代政治的敗壞，實始於成祖時。其（一）爲用刑的殘酷，其（二）爲宦官的專權，而二事亦互相依倚。太祖

定制，內侍本不許讀書。成祖反叛時，得內監爲內應，始選官入內教習。又使在京營爲監軍，隨諸將出鎮。又設立東廠，使司偵緝之事。宦官之勢驟盛。宣宗崩，英宗立，年幼，寵太監王振。其時瓦剌強，殺韃靼酋長，又脅服兀良哈。一四四九年，其酋長也先入寇。王振貿然慫恿英宗親征。至大同，知兵勢不敵，還師。爲敵軍追及於土木堡，英宗北狩。朝臣徐有貞等主張遷都。于謙力主守禦。奉英宗之弟景帝監國，旋即位。也先入寇，謙任總兵石亨等力戰禦之。也先攻京城，不能克，後屢寇邊，又不得利，乃奉英宗歸。大凡敵兵入寇，京城危急之時，遷都與否，要看情勢而定。敵兵強，非堅守所能捍禦，而中央政府，爲一國政治的中心，失陷了，則全國的政治，一時要陷於混亂，則宜退守一可據的據點，徐圖整頓。在這情勢之下，誤執古代國君死社稷之義，不肯遷都，是要誤事的。崇禎的已事，是其殷鑒。若敵兵實不甚強，則堅守京城，可以振人心而作士氣。一移動，一部分的國土，就要受敵兵蹂躪，損失多而事勢亦擴大了。瓦剌在當日，形勢實不甚強，所以于謙的主守，不能不謂之得計。然徐有貞因此內慚，石亨又以賞薄怨望，遂結內監曹吉祥等，乘景帝臥病，闖入宮中，迎英宗復辟，是爲「奪門」之變。于謙被殺。英宗復辟後，亦無善政。傳子憲宗，寵太監汪直。憲宗傳孝宗，政治較稱清明。孝宗傳武宗，又寵太監劉瑾，這不能不說是成祖惡政的流毒了。

明自中葉以後，又出了三個昏君。其（一）是武宗的荒淫。其（二）是世宗的昏憒。其三是神宗的怠荒。明事遂陷於不可收拾之局。武宗初寵劉瑾，後瑾伏誅，又寵大同游擊江彬，導之出遊北邊，封於南昌的寧王宸濠，乘機作亂，爲南贛巡撫王守仁所討平。武宗又借以爲名，出遊江南而還。其時山東、畿南，羣盜大起，後來幸獲救平，只可算得僥幸。武宗無子，世宗以外藩入繼。馭宦

官頗嚴，內監的不敢恣肆，是無過於世宗時的。但其性質嚴而不明，中年又好神仙，日事齋醮，不問政事。嚴嵩因之故激其怒以入人罪，而竊握大權，政事遂至大壞。其時倭寇大起，沿海七省，無一不被其患，甚至沿江深入，直抵南京。北邊自也先死後，瓦剌復衰，韃靼部落，入據河套，謂之「套寇」。明朝迄無善策。至世宗時，成吉思後裔達延汗復興，擊敗套寇，統一蒙古。達延汗四子：長子早死。達延汗自與其嫡孫卜赤徙牧近長城，稱爲插漢兒部，就是現在的察哈爾部。次子爲套寇所殺。三子係征服套寇的。有二子：一爲今鄂爾多斯部之祖，亦早死。一爲阿勒坦汗，明史稱爲俺荅，爲土默特部之祖。第四子留居漠北，則爲喀爾喀三部之祖。[3] 自達延汗以後，蒙古遂成今日的形勢了，所以達延汗亦可稱爲中興蒙古的偉人。俺荅爲邊患，是最深的。世宗時，曾三次入犯京畿。有一次，京城外火光燭天，嚴嵩竟騙世宗：是民家失火，其蒙蔽，亦可謂駭人聽聞了。 世宗崩，穆宗立，未久而死。神宗立，年幼，張居正爲相。此爲明朝中興的一個好機會。當穆宗時，俺荅因其孫爲中國所得，來降，受封爲順義王，不復爲邊患。插漢兒部強盛，高拱爲相，任李成梁守遼東，戚繼光守薊鎮以敵之。成梁善戰，繼光善守，張居正相神宗，益推心任用此二人，東北邊亦獲安靜。明朝政治久苦因循。張居正則能行嚴肅的官僚政治。下一紙書，萬里之外，無敢不奉行惟謹者，所以吏治大有起色。百孔千瘡的財政，整理後亦見充實。惜乎居正爲相，不過十年，死後神宗親政，又復昏亂。他不視朝至於二十餘年。羣臣都結黨相攻。其時無錫顧憲成，居東林書院講學，喜歡議論時政，於是朝廷上的私黨，和民間的清議，漸至糾結而不可分。神宗信任中官，使其到各省去開礦，名爲開礦，實則藉此索詐。又在窮鄉僻壤，設立稅使，騷擾無所不至。日本豐臣秀吉

犯朝鮮，明朝發大兵數十萬以援之，相持凡七年，並不能卻敵，到秀吉死，日本兵纔自退。神宗死後，熹宗繼之。任宦官魏忠賢，其專橫又爲前此所未有。統計明朝之事，自武宗以後，即已大壞，而其中世宗、神宗，均在位甚久。武宗即位，在一五〇六年，熹宗之死，在一六二七年，此一百二十二年之中，內憂外患，迭起交乘，明事已成不可收拾之局。思宗立，雖有志於振作，而已無能爲力了。

㊀ 東廠成祖所設，西廠設於憲宗時，內廠設於武宗時，皆以內監領其事。

㊁ 明會典卷一〇九：永樂七年，設奴兒干都司於黑龍江口。清曹廷杰西伯利亞東偏紀要說：廟爾以上二百五十餘里，混同江東岸特林地方，有兩座碑：一刻敕建永寧寺記，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寧寺記，均係太監亦失哈述征服奴兒干和海中苦夷之事。苦夷即庫頁。宣德爲宣宗年號，宣德六年爲西元一四三一年。

㊂ 車臣，土謝圖，札薩克圖。其三音諾顏係清時增設。

第四十八章 明淸的興亡

文化是有傳播的性質的，而其傳播的路線，往往甚爲紆曲。遼東、西自西元前四世紀，即成爲中國的郡縣，因其距中原較遠，長駕遠馭之力有所不及，所以中國的政治勢力，未能充分向北展拓，自吉林以東北，歷代皆僅等諸羈縻。其地地質雖極肥沃，而稍苦寒；又北方擾攘時多，自河北經熱河東北出之道，又往往爲游牧民族所阻隔；所以中國民族，亦未能盛向東北拓殖。在這一個區域中，以松花江流域爲最肥沃，其地距朝鮮甚近，中國的文化，乃從朝鮮繞了一個圈兒，以間接開化其地的女眞民族。渤海、金、淸的勃興，都是如此。

淸朝的祖先，據他們自己說，是什麽天女所生的，這一望而知其爲有意造作的神話。據近人所考究：明時女眞之地，凡分三衞：曰海西衞，自今遼寧的西北境，延及吉林的西部。曰野人衞，地在吉、黑的東偏。曰建州衞，則在長白山附近。海西衞爲淸人所謂扈倫部，野人衞淸人謂之東海部，建州衞則包括滿洲長白山西部。淸朝眞正的祖先，所謂肇祖都督孟特穆，就是一四一二年受職爲建州衞指揮使的猛哥帖木兒。㊀ 其初曾入貢受職於朝鮮的李朝的。後爲七姓野人所殺。其時的建州衞，還在朝鮮會寧府河谷。弟凡察立，遷居佟家江。後猛哥帖木兒之子董山，出而與凡察爭襲。明朝乃分建州爲左右二衞，以董山爲左衞指揮使，凡察爲右衞指揮使。董山漸跋扈，明朝檄致廣寧誅

之。部下擁其子脫羅擾邊，㊂聲稱報讎，但未久即寂然。自此左衛衰而右衛盛。右衛酋長王杲居寬甸附近。爲李成梁所破，奔扈倫部的哈達。㊂哈達執送成梁，成梁殺之。其子阿台，助葉赫攻哈達。滿洲蘇克蘇滸部長尼堪外蘭，爲李成梁做鄉導，攻殺阿台。滿洲酋長叫場，即清朝所謂景祖覺昌安，其子他失，則清朝所謂顯祖塔克世，塔克世的兒子努爾哈赤，就是清朝的太祖了。阿台係景祖孫壻，阿台敗時，清景、顯二祖亦死。清太祖仍受封於明，後來起兵攻破尼堪外蘭。尼堪外蘭逃奔明邊。明朝非但不能保護，反把他執付清太祖。且開撫順、清河、寬甸、靉陽四關，和他互市。自此滿洲人得以沐浴中國的文化，且藉互市以潤澤其經濟，其勢漸強。先服滿洲諸部。扈倫、長白山諸部聯合蒙古的科爾沁部來攻，清太祖敗之，威聲且達蒙古東部。又合葉赫滅哈達。至一六一六年，遂叛明。

時値明神宗之世。以楊鎬爲經略，發大兵二十萬，分四路東征，三路皆敗。滿洲遂陷鐵嶺，滅葉赫。明以熊廷弼爲經略。廷弼頗有才能，明顧旋罷之，代以袁應泰。應泰有吏才，無將略，遼、瀋遂陷。清太祖初自今之長白縣㊃遷居遼陽，後又遷居瀋陽。明朝再起熊廷弼，又爲廣寧巡撫王化貞所掣肘。化貞兵敗，遼西地多陷。明朝逮二人俱論死。旋得袁崇煥力守寧遠。一六二六年，清太祖攻之，受傷而死。子太宗立，因朝鮮歸心於明，屢犄滿洲之後，太宗乃先把朝鮮征服了，還兵攻寧遠、錦州，又大敗。清人是時，正直方興之勢，自非一日可以剷平。然其力亦並不能進取遼西。儻使明朝能任用如袁崇煥等人物，與之持久，遼東必可徐圖恢復的，遼西更不必說了，若說要打進山海關，那簡直是夢想。

所謂流寇，是無一定的根據地，竄擾到那裏，裹脅到那裏的。中國疆域廣大，一部分的天災人禍，影響不到全國，

局部的動亂，勢亦不能牽動全國，只有當社會極度不安時，纔會釀成如火燎原之勢，而明季便是其時了。　明末的流寇，是以一六二八年起於陝西的，正直思宗的元年。旋流入山西，又流入河北，蔓衍於四川、湖廣之境。以李自成和張獻忠爲兩個最大的首領。獻忠係粗才，一味好殺，自成則頗有大略。　清太宗既不得志於遼西，乃自喜峯口入長城，犯畿甸。袁崇煥聞之，亦兼程入援。兩軍相持，未分勝負。明思宗之爲人，嚴而不明，果於誅殺。先是袁崇煥因皮島守將毛文龍跋扈，將其誅戮，㈤思宗疑之而未發。及是，遂信清人反間之計，把崇煥下獄殺掉，於是長城自壞。此事在一六二九年。至一六四〇年，清人大舉攻錦州。薊遼總督洪承疇往援，戰敗，入松山固守。明年，松山陷，承疇降清。先是毛文龍死後，其將孔有德、耿仲明降清，引清兵攻陷廣鹿島，㈥守將尚可喜亦降。清當太祖時，尚無意於入據中原，專發揮其仇視漢人的觀念，得儒士輒殺，得平民則給滿洲人爲奴。太宗始變計撫用漢人，尤其優待一班降將。洪承疇等遂不恤背棄祖國，爲之效力。於是政治軍事的形勢，又漸變了。但明兵堅守了山海關，清兵還無力攻陷。雖然屢次繞道長城各口，蹂躪畿甸，南及山東，畢竟不敢久留，不過明朝勦流寇的兵，時被其牽掣而已。　一六四三年，李自成陷西安。明年，在其地稱帝。東陷太原，分兵出眞定，㈦自陷大同、宣府，入居庸關。北京不守，思宗殉國於煤山。　山海關守將吳三桂入援，至豐潤，京城已陷。自成招三桂降，三桂業經允許了。旋聞愛妾陳沅被掠，大怒，遂走關外降清。「痛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民族戰爭時惟一重要的據點，竟因此兵不血刃而失陷，武人不知禮義的危險，眞令人言之而色變了。

時清太宗已死，子世祖繼立，年幼，叔父睿親王多爾袞攝政，正在關外略地，聞三桂來降，大喜，疾趨受之。李自成戰敗，奔回陝西，清人遂移都北京。明人立神宗之孫福王由崧於南京，是是弘光帝。清人這時候原只望占據北京，並不敢想全吞中國，所以五月三日入京，四日下令強迫人民薙髮，到二十四日，即又將此令取消。而其傳檄南方，亦說「明朝嫡胤無遺，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所不禁」但弘光帝之立，是靠著鳳陽總督馬士英的兵力做背景的。士英遂引閹黨阮大鋮入閣，排去史可法。弘光帝又荒淫無度。清朝乃先定河南、山東，又分兵兩道入關，李自成走死湖北。清人即移兵以攻江南。明朝諸將，心力不齊，史可法殉國於揚州，南京不守，弘光帝遂北狩，時在一六四五年。清朝既定江南，乃下令強迫人民薙髮。當時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之諺，其執行的嚴厲可想。此舉是所以摧挫中國的民氣的，其用意極為深刻酷毒。緣中國地大而人衆，政治向主放任，人民和當地的政府，關係已淺，和中央政府，則幾於毫無直接關係，所以朝代的移易，往往刺激不動人民的感情。至於衣服裝飾，雖然看似無關緊要，然而習俗相沿，就是一種文化的表徵，用兵力侵略的異族，強使故有的民族，棄其舊有的服飾而仿效自己，就不啻摧毀其文化，而且強替他加上一種屈服的標幟。這無怪當日的人民，要奮起而反抗了。但是人民無組織的久了，臨時的集合，如何能敵得飽經侵略的軍隊？所以當日的江南民兵，大都不久即敗。南都亡後，明之遺臣，或奉魯王以海監國紹興，或奉唐王聿鍵正位福州，是為隆武帝。清人遣吳三桂陷四川，張獻忠敗死。別一軍下江南，魯王敗走舟山。清兵遂入福建，隆武帝亦殉國。時為一六四七年。

西南之地，向來和大局是無甚關係的，龍拏虎攫，總在黃河、長江兩流域，到明季，情形卻又不同了。長江以南，以湖江流域開闢爲最早。漢時，雜居諸異族，卽已大略同化。其資、沅、澧三水流域，則是隋、唐、北宋之世，逐漸開闢的。一四一三年，當明成祖之世，貴州之地，始列爲布政司。其後水西的安氏，水東的宋氏，播州的楊氏，[8]亦屢煩兵力，然後戡定。而廣西桂林的古田、平樂的府江，潯州的大藤峽，梧州的岑溪，明朝亦費掉很大的兵力。雲南地方，自唐時，大理獨立爲國，到元朝才把他滅掉。其時雲南的學校，還不知崇祀孔子，而崇祀晉朝的王羲之，貨幣則所用的是海肥。全省大都用土官，就正印是流官的，亦必以土官爲之副。但自元朝創立土司制度以來，而我族所以管理西南諸族的，又進一步。其制：異族酋長歸順的，我都授以某某司的名目，如宣慰司、招討司之類，此之謂土司。有反叛、虐民、或自相攻擊的，則用政治手腕或兵力戡定，改派中國人治理其地，此之謂改土歸流。明朝一朝，西南諸省，逐漸改流的不少，政治勢力和人民的拓殖，都大有進步。所以到明末，已可用爲抗敵的根據地。

隆武帝亡後，明人立其弟聿鍔於廣州，旋爲叛將李成棟所破。神宗之孫桂王由榔卽位肇慶，是爲永曆帝，亦爲成棟所迫，退至桂林。清又使降將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下湖南，金聲桓下江西。聲桓、成棟旋反正。明兵乘機復湖南，川南、川東，亦來歸附。桂王一時曾有兩廣、雲、貴、江西、湖南、四川七省之地，然聲桓、成棟，都係反覆之徒，並無能力，不久卽敗。湖南亦復失。清兵且進陷桂林。永曆帝逃到南寧，遣使封張獻忠的餘黨孫可望爲秦王。可望雖不過流寇，然其軍隊久經戰陣，戰鬥力畢竟要強些。可望乃使其黨劉文秀攻四川，吳三桂敗走漢中。李定國攻桂林，孔有德伏誅。清朝乃派洪承疇守長沙，尚可喜守廣東，又

派兵駐紮保寧，以守川北，無意於進取了。而永曆帝因可望跋扈，密召李定國，可望攻定國，大敗，復降清。洪承疇因之請大舉。一六五八年，清兵分三道入滇。定國扼北盤江力戰，不能敵，乃奉永曆帝走騰越，而伏精兵，大敗清之追兵於高黎貢山。清兵乃還。定國旋奉永曆帝入緬甸。一六六一年，吳三桂發大兵十萬出緬，緬甸人乃奉永曆帝入三桂軍。明年，被弒。明亡。當永曆帝入緬時，劉文秀已前卒。定國和其黨白文選崎嶇緬甸，欲圖恢復，卒皆齎志以終。定國等雖初爲寇盜，而其晚節，能效忠於國家、民族如此，眞可使洪承疇、吳三桂等一班人愧死了。

漢族在大陸上雖已無根據地，然天南片土，還有保存著上國的衣冠的，是爲鄭成功。鄭成功爲鄭芝龍的兒子。芝龍本係海盜，受明招安的。清兵入閩時，芝龍陰行通款，以致隆武帝敗亡。成功卻不肯叛國，退據廈門，練兵造船，爲興復之計。魯王被清兵所襲，失去舟山，也是到廈門去依靠他的。清兵入滇時，成功曾大舉入江，直迫江寧，後從荷蘭人之手，奪取臺灣，務農，訓兵，定法律，設學校，儼然獨立國的規模。　清朝的平定西南，所得的，本來全是降將之力，所以事定之後，清朝並不能直接統治。乃封尙可喜於廣東，耿仲明之子繼茂於福建，吳三桂於雲南，是爲三藩。三藩中，吳三桂功最高，兵亦最強。一六七三年，尙可喜因年老，將兵事交給其兒子之信，反爲所制，請求撤藩，清人許之。三桂和耿繼茂的兒子耿精忠不自安，亦請撤藩，以覘朝意。時清世祖已死，子聖祖在位，年少氣盛，獨斷許之。三桂遂叛清。耿、尙二藩亦相繼舉兵。清朝在西南，本無實力，三桂一舉兵，而貴州、湖南、四川、廣西俱下。但三桂暮氣不振，旣不能棄滇北上；想自出應援陝西響應的兵，又不及；徒據湖南，和清兵相持；耿、尙二藩，本來是反覆無常的，此時若三桂徼饒，

又叛降清；三桂兵勢遂日蹙。一六七八年，三桂稱帝於衡州。旋死，諸將乖離，其孫世璠，遂於一六八一年，爲清人所滅

平定西南，已經出於意外了，如何再有餘力覬覦東南海外之地？所以清朝是時，已有和鄭氏言和，聽其不雉髮，不易衣冠之意。但又是降將作祟。先是鄭成功以一六六二年卒，子經襲，初和耿氏相攻，曾略得漳、泉之地。後并失廈門，退歸臺灣。其將施琅降清，清人用爲提督。一六八一年，鄭經卒，內部乖離。一六八三年，施琅渡海入臺灣，鄭氏亡。

㈠ 明人所授指揮使，清人則稱爲都督。孟特穆爲孟哥帖木兒異譯。

㈡ 淸實錄作妥羅，爲肇祖之孫。其弟曰錫寶齊篇古錫寶齊篇古之子曰興祖都督福滿，即景祖之父。

㈢ 葉赫在吉林西南，明人稱爲北關。哈達在開原北，明人稱爲南關。

㈣ 淸之興京，其地本名赫圖阿拉。

㈤ 皮島，今圖作海洋島。

㈥ 今圖或作光祿島。

㈦ 今河北正定縣。

㈧ 水西、水東，係分轄貴陽附近新土司的。播州，今遵義縣。

第四十九章　清代的盛衰

清朝的猾夏，是遠較遼、金、元爲甚的。這是因爲女眞民族，在渤海和金朝時，業已經過兩度的開化，所以清朝初興時，較諸遼、金、元，其程度已覺稍高了。當太宗時，已能任用漢人，且能譯讀金世宗本紀，戒諭臣下，勿得沾染華風。入關之後，圈占民地給旗人住居，這也和金朝將猛安謀克戶遷入中原，是一樣的政策。他又命旗兵駐防各省，但多和漢人分城而居，一以免其倚勢欺陵，挑起漢人的惡感，一亦防其與漢人同化。其尤較金人爲刻毒的，則爲把關東三省都封鎖起來，禁止漢人移殖。他又和蒙古人結婚姻，而且表面上裝作信奉喇嘛教，以聯絡蒙古的感情。而把蒙古，也封鎖起來，不許漢人移殖，這可稱之爲「聯蒙制漢」政策。他的對待漢人，爲前代異族所不敢行的，則爲明目張膽，摧折漢人的民族性。從來開國的君主，對於前代的叛臣，投降自己的，雖明知其爲不忠不義之徒，然大抵把這一層抹殺不提，甚且還用些能知天命，志在救民等好看的話頭，替他掩飾，這個，可說是替降順自己的人，留些面子。清朝則不然。對於投順他的人，特立貳臣的名目，把他的假面具都剝光了。康、雍、乾三朝，大興文字之獄，以摧挫士氣。乾隆時開四庫館，編輯四庫全書，卻借此大燒其書。從一七六三到一七八二二十年之中，共燒書二十四次，被燒掉的，有五百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之多。不但關涉清朝的，即和遼、金、元等有關涉的，亦莫不加以毀滅。其不

能毀滅的，則加以改竄。他豈不知一手、能掩盡天下目？他所造作的東西，並不能使人相信；此等行為，更不能使人心服；不過肆其很毒之氣，一意孤行罷了。他又開博學鴻詞科，設明史館，以冀網羅明季的遺民。然被其招致的，全是二等以下的人物，真正有志節的，並沒有入他彀中的啊！

從前的人民，對於政權，實在疏隔得太利害了。所以當異族侵入的時候，民心雖然不服，也只得隱忍以待時。清初又是這時候了。從一六八三年臺灣鄭氏滅亡起，到一七九三年白蓮教徒起兵和清朝反抗為止，凡一百十年，海內可說無大兵革。清聖祖的為人，頗為聰明，也頗能勤於政治；就世宗也還精明。他們是一個新興的野蠻民族，其驕奢淫佚，比之歷年已久的皇室，自然要好些。一切弊政，以明末為鑒，自然也有相當的改良。所以康、雍之世，政治還算清明，財政亦頗有餘蓄。到乾隆時，雖然政治業已腐敗，社會的元氣，亦已暗中凋耗了，然表面上卻還維持着一個盛況。

武功是時會之適然。中國的國情，是不適宜於向外侵略的。所以自統一以後，除秦、漢兩朝，襲戰國之餘風，君主有好大喜功的性質，社會上亦有一部分人，喜歡立功絕域外，其餘都是守禦之師。不過因了國力的充裕，所以只要（一）在我的政治相當清明，（二）在外又無方張的強敵，即足以因利乘便，威行萬里。歷代的武功，多是此種性質，而清朝，亦又逢着這種幸運了。蒙古和西藏的民族，其先都是喜歡侵略的。自唐中葉後，喇嘛教輸入吐蕃，而西藏人的性質遂漸變。明末，俺荅的兩個兒子侵入青海。其結果，轉為青海地方的喇嘛教所征服，喇嘛教因此推行於

蒙古，連蒙古人的性質，也漸趨向平和，這可說是近數百年來塞外情形的一個大轉變。在清代，塞外的侵略民族，只賸得一個衞拉特了。而其部落較小，侵略的力量不足，卒爲清人所摧破。這是清朝人的武功，所以能轂煊赫一時的大原因。衞拉特卽明代的瓦剌。當土木之變時，他的根據地，本在東方。自蒙古復強，他卽漸徙而西北。到清時，共分爲四部：曰和碩特，居烏魯木齊。曰準噶爾，居伊犂。曰杜爾伯特，居額爾齊斯河。曰土爾扈特，居塔爾巴哈台。西藏黃教的僧侶，是不許娶妻的。所以其高僧，世世以「呼畢勒罕」主持教務。因西藏人迷信之甚，教權在名義上，遂出於政權之上。然所謂迷信，其實不過是這麼一句話。從古以來，所謂神權政府，都是建立在大多數被麻醉的人信仰之上的，然教中的首領，其實並不迷信，試看其爭權奪利，一切都和非神權的政府無異可知。達賴喇嘛，是黃教之主宗喀巴的第一個大弟子，他在喇嘛教裏，位置算是最高，然並不能親理政務，政務都在一個稱爲「第巴」的官的手裏。清聖祖時，第巴桑結，招和碩特的固始汗入藏，擊殺了紅教的護法藏巴汗，而奉宗喀巴的第二大弟子班禪入居札什倫布，是爲達賴、班禪分主前後藏之始。和碩特自此徙牧青海，干涉西藏政權，桑結又惡之，招致準噶爾噶爾丹入藏，擊殺了固始汗的孫，達顏汗，準噶爾先已攝服杜爾伯特，逐去土爾扈特，至此其勢大張。一六八八年，越阿爾泰山攻擊喀爾喀，三汗部衆數十萬，同時潰走漠南。清聖祖爲之出兵擊破噶爾丹。噶爾丹因伊犂舊地，爲其兄子策妄阿布坦所據，無所歸，自殺。阿爾泰山以東平。固始汗的曾孫拉藏汗殺掉桑結。策妄阿布坦派兵入藏，襲殺拉藏汗。聖祖又派兵將其擊破。一七二二年，聖祖死，世宗立。固始汗之孫羅卜藏丹津煽動青海的喇嘛反叛，亦爲清兵所破。此

時衞拉特的亂勢可謂蔓延甚廣，幸皆未獲逞志，然清朝亦未能犂庭掃穴。直至一七五四年，策妄阿布坦之子噶爾丹策凌死，其部落內亂，清高宗才於一七五七年將其蕩平。至於天山南路，則本係元朝察哈爾後王之地，爲回教區域。元衰後，回教教主的後裔，有入居喀什噶爾的，後遂握有南路政教之權。準部既平，教主的後裔大小和卓木㊀和清朝反抗，亦於一七五九年爲清所殺滅。清朝的武功，以此時爲極盛。天山南北路既定，葱嶺以西之國，敖罕、哈薩克、布魯特、乾竺特、博羅爾、巴達克山、布哈爾、阿富汗等，都朝貢於清，彷彿唐朝盛時的規模。一七九二年，清朝又用兵於廓爾喀，將其征服，則其兵力又爲唐時所未至。 對於西南一隅，則清朝的武功，是掩耳盜鈴的。當明初，中國西南的疆域，實還包括今伊洛瓦底江流域和薩爾溫、湄公兩江上游。㊁但中國對於西南，實力並不充足，所以安南暫合而復離，而緬甸亦卒獨立爲國。中國實力所及，西不過騰衝，南不越普洱，遂成爲今日的境界了。一七六七年，清高宗因緬甸犯邊，發兵征之敗沒。一七六九年，又派大兵再舉，亦僅因其請和許之而還。這時候，暹羅爲緬甸所滅。後其遺臣中國人鄭昭，起兵復國，傳其養子鄭華，以一七八六年受封於中國。緬甸怕中國和暹羅夾攻他，對中國纔漸恭順。安南之王黎氏，明中葉後爲其臣莫氏所篡。清初復國。頗得其臣阮氏之力，而其臣鄭氏，以國戚執政，阮氏與之不協，乃南據順化，形同獨立。後爲西貢豪族阮氏所滅。是爲新阮，而順化之阮氏，則稱舊阮。新阮既滅舊阮，又入東京，滅鄭氏，並廢黎氏。黎氏遺臣告難中國。高宗於一七八八年，爲之出兵，擊破新阮，復立黎氏。然旋爲新阮所襲敗，亦因新阮的請降封之爲王。總而言之，中國用兵於後印度，天時地利，是不甚相宜的，所以歷代都無大功，到清朝還是如此。 清

朝用兵域外，雖不得利，然其在湘西、雲貴、四川各省，則頗能竟前代所未竟之功。在今湖南、貴州間，則開闢永順、乾州、鳳皇、永綏、松桃各府、廳，在雲南，則將烏蒙、烏撒、東川、鎮雄各土官改流。㊂在貴州，則平定以古州為中心的大苗疆。㊃這都是明朝未竟的餘緒。四川西北的大小金川，㊄用兵凡五年，糜餉至七千萬，可謂勞費已甚，然綜合全局看起來，則於西南的開拓，仍有裨益。

清朝的衰機，可說是起於乾隆之世的。高宗性本奢侈，在位時六次南巡，耗費無藝。中歲後又任用和珅，貪瀆為古今所無。官吏都不得不剝民以奉之，上司誅求於下屬，下屬虐取於人民，於是官方大壞。清朝歷代的皇帝，都是頗能自握魁柄，不肯授權於臣下的。他以異族入主中原，漢族真有大志的人，本來未必幫他的忙。加以他們予智自雄，折辱大臣，摧挫言路，抑壓士氣，自然愈形孤立了。所以到乾、嘉之間，而局面遂一變。

㊀ 大和卓木名布羅尼特，小和卓木名霍集占。

㊁ 看明史西南土司傳可知。

㊂ 烏蒙，今雲南昭通縣。烏撒，今貴州威寧縣。

㊃ 古州，今榕江縣。

㊄ 大金川，今理番縣的綏靖屯。小金川，今懋功縣。

第五十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世界是無一息不變的，人因其感覺遲鈍，或雖有感覺而行爲濡滯之故，非到外界變動，積微成著，使其感覺困難時，不肯加以理會，設法應付，正和我們的住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掃除，以致塵埃堆積，掃除時不得不大費其力一樣。」這話，在第一章中，業已說過了。中國自有信史以來，環境可說未曾大變。北方的遊牧民族，憑恃武力侵入我國的疆域之內是有的，但因其文化落後，並不能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且他還不得不棄其生活方式而從我，所以經過若干年之後，卽爲我們所同化。當其未被同化之時，因其人數甚少，其暴橫和掠奪，也是有一個限度的，而且爲時不能甚久。所以我們未曾認爲極大的問題，而根本改變我們的生活方法以應之。至於外國的文明，輸入中國的，亦非無有。其中最親切的，自然是印度的宗教。次之則希臘文明，播布於東方的，從中國陸路和西域交通，海路和西南洋交通以後，卽有輸入。其後大食的文明，輸入中國的亦不少。但宗教究竟是上層建築，生活的基礎不變，說一種宗教，對於全社會眞會有什麼大影響，是不確的。所以佛教輸入中國之後，並未能使中國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變化，以適應我們的生活了。讀第十八章所述可見。其餘的文明，無論其爲物質的，精神的，對社會上所生的影響，更其「其細已甚。」所以中國雖然不斷和外界接觸，而其所受的外來的影響甚微。至近代

歐西的文明，乃能改變生活的基礎，而使我們的生活方式，不得不澈底起一個變化，我們應付的困難，就從此開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託在這個大變化上。

西人的東來，有海陸兩路，而海路又分兩路：（一）自大西洋向東行，於一五一六年遶過好望角，自此而至南洋、印度及中國。（二）自大西洋向西行，於一四九三年發見美洲，一五一九年環繞地球，其事都在明武宗之世。初期在海上占勢力的是西、葡，後來英、荷繼起，勢力反駕乎其上。但其在中國，因葡萄牙人獨占了澳門之故，勢力仍能陵駕各國，這是明末的情形。清初，因與荷蘭人有夾攻臺灣鄭氏之約，許其商船八年一到廣東，然其勢力，亦遠非葡萄牙之敵。 我們試將較舊的書翻閱，說及當時所謂洋務時，總是把「通商傳教」四字並舉的。的確，我們初期和西洋人的接觸，不外乎這兩件事。通商本兩利之道。但這時候的輸出入品，還帶有奢侈性質，並非全國人所必需，而近代西人的東來，我們卻自始對他存著畏忌的心理。這是為什麼呢？其（一）中國在軍事上，是畏惡海盜的。因為從前的航海之術不精，對海盜不易傾覆其根據地，甚而至於不能發見其根據地。（二）中國雖發明火藥，卻未能製成近世的槍礮。近世的槍礮，實在是西人製成的，而其船舶亦較我們的船舶為高大，軍事上有不敵之勢。（三）西人東來的，自然都是些冒險家，不免有暴橫的行為。而因傳教，更增加了中國畏忌的心理。 近代基督教的傳布於東方，是由耶穌會開始的。㊀ 其教徒利瑪竇，㊀以一五八一年始至澳門，時為明神宗萬曆五年。後入北京朝獻，神宗許其建立天主堂。當時基督教士的傳教，是以科學為先驅；而且順從中國的風俗，不禁華人祭天、祭祖、崇拜孔子

的。於是在中國的反應，發生兩派：其（一）如徐光啓、李之藻等，服膺其科學，因而亦信仰其宗教。其（二）則如清初的楊光先等，正因其人學藝之精，傳教的熱烈，而格外引起其猜忌之心。在當時，科學的價值，不易為一般人所認識，後一派的見解，自然容易得勢。但是輸入外國的文明，在中國亦由來已久了。在當時，卽以曆法疏舛，舊有的回回曆法，不如西洋曆法之精，已足使中國人引用教士，何況和滿洲人戰爭甚烈，需要教士製造槍礮呢？所以一六一六年，基督教一度被禁止傳播後，到一六二一年，卽因命教士製造槍礮而復解。後更引用其人於曆局。清初，湯若望亦因曆法而被任用。㊂聖祖初年，為楊光先所攻擊，一時失勢。其後卒因舊法的疏舛，而南懷仁復見任用。㊃聖祖是頗有科學上的興趣的。在位時引用教士頗多。然他對於西洋人，根本上仍存著一種畏惡的心理。所以在他御製的文集裏，曾說「西洋各國，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累。」這在當時的情勢下，亦是無怪其然的。在中國一地方，本有這種心理潛伏着，而在西方，適又有別一派教士，攻擊利瑪竇一派於教皇，說他們賣教求榮，容許中國的教徒，崇拜偶像。於是教皇派多羅到中國來禁止。㊄這在當時的中國，如何能說得明白？於是聖祖大怒，將多羅押還澳門，令葡萄牙人看管，而令教士不守利瑪竇遺法的都退出。㊅至一七一七年，碣石鎮總兵陳昂說：「天主教在各省開堂聚衆，廣州城內外尤多，恐滋事端，請嚴舊例嚴禁。」許之。一七二三年，閩浙總督滿保請除送京效力人員外，概行安置澳門；各省天主堂，一律改為公廨；亦許之。基督教自此遂被禁止傳布。然其徒之祕密傳布如故。中國社會上，本有一種所謂邪教，其內容僅得之於傳說，是十分離奇的，㊆至此，遂將其都附會到基督教身上去；再加以後來戰敗的恥辱，因

戰敗而准許傳教，有以兵力強迫傳布的嫌疑；遂伏下了幾十年教案之根。　至於通商，在當時從政治上看起來，並沒有維持的必要。既有畏惡外人的心理，就禁絕了，也未爲不可的。但這是從理想上立說，事實上，一件事情的措置，總是受有實力的人的意見支配的。當時的通商，雖於國計民生無大關係，而在官和商，則都是大利之所在，如何肯禁止？既以其爲私利所在而保存之，自然對於外人，不肯不剝削，就伏下了後來五口通商的禍根。　海路的交通，在初期，不過是通商傳教的關係，至陸路則自始即有政治關係。北方的侵略者，乃蒙古高原的民族，而非西伯利亞的民族，這是幾千年以來歷史上持續不變的形勢。但到近代歐洲的勢力向外發展時，其情形也就變了。十五世紀末葉，俄人脫離蒙古的羈絆而自立。其時可薩克族又附俄，(八)爲之東略。於是西伯利亞的廣土，次第被占。至明末，遂達鄂霍次克海。騷擾且及於黑龍江。清初因國內未平，無暇顧及外攘。至三藩既平，聖祖乃對外用兵。其結果，乃有一六八八年的尼布楚條約。訂定西以額爾古訥河，東自格爾必齊河以東，以外興安嶺爲界。俄商得三年一至京師。此約中國得地極廣，然俄人認爲係用兵力迫脅而成，心懷不服，而中國對邊陲，又不能實力經營，遂伏下咸豐時戊午、庚申兩約的禍根。當尼布楚條約定時，中、俄的邊界問題，還只限於東北方面。其後外蒙古歸降中國，(九)於是俄、蒙的界務，亦成爲中俄的界務。乃有一七二七年的恰克圖條約。規定額爾古訥河以西的邊界，至沙賓達巴哈爲止。自此以西，仍屬未定之界。至一七五五、五九兩年，中國次第蕩平準部回部，西北和俄國接界處尤多，其界線問題，亦延至咸豐時方纔解決。

近代歐人的到廣東來求通商事在一五一六年，下距五口通商時業經三百餘年了。但在五口通商以前中國訖未覺得其處於另一個不同的世界中，還是一守其閉關獨立之舊。 清開海禁，事在一六八五年。於澳門、漳州、寧波、雲臺山設關四處。其後寧波的通商，移於定海，而貿易最盛於廣東。當時在中國方面貿易之權，操於公行之手，剝削外人頗深。外人心抱不平，乃舍粵而趨浙。一七五八年，清高宗又命把浙海關封閉，驅歸廣東。於是外人之不平更甚。英國曾於一七九二、一八一〇年兩次派遣使臣到中國，要求改良通商辦法，均未獲結果。其時中國官吏並不能管理外人，把其事都交給公行。官吏和外人的交涉，一切都係間接。自一七八一年以後，英國在中國的貿易，爲東印度公司所專。其代理人，中國謂之大班，一切交涉，都是和他辦的。一八三四年，公司的專利權被廢止，中國說散商不便制馭，傳令其再派大班。英人先後派商務監督和領事前來，中國都仍認爲大班，官廳不肯和他平等交涉，適會鴉片輸入太甚，因輸出入不相抵，銀之輸出甚多。銀在清朝是用爲貨幣的，銀荒既甚，財政首受其影響，遂有一八三九年林則徐的燒煙。中、英因此釀成戰釁。其結果，於一八四三年在南京訂立條約。中國割香港，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通商。廢除行商。中、英兩國官員，規定了交際禮節。於是前此以天朝自居，英國人在陸上無根據地，及貿易上的制限都除去了。英約定後，法、美、瑞典，遂亦相繼和中國立約。惟俄人仍不許在海口通商。 中西積久的隔閡，自非用兵力迫脅，可以解除於一時。於是又有一八五七年的衝突。廣州失陷，延及京、津。清文宗爲之出奔熱河。其結果，乃有一八五八年和一八六〇年天津、北京兩條約。此即所謂咸豐戊午、庚申之役。此兩次的英、法條約，係將五口通

商以後外人所得的權利，作一個總結束的。領事裁判，關稅協定，內地通商及遊歷、傳教，外國派遣使臣，都在此兩約中規定。美國的天津條約，雖在平和中交換，然因各約都有最惠國條款，所以英、法所享的權利，美國亦不煩一兵而得享之。至於俄國，則自十九世紀以還，漸以實力經營東方。至一八五〇年頃，黑龍江北之地，實際殆已盡爲所據。至一八五八年，遂迫脅黑龍江將軍奕山，訂立愛琿條約，盡割黑龍江以北，而將烏蘇里江以東之地，作爲兩國共管。一八六〇年，又藉口調停英、法戰事，再立北京條約，並割烏蘇里江以東。而西北邊界，應當如何分畫，亦在此約中規定了一個大概。先是伊犂和塔爾巴哈台方面，已許俄國通商，至是再開喀什噶爾，而海口通商及傳教之權，亦與各國一律。而且規定俄人得由恰克圖經庫倫、張家口進京。京城和恰克圖間的公文，得由臺站行走。於是蒙古、新疆的門戶，亦洞開了。總而言之：自一八三八年林則徐被派到廣東查辦海口事件起，至一八六〇年各國北京條約訂立爲止，而中國初期與外國交涉的問題，告一結束。其所解決的，爲（一）西人得在海口通商，（二）赴內地通商、游歷、傳教，（三）稅則，（四）審判，（五）沿海航行，及（六）中、俄陸路通商，（七）及邊界問題。

㈠ Jesuit.

㈡ Matteo Ricci.

㈢ Joannes Adams Schall von Bell.

㈣ Ferdinandus Verbiest.

㈤ Tournon.

㈥教皇仍不變其主張，且處不從命的教士以破門之罰。教士傳道中國者，遂不復能順從中國人的習慣，此亦爲中西隔閡之一因。

㈦以此觀之，知歷來對所謂邪教者的傳說，亦必多誣衊之辭。

㈧Kazak，即哈薩克。

㈨前此外蒙古對淸，雖曾通商，實僅羈縻而已。

第五十一章　漢族的光復運動

一個民族，進步到達於某一程度之後，就決不會自忘其爲一個獨立的民族了。雖然進化的路逕，是曲線的，有時不免暫爲他族所壓伏。一七二九，卽清世宗的雍正七年，他曾有過這樣一道上諭。他說：「從前康熙年間，各處奸徒竊發，輒以朱三太子爲名，如一念和尙、朱一貴者，指不勝屈。近日尙有山東人張玉，假稱朱姓，託於明之後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蠱惑愚民，現被步軍統領拏獲究問。從來異姓先後繼統，前朝之宗姓，臣服於後代者甚多，否則隱匿姓名，伏處草野，從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稱朱姓，搖惑人心，若此之衆者。似此蔓延不息，則中國人君之子孫，遇繼統之君，必至於無噍類而後已，豈非奸民迫之使然乎？」這一道上諭，是因曾靜之事而發的。曾靜是湖南人，讀浙江呂留良之書，受着感動，使其徒張熙往說岳鍾琪叛清，鍾琪將其事舉發。呂留良其時已死，因此遭到了剖棺戮尸之禍。曾靜、張熙，暫時免死拘禁，後亦被殺。這件事，向來被列爲清朝的文字獄之一，其實乃是漢族圖謀光復的實際行動，非徒文字獄而已。一七二九，爲亡清入關後之八十六年，表面上業已太平，而據清世宗上諭所說，則革命行動的連續不絕如此，可見一部分懷抱民族主義的人，始終未曾屈伏了。

懷抱民族主義的人，是中下流社會中都有的，中流社會中人的長處，在其知識較高，行動較有方策，且能把正確的歷史智識，留傳到後代，但直接行

動的力量較弱。下流社會中人，直接行動的力量較強，但其人智識缺乏，行動起來，往往沒有適當的方策，所以有時易陷於失敗，甚至連正確的歷史都弄得繆悠了。清朝最大的會黨，在北爲哥老會，在南爲天地會，其傳說大致相同。天地會亦稱三合會，有人說就是三點會，南方的清水、匕首、雙刀等會，皆其支派。據他們的傳說：福建莆田縣九連山中，有一個少林寺。僧徒都有武藝。曾爲清征服西魯國。後爲奸臣所讒，清主派兵去把他們勦滅。四面密佈火種，綠夜舉火，想把他們盡行燒死。有一位神道，喚做達尊，使其使者朱開、朱光，把十八個和尙引導出來。這十八個和尙，且戰且走，十三個戰死了。賸下來的五個，就是所謂前五祖。又得五勇士和後五祖爲輔，矢志反淸復汨。淸就是清字，汨就是明字，乃會中所用的祕密符號。他們自稱爲洪家。把洪字拆開來則是三八二十一，他們亦卽用爲符號。洪字大約是用的明太祖開國的年號洪武；或者洪與紅同音，紅與朱同色，寓的明朝國姓的意思，亦未可知。據他們的傳說：他們會的成立，在一六七四年。曾奉明思宗之裔舉兵而無成，乃散而廣結徒黨，以圖後舉。此事見於日本平山周所著的中國祕密社會史。㊀據他說：「後來三合會黨的舉事，連續不絕。其最著者，如一七八七，卽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臺灣林爽文之變便是。一八三二，卽宣宗道光十二年，兩廣、湖南的猺亂，亦有三合會黨在內。鴉片戰爭旣起，三合會黨，尙有和海峽殖民地的政府接洽，圖謀顚覆淸朝的，」其反淸復明之志，可謂終始不渝了。而北方的白蓮教徒的反淸，起於一七九三，卽乾隆五十八年，蔓延四川、湖北、河南、陝西四省，至一八〇四，卽仁宗嘉慶九年而後平定，此卽向來的史家稱爲川、楚教匪，爲淸朝最大的內亂之始的。其所奉的王發生，亦詐稱明朝後裔，可見北方的會黨，反

清復明之志，亦未嘗變。後來到一八一三，卽嘉慶十八年，又有天理教首林清，圖謀在京城中舉事，至於內監亦爲其內應，可見其勢力之大。天理教亦白蓮教的支派餘裔，又可見反清復明之志，各黨各派，殊途同歸了。而其明目張膽，首傳討胡之檄的，則爲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係廣東花縣人。生於一八一二，恰在民國紀元之前百年。結合下流社會，有時是不能不利用宗教做工具的。廣東和外人交通早，所以天王所創的宗教，亦含有西教的意味。他稱耶和華爲天父，基督爲天兄，而已爲其弟。乘廣西年饑盜起，地方上有身家的人所辦的團練，和貧苦的客民衝突，以一八五〇年，起事於桂平的金田村。明年，下永安，始建國號。又明年，自湖南出湖北，沿江東下。一八五三年，遂破江寧，建都其地，稱爲天京。當天國在永安時，有人勸其北出漢中，以圖關中；及抵武、漢時，又有人勸其全軍北上；天王都未能用。既據江寧，耽於聲色貨利，不免漸流於腐敗。天王之爲人，似只長於布教，而短於政治和軍事。委政於東王楊秀清，尤驕恣非大器。始起諸王，遂至互相殘殺。其北上之軍，既因孤行無援，而爲清人所消滅。溯江西上之兵，雖再據武、漢，然較有才能的石達開，亦因天京的政治混亂，而和中央脫離了關係。清朝卻得曾國藩，訓練湘軍，以爲新興武力的中堅。後又得李鴻章，招募淮軍，以爲之輔。天國徒恃一後起之秀的李秀成，隻身支柱其間，而其餘的政治軍事，一切都不能和他配合。雖然兵鋒所至達十七省[1]，前後共歷十五年，也不得不陷於滅亡的悲運了。太平天國的失敗，其責實不在於軍事而在於政治。他的兵力，是彀剽悍的。其紮實壘、打死仗的精神，似較之湘、淮軍少遜，此乃政治不能與之配合之故，而不能

悉歸咎於軍事。若再推究得深些，則其失敗，亦可以說是在文化上。（一）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時並行，而社會革命尤其對社會組織，前因後果，要有深切的認識，斷非頭腦簡單手段滅裂的均貧富主義所能有濟。中國的下流社會中人，是向來有均貧富的思想的，其宗旨雖然不錯，其方策則決不能行。今觀太平天國所定的把天下田畝，按口均分；二十五家立一國庫，婚喪等費用，都取給國庫，私用有餘，亦須繳入國庫等；全是極簡單的思想，極滅裂的手段。知識淺陋如此，安能應付一切複雜的問題？其政治的不免於紊亂，自是勢所必然了。（二）滿洲人入據中原，固然是中國人所反對，而是時西人對中國，開始用兵力壓迫，亦為中國人所深惡的，尤其是傳教一端，太平天國初起時，即發布討胡之檄。「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讀之亦使人氣足神王。儻使他們有知識，知道外力的壓迫，由於滿清的失政，鄭重提出這一點，固能得大多數人的贊成；即使專提討胡，亦必能得一部分人的擁護。而他們後來，對此也模胡了，反而到處傳播其不中不西的上帝教，使反對西教的士大夫，認他為文化上的大敵，而走集於清朝的旗幟之下。這是太平天國替清朝做了掩蔽，而反以革命的對象自居，其不能成事，實無怪其然了。湘、淮軍諸將，亦是一時人傑。並無定效忠於滿清的理由，他們的甘為異族作倀，實在是太平天國的舉動，不能招致豪傑，而反為淵毆魚。所以我說他政治上的失敗，還是文化上的落伍。

和太平天國同時的，北方又有捻黨。本蔓延於蘇、皖、魯、豫四省之間。一八六四年，天國亡，餘衆多合於捻，而其聲勢乃大盛。分為東西兩股。清朝任左宗棠、李鴻章以攻之。至一八六七、六八兩年，然後先後平定。天國兵鋒，側重南方，

到捻黨起，則黃河流域各省，亦無不大被兵災了，而回亂又起於西南而延及西北。雲南的回亂，起於一八五五年，至一八七二年而始平，前後共歷十八年。西北回亂，則起於一八六二年，自陝西延及甘肅，并延及新疆。浩罕人借兵給和卓木的後裔，入據喀什噶爾。後浩罕之將阿古柏帕夏殺和卓木後裔而自立，意圖在英、俄之間建立一個獨立國。英、俄都和他訂結通商條約，又曾通使土耳其。英使且力爲之請，欲清人以天山南北路之地封之，清人亦有以用兵勞費，持是議者。幸左宗棠力持不可。西捻既平之後，即出兵以勦叛回。自一八七五至一八七八，前後共歷四年，而南北兩路都平定。阿古柏帕夏自殺。當回亂時，俄人雖乘機占據伊犂，然事定之後，亦獲返還。雖然畫界時受損不少，西北疆域，大體總算得以保全。

清朝的衰機，是潛伏於高宗，暴露於仁宗，而大潰於宣宗、文宗之世的。當是時，外有五口通商和咸豐戊午、庚申之役，內則有太平天國和捻、回的反抗，幾於不可收拾了。其所以能奠定海宇，號稱中興，全是一班漢人，即所謂中興諸將，替他效力的。清朝從道光以前，總督用漢人的很少，兵權全在滿族手裏。至太平天國兵起，則當重任的全是漢人。文宗避英、法聯軍，逃奔熱河，一八六一年，遂死於其地。其時清宗室中，載垣、端華、肅順三人握權。載垣、端華，亦是妄庸之徒，肅順則頗有才具，力贊文宗任用漢人，當時內亂的得以削平，其根基實定於此。文宗死，子穆宗立。載垣、端華、肅順等均受遺詔，爲贊襄政務大臣。文宗之弟恭親王奕訢，時留守京師，至熱河，肅順等隔絕之，不許其和文宗的皇后鈕鈷祿氏和穆宗的生母葉赫那拉氏相見。後來不知如何，奕訢終得和他們相見了，密定回鑾之計。到京，就把載

垣、端華、肅順都殺掉。於是鈕鈷祿氏和葉赫那拉氏同時垂簾聽政。㊂鈕鈷祿氏是不懂得什麽的，大權都在葉赫那拉氏手裏。葉赫那拉氏和肅順雖係政敵，對於任用漢人一點，卻亦守其政策不變。所以終能把大難削平。然自此以後，清朝的中央政府卽無能爲，一切內政、外交的大任，多是湘、淮軍中人物，以疆臣的資格決策或身當其衝。軍機及內閣中，漢人的勢力亦漸擴張。所以在這個時候，滿洲的政權，在實際上已經覆亡了，只因漢人一方面一時未有便利把他推倒，所以又維持了名義好幾十年。

㊀ 平山周爲中山先生的革命同志，曾身入秘密社會，加以調查。

㊁ 內地十八省中，惟甘肅未到。

㊂ 鈕鈷祿氏稱母后皇太后，死諡孝貞。葉赫那拉氏稱聖母皇太后，死諡孝欽。世稱孝貞爲東宮太后，孝欽爲西宮太后。

第五十二章　清朝的衰亂

太平天國既亡，捻、回之亂復定，清朝一時號稱中興。的確，遭遇如此大難，而一個皇室，還能維持其政權於不敝的，在歷史上亦很少見。然清室的氣運，並不能自此好轉，仍陵夷衰微以至於覆亡，這又是何故呢？　這是世變為之。從西力東侵以後，中國人所遭遇到的，是一個曠古未有的局面，決非任何舊方法所能對付。孝欽皇后，自亦有其相當的才具，然他的思想，是很陳舊的。試看他晚年的言論，還時時流露出道、咸時代人的思想來可知。大約他自入宮以後，就和外邊隔絕了，時局的眞相如何，他是不得而知的。他的思想，比較所謂中興名臣，還要落後許多。當時應付太平天國，應付捻、回，所用的，都是舊手段，他是足以應付的。內亂既定之後，要進而發憤自強，以禦外患，就非他所能及了。不但如此，卽當時所謂中興名臣，要應付這時候的時局，也遠覺不彀。他們不過任事久了，經驗豐富些，知道當時的一種迂闊之論不足用，他們亦覺得中國所遭遇的，非復歷史上所有的舊局面，但他們所感覺得的，只是軍事。因軍事而牽及於製造，因製造而牽及於學術，如此而已。後來的人所說的：「西人自有其立國之本，非僅在械器之末」，斷非這時候的人所能見得到的，這亦無怪其然。不但如此，在當時中興諸將中，如其有一個首領，像晉末的宋武帝一般，入據中央，大權在握，而清朝的皇帝，僅保存一個名義，這一個中央政府，又要有生氣些。而無如中興諸

將，地醜德齊，沒有這樣的一個人物。而且他們多數是讀書人，既有些顧慮君臣的名義，又有些顧慮到身家、名譽，不敢不急流勇退。清朝對於漢人，自然也不敢任之過重。所以當時主持中樞的，都是些智識不足，輭弱無力，甚至毫無所知之人。士大夫的風氣，在清時本是近於闒茸而好利的。湘軍的中堅人物，一時曾以堅貞任事的精神爲倡。然少數人的提唱，挽回不過積重的風氣來。所以大亂平定未久，而此種精神，即已迅速墮落。官方士習，敗壞如故。在同、光之世，曾產生一批所謂清流。喜唱高調，而於事實茫無所知，幾於又蹈宋、明人的覆轍。幸而當時的情勢，不容這一種人物發榮滋長，法、越之役，其人有身當其衝而失敗的，遂亦銷聲匿跡了。而士大夫仍成爲一奄奄無氣的社會。政府和士大夫階級，其不振既如此，而宮廷之間，又發生了變故。清穆宗雖係孝欽后所生，顧與孝欽不協。立后之時，孝貞、孝欽，各有所主。穆宗順從了孝貞的意思。孝欽大怒，禁其與后同居。穆宗鬱鬱，遂爲微行，致疾而死。醇親王奕譞之妻，爲孝欽后之妹，孝欽因違衆議立其子載湉，是爲德宗。年方四歲，兩宮再臨朝。後孝貞后忽無故而死，孝欽后益無忌憚。寵任宦官，驕淫奢侈，賣官鬻爵，無所不爲。德宗親政之後，頗有意於振作，而爲孝欽所扼，母子之間，嫌隙日深，就伏下戊戌政變的根原了。

內政的陵夷如此，外交的情勢顧日急。中國歷代，所謂藩屬，本來不過是一個空名，實際上得不到什麼利益的。所以論政之家，多以疲民力、勤遠略爲戒。但到西力東侵以來，情形卻不同了。所謂藩屬，都是屛蔽於國境之外的，儻使能彀保存，敵國的疆域，即不和我國直接，自然無所肆其侵略。所以歷來僅有空名的藩屬，到這時候，倒確有藩

衛的作用了。但以中國外交上的習慣和國家的實力，這時候，如何說得到保存藩屬？於是到十九世紀，而朝貢於中國之國，遂悉為列強所吞噬。我們現在先從西面說起：則哈薩克和布魯特，都於一八四〇年頃，降伏於俄。布哈爾、基華，以一八七三年，淪為俄國的保護國。浩罕以一八七六年為俄所滅。巴達克山以一八七七年受英保護，乾竺特名為兩屬，實際上我亦無權過問。於是自葱嶺以西朝貢之國盡了。其西南：則哲孟雄，當英、法聯軍入北京之年，英人即在其境內獲得鐵路敷設權。緬甸更早在一八二六和一八五一年，和英人啓釁戰敗，先後割讓阿薩密、阿剌干、地那悉林及白古，沿海菁華之地都盡。安南舊阮失國後，曾介教士乞援於法。後來乘新阮之衰，借暹羅之助復國，仍受封於中國，改號為越南。當越南復國時，法國其實並沒給與多大的助力。然法人的勢力，卻自此而侵入，交涉屢有葛藤。至一八七四年，法人遂和越南立約，認為自主之國。我國雖不承認，法國亦置諸不理。甚至新興的日本，亦於一八七九年將自明、清以來受册封於中國的琉球滅掉。

重大的交涉，在西北，則有一八八一年的伊犂條約。當回亂時，伊犂為俄國所據，中國向其交涉，俄人說：不過代中國保守，事定即行交還的。及是，中國派了一個昏憒胡塗的崇厚去，只收回了一個伊犂城，土地割棄既多，別種權利，喪失尤巨。中國將崇厚治罪，改派了曾紀澤，才算把地界多收回了些，別種條件，亦略有改正。然新疆全境，都准無稅通商；肅州、吐魯番，亦准設立領事；西北的門戶，自此洞開了。

在西南，則英國屢求派員自印度經雲南入西藏探測，中國不能拒，許之。一八七五年，英人自印度實行派員入滇，其公使又遣其參贊，自上海至雲南迎接。至騰越，為野人所殺。其從印度來的人員，亦被人持械擊阻。這件事，雲貴總督岑毓

英，實有指使的嫌疑；後至釀成重大的交涉。次年，乃在芝罘訂立條約：允許滇、緬通商，並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爲商埠。許英國派員駐紮重慶，察看商務情形，俟輪船能開抵時，再議開埠事宜。此爲西人勢力侵入西南之始。至一八八二年，而法、越的戰事起。我兵初自雲南、廣西入越的都不利，海軍亦敗於福州。然後來馮子材有鎭南關之捷，乘勢恢復諒山。法人是時的情形，亦未能以全力作戰，實爲我國在外交上可以堅持的一個機會。但亦未能充分利用。其結果，於一八八五年，訂立條約，承認法國幷越，並許在邊界上開放兩處通商。㊀英人乘機，於一八八五年滅緬甸。中國亦只得於其明年立約承認。先是芝罘條約中，仍有許英人派員入藏的條款，至是中國乘機於緬約中將此款取消。然及一八八八年，英、藏又在哲孟雄境內衝突。至一八九〇年，中國和英人訂立藏印條約，遂承認哲孟雄歸英保護。一八九三年，續議條約，復訂開亞東關爲商埠，而藏人不肯履行，又伏下將來的禍根。

對外交涉的歷次失敗，至一八九四年中、日之戰而達於極點。中、日兩國，同立國於東方，在歷史上的關係，極爲深切，當西力東侵之際，本有合作禦侮的可能。但這時候，中國人對外情太覺隔閡，一切都不免以猜疑的態度出之；而日人則褊狹性成，專務侵略，自始卽不希望和中國合作。中、日的訂立條約，事在一八七一年。領判權彼此皆有。進口貨物，按照海關稅則完納，稅則未定的，則值百抽五，亦彼此所同。內地通商，則明定禁止。在中國當日，未始不想借此爲基本，樹立一改良條約之基，然未能將此意開誠布公，和日本說明。日本則本不想和中國合作，而自始卽打侵略的主意，於是心懷不忿。至一八七四年，因臺灣生番殺害日本漂流的人民，遂自派兵前往攻擊。一八七九年，

又滅琉球，交涉屢有葛藤，而衰微不振的朝鮮，適爲日本踏上大陸的第一步，遂成爲中、日兩國權利衝突的焦點，一八九四年，日人預備充足，蓄意挑釁，卒至以兵戎相見。我國戰敗之後，於其明年，訂立馬關條約。除承認朝鮮自主外，又割臺灣和遼東半島。賠款至二萬萬兩。改訂通商條約，悉以中國和泰西各國所定的約章爲准，而開闢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爲商埠，日人得在通商口岸從事於製造，則又是泰西各國所求之歷年，而中國不肯允許的。此約既定之後，俄國連合德、法加以干涉，日人乃加索賠款三千萬兩，而將遼東還我。因此而引起一八九六年的中俄密約，中國許俄國將西伯利亞鐵路經過黑、吉兩省而達到海參崴。當時傳聞，說俄國還有租借膠州灣的密約，於是引起德國的強占膠州灣，而迫我立九十九年租借之約，並獲得建造膠濟鐵路之權。俄人因此而租借旅、大，并許其將東省鐵路，展築一支線，英人則租借威海衞，法人又租借廣州灣。我國沿海業經經營的軍港，就都被占據了。其在西南：則法國因干涉還遼之事，向我要索報酬。於一八九五年，訂立續議界務商務專條，雲南、兩廣開礦時，許先和法人商辦，越南已成或擬設的鐵路，得接至中國境內。並將前此允許英國不割讓他國的孟連、江洪的土地，割去一部分。於是英國再向我國要求。於一八九七年，訂立中緬條約附款。雲南鐵路，允與緬甸連接，而開放三水、梧州和江根墟，外人的勢力侵入西南益深了。又自俄、德兩國在我國獲得鐵路敷設權以來，各國亦遂互相爭奪。俄人初借比國人出面，獲得蘆漢鐵路的敷設權。英人因此要求津鎮、河南到山東、九廣、浦信、蘇杭甬諸路。俄國則要求山海關以北鐵路，由其承造。英國又捷足先得，和中國訂定了承造牛莊至北京鐵路的合同。英、俄旋自相協議，英認長城以北的鐵路，歸俄

承造，俄人則承認長江流域的鐵路，歸英承造。英、德又自行商議，英認山西及自山西展築一路至江域外，黃河流域的鐵路歸德，德認長江流域的鐵路歸英。凡鐵路所至之處，開礦之權利亦隨之。各國遂沿用分割非洲時的手段，指我國之某處，為屬於某國的勢力範圍，而要求我以條約或宣言承認其地不得割讓給別國。於是瓜分之論，盛極一時。而我國人亦於其時警醒了。

㊀ 後訂開龍州、蒙自、蠻耗。一八九五年之約，又訂以河口代蠻耗，增開思茅。

第五十三章　清朝的覆亡

自西力東侵，而中國人遭遇到曠古未有的變局，値曠古未有的變局，自必有非常的手段，然後足以應付之，此等手段，自非本來執掌政權的階級所有，然則新機從何處發生呢？其（一）起自中等階級，以舊有的文化爲根柢的，是爲戊戌維新。其（二）以流傳於下級社會中固有的革命思想爲淵源，采取西洋文化，而建立成一種方案的，則爲辛亥革命。　戊戌變法，康有爲是其原動力。康有爲的學問，是承襲清代經學家今文之學的餘緒，而又融合佛學及宋、明理學而成的。（一）因爲他能承受今文之學的「非常異義」所以能和西洋的民主主義接近。（二）因爲他能承受宋學家徹底改革的精神，所以他的論治主於徹底改革，主張設治詳密，反對向來「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的苟簡放任政策。（三）主張以中堅階級爲政治的重心，則士大夫本該有以天下爲己任的大志有互相團結的精神。宋、明人的講學，頗有此種風概。入清以來，內懾於講學的流弊，外懾於異族的淫威，此等風氣，久成過去了。康有爲生當清代威力已衰，政令不復有力之時，到處都以講學爲事。他的門下，亦確有一班英多磊落之才。所以康有爲的學問及行爲，可以說是中國舊文化的復活。　他當甲午戰前，卽已上書言事。到乙未之歲，中、日議和的時候，他又聯合入京會試的舉人，上書主張遷都續戰，因陳變法自強之計。書未得達。和議成後，

他立強學會於北京，想聯合士大夫，共謀救國。會被封禁。其弟子梁啓超走上海，主持時務報旬刊，暢論變法自強之義。此報一出，風行海內，而變法維新，遂成為一時的輿論。康有為又上書兩次。德占膠州灣時，又入京陳救急之計。於是康有為共上書五次，只一次得達。德宗閱之，頗以為然。歲戊戌，即一八九八年，遂擢用有為等以謀變法。康有為的宗旨，在於大變和速變。大變所以謀全盤的改革，速變則所以應事機而振精神。他以為變法的阻力，都是由於有權力的大臣，欲固其祿位之私，於是勸德宗勿去舊衙門，但設新差使。他以為如此即可減少阻力。但阻礙變法的，固非盡出於保存祿位之私；即以保存祿位論，權已去，利亦終不可保，此固不足以安其心。何況德宗和孝欽后素有嫌隙，德宗又向來無權？於是有戊戌的政變。政變以後，德宗被幽，有為走海外，立保皇黨，以推翻孝欽后，扶德宗親政相號召。然無拳無勇，復何能為？而孝欽后以欲捕康、梁不得；欲廢德宗，又為公使所反對；遷怒及於外人。其時孝欽后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載漪因急欲其子正位。宗戚中亦有附和其事，冀立擁戴之功的。而極陳舊的「只要中國人齊心，即可將外國人盡行逐去，回復到閉關時代之舊」的思想，尚未盡去。加以下等社會中人，身受教案切膚之痛，僉以洋人之強惟在槍礮，而神力可以禦槍礮之說，遂至釀成一九〇〇間義和團之亂。 親貴及頑固大臣，因欲加以利用，乃有縱容其在京、津間殺教士，焚教堂，拆鐵路，倒電桿，見新物則毀，見用洋貨的人則殺的怪劇。並偽造外人的要求條件，以恐嚇孝欽后，而迫其與各國同時宣戰。意欲於亂中取利，廢德宗而立溥儁。其結果，八國聯軍入京城，德宗及孝欽后走西安。一九〇一年的和約，賠款至四百五十兆。京城通至海口路上的礮臺，盡行拆去。且許

各國於其通路上駐兵。又書定使館區域，許其自行治理、防守。權利之喪失既多，體面亦可謂喪失淨盡了。是時東南諸督撫，和上海各領事訂立互保之約，不奉北京的僞令。雖得將戰禍範圍縮小，然中央的命令，自此更不行於地方了。而黑龍江將軍，又貿然向俄人啓釁，致東三省盡爲俄人所占。各國與中國議和時，俄人說東三省係特別事件，不肯幷入和約之中討論，幸保完整的土地，仍有不免於破碎之勢。庚子一役闖出的大禍如此。而孝欽后自回鑾以後，排外變而爲媚外；前此之力阻變革者，至此則變爲貌行新政，以敷衍國民。宮廷之中，驕奢淫佚，朝廷之上，昏庸泄沓如故。滿清政府至此，遂無可維持，而中國國民，乃不得不自起而謀政治的解決。

十九世紀之末，瓜分之論，盛極一時，已見上章。一八九九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氏㊀乃通牒英、俄、法、德、意、日六國，提出門戶開放主義。其內容爲（一）各國對於中國所獲得的利益範圍或租借地域，或他項既得權利，彼此不相干涉。（二）各國範圍內各港，對他國入港商品，都遵守中國現行海關稅率，課稅由中國徵收。（三）各國範圍內各港，對他國船舶所課入口稅，不得較其本國船舶爲高。鐵路運費亦然。這無非要保全其在條約上既得的權利。既要保存條約上的權利，自然要聯帶而及於領土保全，因爲領土設或變更，既成的條約，在該被變更的領土上，自然無效了。六國都覆牒承認。然在此時，俄國實爲侵略者。逮東三省被占而均勢之局寖破。此時英國方有事於南非，無暇顧及東方，乃和德國訂約，申明門戶開放，領土保全之旨。各國都無異議。惟俄人主張其適用限於英、德的勢力範圍。英國力持反對。德國和東方關係究竟較淺，就承認俄國人的主張了。於是英國覺得在東方，要和俄國相抗，非

有更強力的外援不可，乃有一九〇二年的英、日同盟。俄國亦聯合法國，發表宣言說如因第三國的侵略，或中國的擾亂，兩國利益受到侵害時，應當協力防衛。這時候，日本對於我國東北的利害，自然最爲關切，然尙未敢貿然與俄國開戰，乃有滿、韓交換之論。大體上，日本承認俄國在東三省的權利，而俄人承認日本在韓國的權利。而俄人此時甚驕，并此尙不肯承認，其結果，乃有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俄國戰敗，在美國的朴資茅斯，訂立和約。俄人放棄在韓國的權利，割庫頁島北緯五十度以南之地與日。除租借地外，兩國在東三省的軍隊都撤退，將其地交還中國。在中國承認的條件之下，將旅順、大連灣轉租與日，並將東省鐵路支線，自長春以下，讓給日本。中國如何能不承認？乃和日本訂立會議東三省事宜協約，除承認朴資茅斯條約中有關中國的款項外，並在三省開放商埠多處。軍用的安奉鐵路，許日人改爲商用鐵路。且許合資開采鴨淥江左岸材木。於是東北交涉的葛藤，紛紛繼起，侵略者的資格，在此而不在彼了。

當日、俄戰爭時，英國乘機派兵入藏，達賴出奔。英人和班禪立約：開江孜、噶大克爲商埠。非經英國許可，西藏的土地，不得租、賣給外國人。鐵路、道路、電線、礦產，不得許給外國或外國人。一切入款、銀錢、貨物，不得抵押給外國或外國人。一切事情，都不受外國干涉。亦不許外國派官駐紮和駐兵。中國得報大驚，然與英人交涉無效，不得已，乃於一九〇六年，訂立英藏續約，承認英藏條約爲附約，但聲明所謂外國或外國人者，不包括中國或中國人在內而止。

在東北方面，中國擬借英款敷設新、法鐵路，日人指爲南滿鐵路的平行線。㊂中國不得已，作罷，但要求建造錦齊鐵路時，日不反對。中國因欲借英、美的款項，與錦齊鐵路延長至愛琿。日人又嗾俄人出而反抗。於是美

國人有滿洲鐵路中立的提議。其辦法：係由各國共同借款給中國，由中國將東三省鐵路贖回。在借款未還清前，由各國共同管理，禁止政治上、軍事上的使用。議既出，日、俄二國均提出抗議。這時候，因英、美二國欲伸張勢力於東北而無所成，其結果反促成日、俄的聯合。兩國因此訂立協約：聲明維持滿洲現狀，現狀被迫時，彼此互相商議。據說此約別有密約，俄國承認日本幷韓，而日本承認俄國在蒙、新方面的行動。此約立於一九一〇年。果然，日本於其年即幷韓，而俄人對蒙、新方面，亦於其明年提出強硬的要求，且用哀的美敦書迫脅中國承認了。

外力的憑陵，實爲清季國民最關心的事項。清朝對於疆土的侵削，權利的喪失，既皆熟視而無可如何，且有許多自作孽的事情，以引進外力的深入。國民對於清政府，遂更無希望，且覺難於容忍。在庚子以前，還希冀清朝變法圖強的，至庚子以後，則更無此念，激烈的主張革命，平和的也主張立憲，所要改革的，不是政務而是政體了。 革命的領導者孫中山先生，是生於中國的南部，能承襲明季以來的民族革命思想，且能接受西方的民治主義的。他當一八八五年，即已決定顛覆清朝，創建民國之志。一八九二年，在澳門立興中會。其後漫遊歐、美，復決定兼採民生主義，而三民主義，於是完成。自一八九二年以來，孫中山屢舉革命之幟。其時所利用的武力，主要的爲會黨，次之則想運動防軍。然防軍思想多腐敗，會黨的思想和組織力，亦嫌其不足用，是以屢舉而無成。自戊戌政變以後，新機大啓，中國人士赴外國留學者漸多，以地近費省之故，到日本去的尤盛。以對朝政的失望，革命、立憲之論，盛極一時。一九〇五年，中山先生乃赴日本，將興中會改組爲同盟會。革命團體至此，始有中流以上的人士參加。中山先生說：「我

至此，才希望革命之事，可以及身見其有成。一中流以上的人士，直接行動的力量，雖似不如下流社會，然因其素居領導的地位，在宣傳方面的力量，卻和下流社會中人，相去不可以道里計。革命的思潮，不久就瀰漫全國了。 素主保皇的康有爲，在此時，則仍主張君主立憲。 其弟子梁啓超，是歷年辦報在言論界最有權威的。初主革命，後亦改從其師的主張，在所辦的新民叢報內，發揮其意見，和同盟會所出的民報，互相辯論。於是立憲、革命，成爲政治上的兩大潮流。 因對於清朝的失望，即內外臣工中，亦有主張立憲的。日俄戰爭而後，利用日以立憲而勝，俄以專制而敗爲口實，其議論一時尤盛。清朝這時候，是自己並無主張的。於是於一九〇六年，下詔預備立憲。俟數年後，察看情形，以定實行的期限。人民仍不滿足。一九〇八年，下詔定實行立憲之期爲九年。這一年冬天，德宗和孝欽后相繼而死。德宗弟醇親王載灃之子溥儀立。年幼，載灃攝政，性甚昏庸。其弟載洵、載濤，則恣意妄爲。居政府首席的慶親王奕劻，則老耄而好賄，政局更形黑暗。人民屢請即行立憲，不許。一九一〇年，號稱爲國會預備的資政院，亦以爲請，乃勉許縮短期限，於三年後設立國會。然以當時的政局，眼見得即使召集國會，亦無改善的希望，人民仍覺得灰心短氣。而又因鐵路國有問題，和人民大起衝突。 此時的新軍，其知識已非舊時軍隊之比；其紀律和戰鬥力，自亦遠較會黨爲強。因革命黨人的熱心運動，多有贊成革命的。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即舊曆辛亥八月十九日，革命軍起事於武昌。清朝本無與立，在無事時，親貴雖欲專權，至危急時，仍不得不起用袁世凱。袁世凱亦非有誠意扶持清朝的，清人力盡勢窮，遂不得不於其明年，即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退位。淪陷了二百六十八年的中華，至此光復；且將

數千年來的君主專制政體，一舉而加以顛覆。自五口通商，我國民感覺時局的嚴重，奮起而圖改革，至此不過七十年，而有如此的大成就，其成功，亦不可謂之不速了。

㊀ John Hay。

㊁ 東省鐵路支綫，俄人讓給日本的，日人改其名爲南滿路。

第五十四章　革命途中的中國

語云：「大器晚成」，一人尚然，而況一國？中華民國的建立，雖已三十年，然至今仍在革命的途中，亦無怪其然了。策勵將來端在檢討已往，我現在，且把這三十年來的經過，述其大略如左：

民國的成立，雖說是由於人心的效順，然以數千年來專制的積重，說眞能一朝滌除淨盡，自然是無此理的。大約當時最易爲大衆所了解的，是民族革命，所以清朝立見顚覆。而袁世凱則仍有運用陰謀圖遂其個人野心的餘地。民黨當日，亦知道袁世凱之不足信，但爲避免戰禍，且急圖推翻清朝起見，遂亦暫時加以利用。孫中山先生辭臨時大總統之職，推薦袁世凱於參議院。於是袁世凱被舉爲臨時大總統。民黨因南方的空氣，較爲清新，要其到南京來就職。袁世凱自然不肯來，乃嗾使京、津保定的兵譁變。民黨乃只得聽其在北京就職。此時同盟會已改組爲國民黨，由秘密的革命團體變成公開的政黨。孫中山先生知道政局暫難措手，主張國民黨退居在野的地位，而自己則專辦實業。然是時的國民黨員，不能服從黨紀，不聽。二年四月八日，國會既開，國民黨議員，乃欲藉國會和內閣的權力，從法律上來限制袁氏。這如何會有效？醞釀復醞釀，到底有二年七月間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先生在海外組織中華革命黨。鑒於前此以紀律不嚴而敗，所以此次以服從黨魁爲重要的條件。然一時亦未能爲

有效的活動。而袁氏在國內，則從解散國民黨，進而停止國會議員的職務，又解散省議會，停辦地方自治，召開約法會議，擅將憲法未成以前的根本大法臨時約法修改爲中華民國約法。世稱爲新約法，而稱臨時約法爲舊約法。又立參議院，令其代行立法權。共和政體，不絕如縷。至四年底，卒有僞造民意帝制自爲之舉。於是護國軍起於雲南。貴州、兩廣、浙江、四川、湖南，先後響應。山東、陝西境內，亦有反對帝制的軍隊。袁氏派兵攻擊，因人心不順，無效，而外交方面又不順利，乃於五年三月間下令將帝制取消，商請南方停戰。南方要求袁氏退位，奉副總統黎元洪爲大總統。事勢陷於僵持。未久，袁氏逝世，黎氏代行職權，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問題乃得自然解決。 然爲大局之梗者，實並非袁氏一人。袁氏雖非忠貞，然當其未至潰敗決裂時，北洋系軍人，究尚有一個首領。到袁氏身敗名裂之後，野心軍人，就更想乘機弄權。當南方要求袁氏退位而袁氏不肯時，江蘇將軍就主張聯合未獨立各省，公議辦法。通電說：「四省若違衆論，固當視同公敵；政府若有異議，亦當一致爭持；」這已經不成話了。後來他們又組織了一個各省區聯合會，更形成了一種非法的勢力。六年二月，因德國宣布無限制潛艇戰爭，我國與德絕交。國務總理段祺瑞進而謀對德參戰。議案被國會擱置。各省區督軍、都統，遂分呈總統和國務總理，藉口反對憲法草案，要求解散國會。黎總統旋免段祺瑞之職。安徽遂首先宣告和中央脫離關係。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奉天、黑龍江、浙江、福建等省繼之。在天津設立軍務總參謀處。通電說：「出兵各省，意在另訂根本大法，設立臨時政府和臨時議會，」這更顯然是謀叛了。黎總統無可如何，召安徽督軍張勳進京共商國是。張勳至天津，迫脅黎總統解散國會而後入。七月一日，竟挾廢

帝溥儀在京復辟。黎總統走使館，令副總統馮國璋代行職權，以段祺瑞爲國務總理。祺瑞誓師馬廠，十二日，克復京城。張勳所扶翼的淸朝亡。　流了無量數有名無名的先烈的血，然後造成的中華民國，因軍人、政客私意的交爭，而幾至於傾覆，論理同爲中華民國的人民，應該可以悔禍了。然而社會現象，那有如此簡單？北方的軍人、政客，仍不能和南方合作。乃藉口於復辟之時，中華民國業經中斷，可放民國元年之例，重行召集參議院，不知當復辟的十一天中，所謂溥儀者，號令只行於一城；我們即使退一百步，承認當時督軍團中的督軍，可以受令於溥儀，而西南諸省固自在，中華民國，何嘗一日中斷來？然而這句話何從向當時的政客說起？於是雲南、兩廣，當國會解散時，宣布逕行稟承元首，不受非法內閣干涉的，仍不能和北方合作。國會開非常會議於廣州，議決軍政府組織大綱，在臨時約法未恢復前，以大元帥任行政權，對外代表中華民國。舉孫中山爲大元帥。後又改爲總裁制，以政務總裁七人，組織政務會議，由各部長所組織之政務院贊襄之，以行使軍政府之行政權。北方則召集參政院，修改選舉法，另行召集新國會，舉徐世昌爲總統。於七年十月十日就職。中華民國遂成南北分裂之局。　而南北的內部，尚不免於戰爭。九年七月，北方的吳佩孚，自衡陽撤防回直隸，和段祺瑞所統率的定國軍作戰，定國軍敗，段氏退職，是爲皖、直之戰。南方亦因心力不齊，總裁中如孫中山等均離粵。是年十月，以粵軍而駐紮於福建漳州的陳炯明回粵，政務總裁岑春煊等宣布取消自主。徐世昌據之，下令接收，孫中山等通電否認，回粵再開政務會議。十年，四月，國會再開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爲大總統。於五月五日就職。陳炯明遂進兵平定廣西。　是時北方：曹錕爲直、魯、豫巡閱使，吳佩孚爲副，王占

元為兩湖巡閱使，張作霖為東三省巡閱使，兼蒙疆經略使。湖南軍隊進攻湖北，王占元敗走。旋為吳佩孚所敗，進陷岳州，川軍東下，亦為佩孚所敗。十一年，四五月間，奉軍在近畿和直軍衝突，奉軍敗退出關。孫中山本在廣西籌備北伐。是年四月間，將大本營移至韶關。陳炯明走惠州。五月，北伐軍入江西。六月，徐世昌辭職。曹錕等電黎元洪請復位。元洪復電要求各巡閱使、督軍先釋兵柄，旋復許先行入都。撤消六年六月解散國會之令，國會再開。孫中山宣言：直系諸將，應將所部半數，先行改為工兵，餘則留待與全國軍隊同時以次改編，方能飭所部罷兵。未幾，廣西粵軍回粵，圍攻總統府。孫中山走上海。歲杪，滇、桂軍在粵的及粵軍的一部分討陳。陳炯明再走惠州。十二年，二月，孫中山乃再回廣州，以大元帥的名義主持政務。然滇、桂軍並不肯進取東江，在廣東方面的軍事，遂成相持之局。此時北方各督軍中，惟浙江盧永祥通電說：馮國璋代理的期限既滿，就是黎元洪法定的任期告終，不肯承認黎元洪之復職為合法。東三省則自奉、直戰後，即由三省省議會公舉張作霖為聯省自治保安總司令，而以吉、黑二省督軍為之副，不奉北京的命令。則悉集於直系旗幟之下。南方如陳炯明及四川省內的軍人，亦多與之相結的。直系的勢力，可謂如日中天。而禍患即起於其本身。十二年，六月間，北京軍、警圍總統府索餉，黎元洪走天津，旋走南方。至十月，曹錕遂以賄選為大總統，於十月就職。同時公布憲法。浙江宣布與北京斷絕關係。雲南及東三省皆通電討曹，然亦未能出兵。十三年，九月，江、浙戰起，奉、直之戰繼之，直系孫傳芳自福建入浙，盧永祥敗走。北方則馮玉祥自古北口回軍，自稱國民第一軍。胡景翼、孫岳應之，稱國民第二、第三軍。吳佩孚方與張作霖相持於山海關，因後路被截，浮海溯江，南走湖北。

奉軍入關，張作霖與馮玉祥相會，共推段祺瑞爲臨時執政，段祺瑞邀孫中山入京共商國是。孫中山主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段祺瑞不能用。段祺瑞亦主開善後會議，先解決時局糾紛，再開國民代表會議，解決根本問題。孫中山以其所謂會議者，人民團體無一得與，誡國民黨員勿得加入。於是會商仍無結果。是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先生卒於北京。

是時北方張作霖爲東北邊防督辦，馮玉祥爲西北邊防督辦。胡景翼督辦河南軍務善後事宜，孫岳爲省長。後胡景翼卒，孫岳改爲督辦陝西軍務事宜。盧永祥爲蘇、皖、贛宣撫使，以奉軍南下，齊燮元走海外。直隸李景林，山東張宗昌，江蘇楊宇霆，安徽姜登選，均屬奉系人物。直系殘餘勢力，惟蕭耀南仍踞湖北，孫傳芳仍據浙江，吳佩孚亦仍居雞公山。十四年十月，孫傳芳入江蘇。楊宇霆、姜登選皆退走。孫軍北上至徐州。十一月，吳佩孚亦起於漢口。奉軍駐紮關內的郭松齡出關攻張作霖，以爲日本人所阻，敗死。馮玉祥攻李景林，李景林走濟南，與張宗昌合。吳佩孚初稱討奉，後又與張作霖合攻馮玉祥，馮軍撤退西北。段祺瑞出走。北方遂無復首領。大局的奠定，不得不有望於南方的北伐。

先是孫中山以八年十月，改中華革命黨爲中國國民黨。十二年十一月又加改組。十三年一月十二日，始開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將大元帥府改組爲國民政府。十四年四月，國民政府平東江。還軍平定滇、桂軍之叛。廣西亦來附。改組政府爲委員制。十五年一月，開全國代表第二次大會。六月，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臨時會，通過迅速北伐案。七月，克長沙。九月，下漢陽、漢口，圍武昌，至十月而下。十一月，平江西。馮玉祥之國民軍亦以是月入陝，十二月，達潼關。

東江之國民軍，先以十月入福建。明年，國民軍之在湖南者北入河南，與馮玉祥之軍合。在福建者入浙江。在江西者分江左江右兩軍，沿江而下，合浙江之兵克南京。旋因淸黨事起，寧、漢分裂，至七月間乃復合作。明年，一月，再北伐。至五月入濟南，而五三慘案作。國民軍繞道德州北伐。張作霖於六月三日出關，四日，至皇姑屯，遇炸死。其子張學良繼任。至十二月九日，通電服從國民政府，而統一之業告成。

中國革命前途重要的問題，畢竟不在對內而在對外。軍人的跋扈，看似擾亂了中國好幾十年，然這一班並無大略，至少是思想落伍，不識現代潮流的人，在今日的情勢之下，復何能爲？他們的難於措置，至少是有些外交上的因素牽涉在內的。而在今日，國內既無問題之後，對外的難關，仍成爲我們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所以中國既處於今日之世界，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惡勢力，決無可以自存之理。　外交上最大的壓力，來自東北方。當前淸末年，曾向英、美、德、法四國借款，以改革幣制及振興東三省的實業，以新課鹽稅和東三省的菸酒、生產、消費稅爲抵。因革命軍起，事未有成。至民國時代，而四國銀行團加入日、俄，變爲六國，旋美國又退出，變爲五國，所借的款項，則變爲善後大借款，這是最可痛心的事。至歐戰起，乃有日本和英國合兵攻下膠州灣之舉。日本因此而提出五號二十一條的要求。其後復因膠濟沿路的撤兵，和靑島及濰縣、濟南日人所施民政的撤廢，而有濟順高徐借款預備契約，及膠濟鐵路日方歸中、日合辦的照會，附以欣然同意字樣，致伏巴黎和會失敗之根。其後雖有華盛頓會議的九國公約，列擧四原則，其第一條，卽爲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及行政的完全，然迄今未獲實現。自歐戰以後，德、奧、俄所訂的條

約，均為平等。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努力於外交的改進。廢除不平等條約，已定有辦法。關稅業已自主。取消領事裁判權，亦已有實行之期，租借地威海衞已交還。租界亦有交還的。然在今日情勢之下，此等又都成為微末的問題。我們當前的大問題，若能得有解決，則這些都不成問題；在大問題還沒解決之前，這些又都無從說起了。在經濟上，我們非解除外力的壓迫，更無生息的餘地，資源雖富，怕我們更無餘瀝可沾。在文化上，我們非解除外力的壓迫，亦斷無自由發展的餘地，甚致當前的意見，亦非此無以調和。總之：我們今日一切問題，都在於對外而不在於對內。

我們現在，所處的境界，誠極沈悶，卻不可無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豈有數萬萬的大族，數千年的大國、古國，而沒有前途之理？悲觀主義者流：「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我請誦近代大史學家梁任公先生所譯歐洲大文豪拜倫的詩，以結吾書。

希臘啊！你本是平和時代的愛嬌，你本是戰爭時代的天驕。撒芷波，歌聲高，女詩人，熱情好。更有那德羅士、菲波士榮光常照。此地是藝文舊壘，技術中潮。祇今在否？算除卻太陽光綫，萬般沒了。

馬拉頓前啊！山容縹渺。馬拉頓後啊！海門環繞。如此好河山，也應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軍墓門憑眺。難道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不信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

卅，九，一八於孤島

中國通史

〔下冊〕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六版

每册定價國幣三元五角

著作者 呂思勉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 代表人范洗人

印刷者 開明書店

(08 P.) W 之



